

第十四冊 詩文類之三

雪廬寓臺文存

雪廬述學彙稿序

自佛教東來二千年中現居士身以淨土法門鼓舞當時沾溉後世者
吾得三人焉曰宋之王龍舒清之周安士彭二林若夫傳記所載遠者如宗
少文劉遺民近者如袁中郎昆仲乃至並世之楊仁山丁仲祐諸公何啻千
百人然或勤於自修而疏於接衆或富於著作而簡於講說即龍舒安士二
林三大老其於自行化他信今傳後亦有未若今日之盛者則 李公雪廬
之高樹法幢接納群品其爲不可及已 公濟南人居近聖人之鄉嘗入衍
聖公幕於周孔遺教習之熟矣而獨能舍儒從佛遍研各宗皈心淨業違難
南來稅駕臺中最初偶假寺廟靜室披演梵筴寢假而從如歸市建立臺中
蓮社建立菩提樹雜誌社建立慈光圖書館建立保護動物會建立慈光托

兒所建立慈光育幼院建立菩提醫院而最後匯爲菩提救濟院舉臺灣遠及港澳南洋各地無不知有李老師者 公於各慈濟機構一一精心擘劃務底於成逮規模既備則轉付他人主持於己若無所與者而惟以講經說法爲事因聽衆職業不同根器有異分爲數地各有定時 公往來其間雖風雨寒暑不爽晷刻其說融合性相導歸安養座下千指戶限爲穿及門高足亦各分座分時以廣法施拈珠數息者相望於道更於菩提樹雜誌社特闢答問一欄問者雖猥瑣支離亦必委曲詳盡務釋其疑又憫晚近學者迷於唯物謬說特於大學專科學生寒暑假期中在臺中設講習班給其膳宿爲之講解佛法凡來學者莫不如醍醐灌頂悔向者所見之不廣也又精醫理定期施診全活無算此特其餘事耳信衆多請皈依 公以白衣不傳皈

戒則爲介紹名德通信接引又兩次禮請天寧堂上證下蓮和尚啓建戒場第二次得皈戒者千餘人因名之曰千人戒會余亦幸與其列則 公之益我不亦多乎以上偶有一端足徵其爲乘願再來而 公以一身兼之迄今蓋十有八年此十八年中 公無一時一刻不殫心於宏法利生雖眠食不得從容客有問者則曰忙忙夫世人所忙者官爵利祿妻子田宅飲食遊樂而公不與焉 公寄身斗室無眷屬之奉日中蔬食賴及門弟子輪流供養雖苦行頭陀不是過也則 公之所謂忙者豈不以三界未空衆生多苦有以使之然耶凡 公所行雖求之於龍舒安士二林三大老容有未逮遑論其他蓋修己或由勝行而度人兼須福報 公之遠業輝煌亦其體力有以副之迄今年登八十起坐便捷步履輕利望之如五十許人則天之降大任

於是人也豈偶然哉今年夏曆十二月初七日爲 公八十整壽高足弟子周慶光邦道許慎獨祖成朱時英斐徐醒民周家麟江秀英諸居士發起哀集 公之生平著述包括佛學醫學文學等爲雪廬述學彙稿刊刻行世慶光方任考選部政務次長兼主中華學術院中華大典宗教類編纂將更精選其中有關佛學之專著及詩文顏曰雪廬闡佛彙稿列入中華大典以介眉壽夫以 公之體道觀空於身外之名豈復置意惟此二編大則宏經衛道小則化民成俗與紀述遭逢流連光景之辭迥乎異趣從此壽之梨棗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於 公救世之心寧不稍愜余於 公所爲文章未能盡讀然已稍窺端倪而居同里閭又嘗濫厠法筵因於 公之立身行道就所聞知者略書梗概蓋惟有是人而後有是文他日書萬本而誦萬編

者大有人在又豈以余言爲輕重乎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戊申十一月之吉

國民大會代表滿分優婆塞念生蔡運辰法名寬運謹識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詩文類之三

第十四冊之二

雪廬寓臺文存 目錄

雪廬述學彙稿序（蔡念生）	一
雪廬寓臺文存之一	一
金剛經要義序	一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義再版序	四
阿彌陀經摘注接蒙弁言	六
阿彌陀經要解講義重刊序	八
解深密經語體釋序	一〇
重鐫觀世音菩薩普門示現圖證序	一三

十善三經合冊小序	一五
淨土三經合刊序	一六
楞嚴經指掌疏序	一九
大乘止觀述記重印序	二二
小止觀講義序	二五
唯識新裁擷彙序	二七
蕩益大師淨土集序	二九
中華大典印光法師文鈔序	三一
重刊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序	三三
印光大師遺教兩要序	三五
印光法師文鈔戒殺放生集序	三六
靈巖法語匡時輯要序	三九

重印彌陀淨土法門集序	四〇
難經今釋序	四三
重印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四五
重印歷史感應統記序	四八
重印袁了凡四訓序	五〇
佛法在原子時代序	五三
獅頭山無量壽長期放生會重印光明畫集序	五七
臺中蓮社重印豐子愷光明畫集序	六〇
重印護生畫四集序	六二
重印學佛初階序	六五
宇宙萬有本體論序	六六
耶穌教生天論序	六九

日著玄奘三藏法師傳李譯序	七三
律航法師文鈔序	七七
慈光大專講座通訊錄序	七九
民國五十五年暑期大專學生慈光講座同學錄序	八一
長風沙集序	八二
默庵雜著序	八四
林居士念佛感應見聞記序	八六
菩薩戒蔣葛妙信居士八秩壽序	八八
周楊慧卿居士傳	九一
闕里述聞釋奠選錄跋	九三
鍾張冰如居士紀念錄書後	九五
臺中蓮社碑記	九七

創建臺中市私立慈光圖書館碑記	九八
王校長清河墓碑	〇〇
承侍太虛大師因緣記	〇二
萬里長城圖展前述見	〇六
讀呂佛庭先生所繪長城萬里圖後書感	〇八
江錦祥畫展小序	一〇
臺中佛教文化圖書館籌設緣起	一三
籌建臺中圖書館樂捐啟文	一四
傷科學序	一六
淨土叢書序	一九
華嚴經晉唐三譯合刊序	二三
重校新版阿彌陀經要解講義序	二六

續印金剛經講義序	一二九
道源法師講觀無量壽經序	一三四
趙居士祝壽印施觀經妙宗鈔序	一三七
吳修齊居士紀念雙親印施貝經梵集序	一四〇
景印無量壽經起信論序	一四四
江居士逸子普門品圖解跋	一四七
相宗綱要正續合刊序	一四八
重印勸發菩提心文講義錄要序	一五一
重印思歸集序	一五四
八正道講序	一五六
古閩寶松和尚紀念療養院碑	一五七
影印重修莒志序	一六〇

江山萬里樓詩集序	一六三
誠齋詩集序	一六五
台中鍼灸學會十五周年感言	一六七
郊城劉居士霜橋八秩壽序	一六八
向湖遺墨跋	一七一
葉縣太夫人劉氏墓碣	一七二
周琴一公行述跋	一七三
明倫社庚戌寒假佛學講座同學錄序	一七四
秦先生暨德配孫夫人七十雙壽序	一七五
青藜閣課藝稿存介言	一七八
雪廬寓臺文存之二	
無量壽專刊發刊辭	一八〇

斌宗法師著白話「心經要釋」序	一八三
佛學常識小序(一)	一八八
佛學常識小序(二)	一九〇
禪話與淨話弁言	一九一
常禮舉要緣起	一九六
臺中蓮社國文補習班第六期結業生同學錄小序	一九八
印光大師圓寂十周年紀念回憶錄	二〇一
參觀癩病樂生療養院因緣記	二〇八
爲一個小佛國呼援	二一四
紀念太虛大師說今昔因緣	二二八
慈光大專佛學講座第九屆開學講話	二三三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介言	二三六

籌建佛教菩提醫院歡迎樂捐宣言	二三八
慈光半月刊創刊詞	二四二
叮 嚀	二四四
明倫發刊辭	二四六
蓮友之聲開播宣言	二五一
蓮友之聲十周年紀念宣言	二五四

雪廬寓臺文存之一

金剛經要義序

夫梵典西來，三藏浩浩，此中旨趣稱難繹者，其惟金剛般若乎？經云「摩訶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摩訶薩母」；論云「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惟其如是，凡夫則痴聾不解，二乘則驚疑怖畏。故世尊心深憫之，慨然曰，或有人聞，心則狂亂。又曰，爲發大乘及最上乘者說。溯以乾竺聖地，畢集聲緣，方便應機，尙稽至四時啟化，可想其然矣。揆之以理，曲之高者和必寡。寧知其事，竟有大不然者。吾國衆生，無貴賤智愚，無華甸僻壤，迨至婦孺之陋，凡少知佛教者，莫不皆能道金剛之名也。誦者輒誦

是，講者輒講是，而其流通之廣，信受之多，迥超出群經之上者，蓋有由矣，而後賢注疏之業，與有力焉。其間古人名注，幾達數百十種，近注則不能統計，所遺憾者，外道之謬解，乜鸞之僞託，混雜坊間，並起而爭馳騁，且奄有凌轢正法之勢，初機向道，龍蛇莫辨，歧路之悞，又比比然也。總覽古德所注，或擅圓音闡教，或尚玄機宏宗，或重揭旨，而言取乎簡，或爲匯纂，而文流於繁，各羞雷同，分闢徑徑，如萬華莊嚴，衆星燦爛，可云盡其美矣。詎鈍根者流，反形成不畏經而畏注之感，所以邪僻之辭，得乘以淆亂也。隆泉法師者，教精賢首，十年前識之於金陵，見其廣眉大頰，目炯有光，繞頰蒼蒼，隱約有鬚髯痕，儼然畫像中之菩提達摩也。心默儀之。庚子歲，臺中蓮社傳在家戒，延師爲羯磨阿闍黎，結壇之後，師出所著金剛經要義，囑爲之

序，余盥而讀之曰，嗟乎，此照膽之秦鏡，涉川之津梁也。師古而意新穎，文藻而句豁顯，教宗折中，繁簡適度，新穎而不及於詭，豁顯而非竭其義，誦與修各得其途，解與講易應其用，而痴聾驚怖之障，歧途徘徊之惑，可並剗而去之。剗勵行世，古德注疏，藉資輔翊以流暢，外道邪辭，當因燭照而消遁，其與正法宏揚，衆生慧命，豈小補之哉。昔讀本經，見「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之文，未嘗不掩卷仰思，不得其然，後聞「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解」之語，始恍然若有省焉。然既云賴於人說，當有化身大士常遊此間，爲佛續智燈也，因知所謂能信者，非自能信，實由有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從而以啟之也。果如是矣，則泉師或其人耶？此作或其說耶？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義再版序

先哲云：佛法無人說，雖智不能解。是以研經者尚注。注即法之說也。嘗考古人治經，多有師承，其消文釋義，靡不依所秉受，後之覽者，不啻列席聽說矣。惟是如來實義，精邃深淵，注家必如智師之說妙九旬，人將畏之而卻走，佛法雖說，仍無由得解也。其後注家，則采闡一體，成其別裁，義可互涉，象不雷同。殊觀之，得其約，可以入。匯觀之，融其圓，可以通。以其徯徑獨闢，始能各有千秋，言不混淆，自然裨益來學也。余學講說，幾四十年。友人輒來索稿，擬刊流通。余盡謝之。以凡有所言，只是述古。古有之，安用以刊爲。縱少有心得，恐涉妄作。妄作者，安可以刊爲。若求語超前著，義契佛心，檢於囊篋，思於寤

寐，俱無所有，是誠不可以刊也。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古注達乎百家。側嶺橫峯，各據一地。洋洋乎似難於再爲言矣。而今人好事，新著累累，或較古而倍蓰，雖瑕瑜攸分，其難脫古人窠臼則一也。其間蜀人王恩洋氏，引唯識作通釋，是以專標異。越人周止菴氏，集群籍作銓注，是以詳標異。皆稱戛戛獨造，不傍依者。惟於不事旁求，輕車致師之道，似少遜焉。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理事長陳老居士克文，教演般若，行尙彌陀。與余異國神交，酬贈十年。今歲夏，又以所注心經講義見遺。余初置案頭未啟，遽蹙額曰，此老亦好事乎。翻讀數葉，客浮之氣漸平，未半而心折，竟而再復之，拍案太息曰，不圖今日，而有斯作也。以經注經尙矣，以般若注般若，寧非以權智，觀照實智乎。求之於晚近諸家，尙未之見也。原夫大手文章，每以常而見異；至性言語，

能以素而顯眞。斯作是矣，復何加焉。至其辭藻之簡潔，釋義之精當，又似從實相海中起用而流出也。尊宿釋義，當如堂室，而見鼎彝之富。初機尋文，亦如階陛，而見羽旄之美。此又胎息淨土，而能行乎善巧者也。臺中學人見而善之。咸欲手得一冊，日捧研讀。紛請於居士。居士以路遠郵繁，慮曠時日，遂慨然捐貲，改就臺中翻印，廣結法緣，遍嚮需者，並囑余爲之序。余欣然曰：諾、是余責也。若是作也，烏可以不一言哉。若是舉也，烏可以不一言哉。或曰，凡序多諛，君何欣焉。余曰，不然，就其所知而序知，就其所見而序見，何諛爲。

阿彌陀經摘注接蒙弁言

淨土教法，都攝群機。三經並曜，若天日星，普遍法界，靡不照

臨。其間小本彌陀，收攝尤廣，四法修習，無妨殊程，開端治經，罔不由始。惟此經言似淺顯，義實玄幽。古德虞人不解，空遊寶山，競起宣揚，代有注釋，抉微啟密，奧旨大彰。方知真實教體，即在於斯，不須別藉華嚴以讚之也。嘗取諸家注疏，周遍涉獵。或明乎心性，或圓其事理，或科判精嚴，或析句詳盡，分枝吐芳，皆有獨到。惜乎初學，力有未充，遍讀則勢所難能，擇一又失之摸象，求其義句通詮，言淺旨備之作，愧予謏陋，而竟未獲覩焉。近人雖有直解句解白話等著，非傷之繁，即病乎略，其於啟蒙之功，總未覺其盡洽。蘆橋之役，避兵入川，時應淨侶之邀，各地開演，因取疏鈔擷補，作爲範本，根雖等差，語尙契衆。積久集其摘錄，遂成卷帙。至經中未釋之文，妄僭補足。間亦旁引他書，附加考證。名數則列表另疏，爲免畏繁生厭也。稿脫

自視，堪助初機。久藏行篋，未正有道。歲庚寅春，僑寓臺島。復值郵路烽塞，貝葉絕源。賓主緇素，乃有印經提倡，愆憇付梓，俾公流通。爰出是編，權乘其乏。志在利生，詎計工拙。固知餽釘之誚，自不免於大雅，然淩華嶽浮滄溟，以此作小梯航，似亦未始無補云爾。

阿彌陀經要解講義重刊序

俗習以祈年誦金剛，超薦誦彌陀，世久泥之，豈其然乎？夫佛法本圓，無不一體而廣用，其機如此，安能因世俗而變之哉。觀四句偈，戒著壽相，孰謂祈年；持一聲佛，罪消億劫，寧獨超薦耶？予友陳開士煌琳，學優而仕，退修淨業。歲乙巳，眉介七黜，亦其封翁，返眞百紀。子弟輩咸謀稱觴，開士則噓唏追念遠芬。止

之再，子弟請之再。既而曰：稱觴何若祈年，追遠莫如超薦。然二者皆當作福，有以成之。遂議刊是經解，行乎法施。於戲！盡美矣又盡善也。彌陀聖號，漢譯無量光壽，可云善祈年矣；聞經受持，即得往生，可云善超薦矣；子壽其父，孫薦其祖，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刊施斯經，得非美耶？蕩祖要解，靈巖印師歎爲古佛不逾；文微感深，古閩瑛公復作講義以顯。印師開士之業師也，瑛公開士之鄉黨也，刊是經解，兼有尊師敬鄉之義，斯又足稱善矣。且所施之法，爲三根普被，利鈍全收者，普被則法易得宏，全收則衆易得化。合而觀之，以此經解刊施，實爲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正不止一人之祈年，一人之超薦也，故曰：盡美矣又盡善也。或曰：然則金剛不可以祈年歟？曰：意不如是也，應依乎法，不依乎俗而已。金剛者，般若之德，攝於六

度；彌陀者，無量之義，包乎四檀；於以見二經圓而不偏。不惟是也，即金剛亦非不四檀；就彌陀亦非不六度；更何執此用祈年，彼用超薦也哉。惟衆生根器多類，修持有專，般若宗下，自應法法不離金剛；淨土門中，何妨事事皆是彌陀。尚乎專也，非生執耳。今開士專精淨功，刊是亦當機之一道也。至其經中靈文，以及要解講義諸旨，緇素前賢，各有其序，俱已摛藻咀華，鉤玄抉微矣。予不學，不敢再爲言，茲僅就重刊緣起，略爲誌其鴻雪云爾。

解深密經語體釋序

宇宙萬法，簡言可該之曰：法性真空，名相假有而已。惟其法性空，則言語道斷，冥濛湛寂，無由覓其所，以之開示於人，必藉

名相以章之。觀夫浩浩三藏，旨在法性，而文句不皆爲名相乎？欲得魚，必先筌也。顧其間而有通專，解深密經，是其專者，且爲法相學之濫觴焉。經四譯，暢流以唐譯爲廣，旨固深密，而文亦聱牙難讀，曩見內學院注，三復，不得消文義，遂並注而畏之。世之治法相者，每多趨於規矩頌，二十三十兩頌，相宗八要，成唯識論等，已云博矣，而少有務此經者，烏得謂之深植本也。求其法緣之障，似有格於文字者矣。演培上人者，太虛大師之再傳法嗣，廣額豐頤，氣度沈默而溫。乘與戒俱急，行與解相應，錫鉢遍海內外，舌日講，筆日述，芒鞋蒲團無完者，佛法際鬪諍之運，上人皆避不與焉。聞之，有德者不必有言，茲雖有言，仍是德也。其師順公經筵，多其所記，而自講自著者，幾等諸身。釋經，迥異乎己所欲言，行語體，自有其孔艱，勉行之，

隨順風尚所知也。經無人說不解，亦非說已皆解，況義奧文深者，一聞能即解乎？此經語體之釋，罔非悲心之切也。予壯歲，習法相學，受業於南昌梅大士，授以解深密入楞伽二經，誨之曰：必由是而樹焉，若利小徑，終恐無根力。唯而拜，久讀，以根鈍，雖困無得。嗚呼，大士杳矣，解惑何人？倘是經釋早出，予或不皓首茫然也。今世崇西學，斥形上之道，縱宿根厚者，不乏向道之士，然必察所習，因其勢，方不掖其進、反致其退。彼信者，原子、邏輯、相對律、一元論等，而法相類括無遺，故凡來學者，每是宗之歸。果信乎阿賴耶識，能窮之，見性證道，已在其中矣。而攝折權巧，寧能舍文字般若耶？此釋也，可謂正應乎時。上人囑予爲序，謹以聞諸梅大士者，及予所困於經，所畏於注，追而錄之，貢之來者，俾知前難於後，今幸於昔也，若夫

加我數年，猶將開帙日誦之，時彥俊父，覽是序，見是經釋，感如之何？

重鐫觀世音菩薩普門示現圖證序

佛法西來，普及閭閻。凡胸塞壘塊而不消，咽橫骨鯁快然吐，輒脫口厲稱彌陀，雖稱而不了其義。觀音之稱，未若是之率意，但家家供奉，咸謂其消災離難也。教主釋迦，反淡焉漠焉，只像設招提，傳於史書而已。何爲其然也？或曰：鈍根狃於世福，智僅及此，不聞諸大道也。予不非其說，而惜其偏，毫釐千里之差，無以匡正其往也。博地凡夫，固多鈍根，弘法者不有權巧，被化者何入佛智，其機如此，過豈皆在彼，而此獨不有乎？彌陀人盡知稱，乃受淨宗普被之影響。觀音家皆供奉，基於白衣咒像之暢

流。習諸耳，故發自然之稱。習諸眸，能成觀摩之供。釋迦出家之相，疑無涉於衆素。至口不稱、家不供也。是知三藏宣揚，不及淨土一經。經猶不及乎咒像，蓋有由矣。然則咒像有功於觀音乎？曰否。咒像人皆仰之，義亦由是而晦。觀音化蹟，詳載法華普門一品。近之奉觀音者，多知白衣咒像，少有能道及法華者。得非權章實亡，功於觀音何有哉。自普門品單行流通，出古德之權巧。後人復於卷之首，繡釋迦彌陀等像。使奉觀音者，從知助化娑婆，願承極樂。更於念力救苦，依文引證，各繪其圖，不解文者，獲覩像圖而正信。嗚呼，圓融名像，輔翼實義，契理契機，盡美盡善矣。惟以年遠版敗，字蹟像圖均有漫漶，恐不啟人觀感。今由菩提樹編者倡翻鑄。丐趙江二居士，摹書畫，緗縹煥然，法有興象，可謂善繼前賢偉業，亦有助於來者之發心焉。

徵予增新序，覽而恍然曰：此像圖、似具重義焉。教必有其本，應先釋迦。尋聲救世間苦，觀音爲其時。後彌陀，示其歸宿也。原始要終，佛法大事畢矣。謂此是經之注疏也、固可。謂之是以此說法也、亦無不可。其不獨標來遊，則昭昭矣。前賢創，後人葺，其功各不思議，其福各不唐捐。予忻焉贊之，不辭爲序。

十善三經合冊小序

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學者而不發出世心者，背乎覺也。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若僅高談出世，而昧於世法者，豈真知覺義耶。若夫法演五乘，豈爲專求契機，以不若是，則佛法全體不能圓彰也。假使執泥其一，即趨偏狹，俱無遠功矣。臺中靈山寺淨宗道場，經筵三年，漸及玄奧，新慕道者，更復聞風接踵，

倘聽其躐級隨進，不惟領會爲艱，人基不樹，又安得優游聖域哉。是何啻起建重樓，而擬不築下層，直欲起凌空懸立，寧有是處耶。同修等有鑒於斯，咸請周居士慶光，開演十善業道經，冀初機先淨三業，於世出世法之途，方登坦正。梓經之時，又以善生經爲作人之準則，玉耶女經乃婦道之楷範，皆有關於齊家處世，遂合訂之。此實爲登高自卑，行遠自邇，若學者徒以人天自畫，是未解三經之旨，亦辜負周居士之苦心焉。

淨土三經合刊序

泛觀藏典，其後分每贊寫經，若曰施大千七寶，不及此福德一分。後世聞之而興，作者繁焉。干祿位名寫之，壽寫之，追薦者循寫，凡有祈禱，尤多寫者。默察其機，信未解佛說義也。寫者

或濡毫經旬，延宕期月，方蕝一卷。所寫則擇乎流行，採諸易簡，畢竟高閣。其於流通利生之旨，鮮有能及之者。鄉人靳君鶴聲，幼任俠，文章出桐城，解綬而後耽佛。昔客渝州，還建業，繼播遷臺島，無不與偕，朝夕二十年，論道相契而樂之。嘗曰，流人耄矣，猶不得故鄉祭埽，追遠云乎哉，寫經以薦如何？予默然。越歲復以告，予默如故。今寅春，適君稀齡弧辰，友好議釀壽，比聞遜辭。趨而請之，君曰劬勞未報，其自壽也奚安，再辭。衆集婉陳其情，無以卻。報曰，請從儉，讌蔬食，移金刊梵經，以不殺禱延壽，以施經普獲福，不亦善乎？衆咸喜，一人曰：本爲君壽，反爲衆祈福乎？又一人曰然，未若報本，以成君之孝思也。議各歧，詢予以決，曰經不云乎，「譬如一炬之火，數千百人各以炬來分取，熟食除冥，此炬如故，福亦如之。」今

刊回向勛勞孝也，衆友貺金義也，普作法施慈也，亦何異於分炬哉。君曰有願在，易刊不有背乎？曰寫經之說，在乎宣揚，寫遲隘而刊疾廣，誰曰不契佛懷。爲之疾行之廣，則流通之道達矣。復咨刊要，曰正法戒成，象法禪成，今值末法，舍淨何所依哉。夫淨土三根普被，群經指歸，專說者爲三經，第惜注繁增困。自彌陀要解出，靈巖歎爲古佛不踰。觀經妙宗鈔出，雲棲贊爲利鈍雙接。無量壽經注較寡，以隋小遠義疏稱備，合刊博施，則利生之道達矣。有明乎萬法一如，諸相非相，則壽而非壽，非壽而壽。至云報勛勞，祈衆福，流通法，利衆生，皆應離分別，隨法緣，泯相歸性，等觀虛空。其福德之大且廣，又豈心言所能思議。此予向之守默，而今之所以暢言者也。君欣然諾，囑爲序文。曰予言質而少文，不可以爲序。進強之曰，質猶文也，文質

之相未泯，子之言何以立。曰有是哉，遂不自謙陋，爲記其刊經因緣，俾獲是刊者，知所益焉。

楞嚴經指掌疏序

楞嚴一經，於吾國之緣奇矣。未之見而先騰其名，未往求而突如其降，未詔集譯，成於私翻。或衆生之福善，有所感召，可謂緣合之順者也。然大藏唐迄於明，皆未收載，眞僞之諍，轟然蠶起，學者臨歧徬徨，因增困惑，又轉緣違之逆者也。自唐而後，代有注者。閱藏知津出，稱此爲宗教司南，性相總要，一代法門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而持僞論者始見蹶，持眞論者始見振。學者困惑漸破，眼路得燭，此亦緣之順者也。惟各注疏，每每後後而非前前，初學研經，注疏是賴，不能體全注之匯蘊，則

出入易趨偏頗，昧圓融，障自智，復變緣之逆者也。嗚呼！此順
順逆逆之緣，胡爲乎而來哉？曰緣無順逆，順逆在心。緣有順
逆，順逆非經。心智已生，可隨之且可轉之。智未生，不能隨
之，且爲其轉。再觀夫持僞者出，於經之用何減哉，持眞者出，
於經之相何增哉，即稱揚者出，經體猶如是耳。增之與減，俱無
著處。故曰順逆在心，順逆非經。至各家之注，雖有丹素門庭，
見仁見智，亦各有其得也。譬如良醫用藥，草木金石，提其精
華，汰其渣滓，庸工用藥，但見草木金石，不知其含精華也。故
良醫瘳疾，而庸工殺人，過不在草木金石，而在醫工之良與庸
也。善閱古人之注者，先觀其旨趣，視其所由發，察其所以指，
闡性者非不有相，宏淨者非能泯禪，扞格則生死異乎涅槃，圓解
則妄境即是眞智，圓解在人，扞格不在乎注也。考古所注，近七

八十家，今人不與焉，力薄者，或畏帙繁，或畏文澀，得流通之廣者，會解、合轍、正脈、指掌而已。先是予爲人述是經，即取參於正脈，丙午臘圓滿。逾歲，吉隆坡趙忍庵居士印送大乘止觀畢，復發心流通楞嚴，飛簡以正脈指掌下問，取決所擇焉，且聞之，其法施處，首在三臺。予喜曰：此其感召耶？胡不速而來臨，感必有所因，益信乎前之順逆諸緣，在心不在經矣。既而思之，施法者，爲利乎衆也。以難易言，宜宏其易。以多寡論，應益乎寡。正脈言繁辨邃難也。指掌簡要易也。正脈新述，冊儲家戶多也。指掌未述，間遇經坊寡也。夫如是，則指掌尙矣。忍庵報曰、諾。徵序。予以此經之來震旦也，繙譯也，入藏也，各地流通也，各家注疏也，其緣莫不異乎各經，故作因緣觀以述諸緣。

大乘止觀述記重印序

蓋聞不二法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謂實智。八萬四法，善巧方便，樂說無礙，是謂權智。實者爲其體，精一不變，利自者也。權者爲其用，萬殊隨緣，利他者也。夫利他，冀同其顯乎實也。他之顯，依自之開乎權也。佛不有八四之權，衆何證不二之實哉？如是則經教尙矣。然道不自行，待人而宏，故迦葉阿難之結集，法顯玄奘之遠征，甚則楞嚴一卷，刮臂裹鬣，雪山半偈，骨筆血墨，何莫非爲經教之宣流，普利乎衆生者也。惟末法之士，根器鈍下，臨夫三藏煙海，恆駭不前，終致無所措手，徒喚奈何而已。古德知其如斯，遂有擇修專宗之創。故禪也、淨也、密也、律也、華嚴也、法華也、三論也、唯識也等，分枝吐芳，

各耀其華。本以諸法圓融，通其一則貫其群。初機昧焉，復起徬徨之惑。歸之矣，更生門戶之執，鬥諍而堅，智益隱矣。厥有南嶽宿尊，起於陳末，受普賢摩頂之瑞，悟慧文觀心之密，遂有大乘止觀之作，衍成天臺教義，各宗因之，各有所闡也。實則無論禪淨之行，經論之解，總歸精一，開則萬殊。明乎一殊非異，止觀不二，悟群經一如，專宗一如，推而知群專一如，諸法無二如矣。是諸解不離止觀，諸行不離止觀，習乎止觀，深乎止觀，則禪也、淨也、密律也、華嚴也、天臺也、三論唯識也，無不可通，無不可入矣。第教義玄微，非說莫解，唐宋諸疏，奧衍閎深，習今文者，嘗感讀無所會。諦閑長老出，道承臺統，慈憫末世，以時言重演之，得江味農開士，常隨述記，草討修潤，八年成書。讀其記，思所演，契於心，暢乎義，每當據案呬唔，興會

淋漓，幾疑法音洋洋左右，獅子座如在其上者矣。惜書僅刊一版，藏之者寡，歲月遷流，正懼其湮也。吾友趙忍菴居士，僑吉隆坡，精修大悲陀羅尼，多應，好布施，尤喜印送經像，不能記其萬千，南州化之。茲復重印此書，萬二千部以施。其夫人慧如，及女公子琪瑛，均施淨財隨喜。欲其莊嚴也，則採線背之古裝。必使光潔也，專製桑楮之新紙。可謂誠於意，敬於事，能宏其道，能利其衆者矣。於戲，長老舌相，幻化若龍，語纖則遊蟻珠穿九曲，語闕則奔雷天撼八表。開士藻繪，卷舒如雲，行則波蹙而濤湧，止則嶽峙而山蹲。文情並茂，義理雙契，雲龍際會，信乎美且善矣。或曰龍嘘成雲，龍尊也。曰固矣，然龍無雲不靈也。一緣不具，權智不行，衆不獲利矣，故予咸善之。不寧維是，其重印事流通者，得無善乎？流通云何？狀水運之德也。夫

龍無水從，無以普澤萬物。雲無水蒸，無以遍覆天下。三者合，衆緣具，始得油然沛然，蒼生其蘇。是知雖有權智，待行而後衆利也，流通之者，烏可不同善之哉。

小止觀講義序

浩浩乎三藏煙海，難窮其際，但提綱判行與解，是能入矣。解則藏通別圓，十二分教，貴在聞義思維。行則禪淨密律，八萬四法，尚乎修習止觀。然必行解合一，偏之事或有不成，故十二分教，總期乎行，八萬四法，亦須有解也。止觀云者，偏及教法，非於各教法外，別爲一端。至專書而論者，自天臺始，後則形成一學，以爲修定之範焉。夫能成止觀，乃依於思維，能起修習，實由於聞義。則注疏之事，不容少忽者矣。自隋唐以來，代有爲

者，行解立則，學者稱便。臺灣光復已二十年，固有文化，猶未振興，以致墳典寥落，梵筴益不足道矣。若求止觀注疏，更爲難乎其難，況值大陸焚書，海關禁運，既貧於內，又杜於外，於時學者，何以法緣若是歟？偶或見諸私家，大都文深義奧，不契初機所讀，而主人亦慳於借也。高開士注東者，魯國人也，深於禪那，兼修淨土，鑒於法運式微，修學機渺，嘗致慨焉。尤以止觀之學，爲入道之基，恐望文謬解，貽悞孔多，遂起而疏之，曰小止觀講義。人見而善之，慇懃付梓，徵序於董生正之。生曰：吾能文章耳，止觀修未之精，胡不問諸吾師。因轉代徵。予讀之竟，曰，是可傳者也，義不懈古法已詳，文不贅牙理而顯，解無摸索之苦，行有轍跡之象。是知達乎變，契乎機，載乎道，應乎時者矣。且聞開士之志，欲道廣弘，欲德有鄰，能得同好者，執

而覈之，或憾其簡，各運椽筆競作之，或以其闕，各出度藏翻刊之，俾是學由屯而弘，久塞而通，乃爲此作之大幸，私衷所切望者也。於戲，大矣哉，仁人之心也。操翰將爲之辭，旣而躊躇顧董生曰，止觀竊聞之矣，惟予言質少文何？生曰，綺語害道，質猶文也。予聽其言，爲之序。

唯識新裁擷彙序

唯識之學，治者由來艱之。名相析之盡其細，術語表之極其嚴。前人有入海算沙之歎，窺師受嘔心吐血之困，可以想見其然也。近世科學興，哲學亦起而標競，釋門唯識，竟成爲時尚之學。治佛學者，不述之以爲陋，治哲學者，不習之未爲博。夫如是矣，然其勢之興也時以暴，之輟也時以忽，仍以其尋繹繁密，文句贅

牙，非有靜定之心，剛毅之力，未易深造。故雖趨之者衆，迄無暢達之象焉。曩年偶遊臺肆，敗書中睹唐繆諸作，檢歸，暇日涉獵，體格新異，語求契時，雖有紆折牽引，要不失其宗也，竊以爲接引初機，頗得其旨焉。蓮友劉法三居士，好印經以結緣，今歲，復以印經事徵詢，余曰：以質言，應取其時需，以量言，宜廣其罕缺，遂以唐繆之作告。居士曰：是作於經乎何有？曰經賴人弘，弘必有所言，因指見月，指之功德，豈不重且大哉。不觀夫今之學風，矜崇唯識，鑽堅仰高，半途而廢，倘得斯作階梯，引登極峰，五更三竿，先見旭日，昂昂峻天之陟，寧非階梯之功耶，善巧方便如之何？居士喜，編次而重梓之，爲序其因緣，並擬之名。

藕益大師淨土集序

古有爲盛德掩其學者，有爲博學掩其德者，亦有德已彰而儀行猶闇然者，學雖顯而文章轉迍遭者，固同一可慨事也。藕益大師，淹貫內外典籍，著作等身，嚴淨毘尼，極闡淨土，後世尊爲淨宗九祖，是其至道隆德，人皆仰之矣。至其四次刲肱事親，四八發願向衆，抑終身不稱和尚，囑磨骨普施魚鳥，反尠爲人知，不亦名彰而實晦乎？小本彌陀，淨宗基礎，名注近百家，要解一出，天下講席宗之，如群流之赴壑。靈巖大師，至推其書爲古佛不踰，想見其學之醇，又昭昭也。人反於其文集，畏若望洋，即關宏淨之作，亦未嘗全窺焉，何又學顯而文蹇也。夫不能誦其言，式其儀，而徒贊之，豈殊隔諸雲霓而話山哉。斯衆生之障歟？抑

蕩祖之高且堅歟？竹南獅山會性法師者，生有異秉，童真出家，早歲受具足戒，不同流俗。一菴閱藏，十數春秋，教尙南山，行在匡廬，儼然以蕩祖爲則也。見之者，或云其知守戒也，或云其好讀書耳，言下皆淡漠焉。歲己亥，師掩法華關於山中，檢蕩祖文集，凡涉及淨土者，咸摘錄集之，成書二卷，名曰蕩益大師淨土集，冠以年譜，殿以詩偈。予讀之，始知蕩祖不獨道果圓明，而其世法助行，更有其至不可及者。曩震其文浩繁，輒憚問津，今已餐其英，而飫其華矣。懸知此書應世，雖爲晚出，而其所選精粹，理機雙契，行將與淨土十要，先後爭馳騁也。於戲！是書可謂蕩祖之功臣，會師亦可謂蕩祖之成時矣！然則會師或因是書，其德學由掩而著乎？曰此非會師之志也，亦惟有期乎四衆；以戒爲師，常住正法，以淨爲歸，普濟三根而已矣。

中華大典印光法師文鈔序

觀夫古今之文，古嘗一而今嘗異。一者聖賢之文，異者文人之文。文人之文只爲文，聖賢之文是爲道。文者不必有道，而道者必茂乎文也。文者何？藻辭而已。道者何？立言是也。言有立乃據於德，能宏乎道，道成於功，淑於人善於世者也。屈宋班馬，文之文者，鮮乎道，而其文故可仿與議，因其異乎醇也。三藏六經，文之道者，辭尙達，而文自不可仿與議，惟其精於一也。淨宗十三葉祖，印光大師者，數閱藏而不注經，能文章而不著書，於儒有近乎顏李，於釋有比於飲光也。度生遍震旦，開示無虛時。人得其示，不約而同皆寶藏焉。有心者蒐衆藏而薈之，名曰文鈔。無雕琢，去陳言，閱之醒於目，讀之動乎中，如聞雷音騰

於紙，如飲甘露潤諸喉，曩所聞真語者如語者，今始知之矣。凡天下之修淨者，莫不皮藏一函，由放逸而警惕，悔懈怠而精進。不知佛者，初聞見而起信，繼信增而皈依，從而持戒修福，終成願行佳士。於戲！未見顏色能傾心，未聆言語而自化，此文鈔之謂文，立言乎，立德乎，抑立功乎？信乎聖賢之文，道而已矣。吾友周子慶光，德純學邃，祖之再傳弟子也，適國家倡興文化，受聘於文化學院，主編中華大典，采而入之，俾與龍藏並耀乎世。開衆生之慧目，彰淨宗之正範，此一因緣，功德亦逾須彌矣。又復徵資廣刊，冀得流通靡遺，所作所興，回向朽躬，並囑序之，朽不之辭焉。倡興文化也，利濟衆生也，推闡佛法也，顯揚師德也，布施回向也，無一而非夫道。以有道之士，流通有道之文，道在斯矣，道在斯矣。宜與其道故不辭，且不以難爲言而

不序。至祖之行業，及文鈔之結集，各詳原序中，茲不贅。

重刊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序

貝經流通分中，輒贊書寫。厥後鐫鑄術興，援義以之而代。顧其義非一，而世知每拘於福德也。今觀窮鄉僻壤，何莫不有貝經。斯非正法之暢流，乃鐫鑄福德之普行也。誠以諸經玄邃，發心宏宣者，不觀所機，惟明求己福德，藥與病違，遂致受者茫然；上者徒存敬而供養，下者或束置於高閣，利生云乎哉？流通云乎哉？且聞之，正法律契，象法禪契，末法僅契於淨。既淨矣，律也禪也，豈不一如也。惟是法體一如，而相用萬殊。不有一如之實，無以闡法體不變。不有萬殊之權，何以成相用隨緣。是淨尚大權而導實，有開顯廢存之善巧焉。導實惟佛究盡，故當信。善巧三

根普被，故易行也。其時其機，可忽之哉。淨宗十三葉祖印公，以今文時言，宏此當信易行之道。被化者廣，得度者衆。人集其言，曰文鈔。篇短簡要，已風乎海內外。而鈍根猶畏其繁，不能受之，寧非憾事耶？有先進淨通開士，摘其簡者之簡，擷其要者之要，彙而刊之，曰菁華錄。契機矣，利生矣，而流通之量，又有感乎不足者矣。古吳趙居士茂林者，亦祖之高足也，淨業專一，願切宏揚，偶得是錄善本喜之，集同好而模刊，以期紹述祖德，而普濟乎末世也。此其願，此其緣，而不系乎福德，深有助於利生流通矣。原錄有序，備言其旨，仍存之，可窺而詳焉。予與居士，爲同門友。囑爲新序，雖不敢辭，避剿說，不再及前義，謹就重刊因緣而述，聊復隨喜云爾。

印光大師遺教兩要序

佛爲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其法超乎群言，其行加乎衆聖，固備權實五乘，曲盡善巧，而力不足者，仍憾學有難成，佛知其然，澈露悲憫，故於八四門餘，復說淨土，如是利鈍三根，齊資無遺矣。人見其利，代爲宣揚，以致玉軸縑縹，汗牛充棟，反使後之來學，望洋不前。吾師 印公，出弘斯道，幾五十年，只述不作，雖有文鈔風世，皆是與門弟子問答之書，讀其言悃悞無華，人輒樂受，因以被教獲度者，徧天下焉。己丑變作以來，閭閻憂怛，有能屏息執書，終一卷而不厭者，似亦無多其人，此實情緒環境迫之也。然風雨昏途，漫漫長夜，張其蓋，然其燈，而授之與行人，豈他徒之責哉。智溫學長擬撰續文鈔中，一函徧覆及臨

終三要兩篇，合印一冊，廣爲印送。用爲應病時藥，濟渴蔗漿，偕老友周子慎居士，就商於予，予撫掌曰，善矣哉，徧覆三要，乃淨業始終，執其兩端，則得其全用，且徧覆旨在出世淨因，而於倫分之敦盡，災祥之避趨，皆爲攝要，是不離世法，以求菩提也。三要旨在往生淨果，而於悲心之推施，福田之培植，尤深致意，是不忽度他，以求自度也。旣於淨業始終，世出世法，自度度他等，俱無間然，謂爲佛法澈底全彰，亦無不可也。果使契機適時，有益乎衆矣，又奚必強之纍纍五車，浩浩三藏者哉。

印光法師文鈔戒殺放生集序

萬象爛縵，天地之文章也，四序推運，天地之道德也，道德所以育物，文章所以化物，天地不言，而萬物化育，從知有所自矣。

夫聖哲出世，不必在乎位，而群生得以託命者，亦被其道德文章而已。是以空王興於西，素王興於東，俱以其躬行不息者，布在方策，人有崇其德而感斯文，踐其言必有立乎業，人心淨化，世界莊嚴，此之化育，亦知有所自矣。然巢由非不有德，而文采無聞，班馬非不有文，而德不輔之，反觀天之雨暘，亢淫不時，地之兩極，象序不度，此其所偏，故無化育之功焉。吾師淨宗十三祖，靈巖印公者，幼以名儒入泮，及冠披緇爲高僧，乘戒俱急，智悲雙運，而於修齊治平之道，禮樂書數之藝，亦莫不極其致焉。人有瞻其顏，接其氣，頑者立折其暴，學者益進其業，身教如此，故皈依弟子遍天下。其爲文樸茂渾堅，皆叩而後發者也，有問道獲寸箋者，莫不寶而懷之，後爲人蒐集付梓，曰印光法師文鈔，其書風行，亦遍天下。讀其文而私淑修淨者，更不知凡幾

也。祖晚歲，值時板蕩，內鬩起，外夷乘寇，思潮尙廢倫之說，蔑棄禮義，天下洶洶，人不知其所止矣。祖之諸弟，率多恪守素訓，不墮宗風，不逐其妄，竟能於猛火坑中，而現清涼地也。信乎道德爲聖哲之天爵，文章爲益世之權智，相即而不可離，離則雖有善而偏，偏則不能行其化育矣。臺灣玄空上人者，遠慕祖道，宏開淨土道場，爲一方之法眼。憫世刀兵繁興，欲杜禍源，摘文鈔中戒殺放生之文，擬合刊廣送，使人惕果畏因，以冀共業共轉之，囑余爲序，曰謹諾。或疑之曰：是舉善則善矣，惟前有蓮池大師諸篇，近日編輯尤難枚舉，諄諄藐藐，不其贅乎？余曰不然，蓮池代遠，非學佛之士不知也。近編各家，或只勝於德，或只勝於文，二者劣其一，則言不足以啟感。印祖代近，人皆知之。德文並耀，人皆仰之。似正當機，又安慮乎其贅哉。且臺灣

自收復以來，大昌淨宗，或有不知初祖遠公者，而末有不崇印祖者，若人修其宗，不依其教，是自絕於得證之門，非慎當不如是也。吾以爲斯集一出，定有不思議之移化，奚贅云乎哉。或者之疑釋然。余熏沐謹爲之序。

靈巖法語匡時輯要序

歲乙巳，爲余同門友陳煌琳居士七秩初慶，適其封翁本標公百齡仙紀。居士不自爲壽，而遠追劬勞，思有所報，可謂知本者矣。夫俎豆追薦，一享而已；功德回向，則超拔難量。然功德之大者，莫若濟衆；濟衆之勝者，無逾佛法。故檢吾師遺著，能被群機者，一爲上海護國息災會開示錄，一爲遺教兩要，合梓一冊，廣結法緣，以此布施，用培先芬之福田焉。得之者，居亂

世，處流俗，因而戒慎，可轉淳風，是濟衆於今也；因覺而厭火宅，苦六趣，進而修持，更能獲乎清涼，達乎彼岸，是又濟衆於來也。嗚呼！弘一道法，俾沙衆福慧齊資，勝因若是，勝果寧思議哉。竊聞之，孝爲仁本；又聞之，仁者則壽；今居士雖不自壽，而既孝且仁，壽自歸之，是不爲之爲，不壽自壽者矣。二者之旨，各有其序，並存之，於此可不贅述，謹敍合梓緣起，以言乎壽之有道也。

重印彌陀淨土法門集序

竊聞性空不變，起用隨緣，心合道者，其行藏可以知矣。顧其事若顯，而其機實微，至有思未能及，言輒有過也。不觀夫月乎？甲見其朏則呼生，乙見其朏則呼滅，見其弦望則又呼之爲圓與

缺。於戲！月果有生滅圓缺耶，抑無之耶？月體性空不變，人不之察，月用相有隨緣，衆皆仰之。謂之生滅圓缺者，是滯顯之常情，謂無者，必體微而妙悟。太虛大師者，乃一代之高僧，圓解三藏，權行四攝，其自證也，非空非有，其宏法也，亦教亦宗。親炙之徒，得聞半偈，則貿然曰，師相宗也，或曰，是三論也，亦有謂禪者、密者，惟鮮有聞稱之淨者。久而杯弓蛇影，竟曰師不弘淨。此只窺月相一好，便謂得月，實則相尙未能廣測，而月體更何從得及之也。丁丑蘆橋之役，避兵渝州，親師於長安寺，嘗以淨請益，輒得循循講，不厭，並誨之曰，聖教量不須疑也。是時各方庶士，咸聚於渝，往參者各有問，性也、相也、天臺也、賢首也，雜然而前陳，師皆莊而答之。如七弦在几，扣宮聲宏以舒，則應以黃鐘，挑商聲散以明，則應以南呂，於角徵羽

絲，莫不皆如所應，不鼓者不鳴，第同余所鼓者鮮耳。戰結後，以舟車少，又羈滯一年，於友人處覩斯書，喜而索之，獲其贈，篋而來臺，將漫漶矣。蓮友李樹德居士欲印經結緣，就商於余，忽憶及，遂出授之曰：此三根普被之法，曠世希有之緣，可流通之，福德當亦異衆。居士愕眙曰：師不宏淨，無得假託者也。余笑而述其因，渙然而喜。又曰，書中補白所取甚雜，曷刪之。余曰：此乃戰時物乏，剗劑者有苦心焉，權存其舊，可見前人之惜物，爲可法也，故仍之。居士又囑爲序，曰是可序也，特備舉所知，冀祛衆惑，且俾後之學者，了知因指見月，月非是指，見有生滅圓缺，亦非是月。庶幾遺相觀體，望道不遠，否則體固不可得，恐所見之相，亦不免扣盤捫燭焉。

難經今釋序

數千年言語文章，遞相更始，無師承，惟依乎訓詁考據，以求其通，此讀古書之難也。文以載道，言以言道，言與文有其跡，道藉跡象以會心，若梗於跡象，何由而見乎道，此求道於古書，尤爲難者也。難經者，文惟古而道乃醫；訓詁家、考據家、文藝家、藝術家，咸稱難讀，遂各以其專業說之，自不免各是其是，紛爭興焉，紛爭益甚，大道益隱，所謂難經之難，不獨在於彼而又在於此矣。相傳歧伯授之黃帝，而伊尹授湯，太公於文王，秦越人於華佗，後至於黃公曹元，是皆師資所親承，曹後未有聞，亦惟有四家是賴也。能息四家之訟，而匯四家之知，如物見六方，可得其中矣。文古，從賴訓詁，文藝以注，道醫，從賴考

據，醫術以研，夫如是，而有心斯道者，歷代實不乏焉。所有注疏，亦多可觀，足範後世，復何言哉？於戲，今日宇宙，乃鼎革造極之時也，風俗移，文藝丕變，言語新，中醫之道湮塞，有起治難經者，而觀前人注疏，不幾荆棘滿目，滿口嚼蠟也哉。是難經之難，不惟難於經，而又難於注疏矣。余友唐君湘清，古吳人也，精邃中醫，淹貫群籍，通西學，任中國醫藥學院教授。慨是經前人之注，而蹇於時，致中醫復興迍邐難進，遂應乎時習，而有今釋之作。今釋者，非同前人也，非異前人也，只以時代言文，宏乎先聖之道，暢乎前人之文也。俾其難者而不難，隱者而不隱，庶乎師承不緒之世，而是經猶得乎彰耳。仁心仁術，啟迪後昆，能得重施於人也。箸將梓，徵序於余，曰：願聞作者之志。君爲述上言。畢其辭，欣然而爲序之。

重印太上感應篇直講序

內典有之：「萬法因緣生」。因者果之前因，緣者果之四緣，乾坤萬象，九界萬事，括而名之曰法，成法爲果，凡果之成，何莫非由因緣也。惟其事有顯有隱，有近有遠。智人能明其隱者遠者。常人僅能見其顯者近者而已。夫如是，佛始分五乘說教焉。人天凡乘，世間之因果，易見者也；菩薩聲緣聖乘，出世間之因果，難明者也。以衆生根器萬殊，權實必契乎機，是權爲藉之以顯實，五爲導之以歸一也。若必專談一乘，不設方便，猶不梯而樓，不花而果，其能登之人，能結之木，幾何哉。太上感應篇者，道家勸善之書。其文，尙樸不事浮華；其言，舉事以明功罪。婦孺能喻，雅俗不傷。苟非至頑至癡，聞之未或不興趨避之

心。其輔世間風化，開人天之路，豈曰小補之哉。吾教拘墟之士，以其爲有漏之業，且言自教外，多藐而忽之，甚則譏淨宗印祖，序而流通。噫！未之思也。其肯爲有漏善者，已涉人天之乘，再善誘而進之，得非爲佛乘之津梁歟。況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人有善，贊而成之，契機隨緣，正大權之所以普攝也。昔蕩益大師，嘗治周易孟子，夢顏開士，著有陰騭文廣義。一大藏教，每有不輕婆羅門之誠。莫非同其善也，與其進也。如斯，則善吾善之，進吾進之也。夫欲，惡事也，尙可借作勾牽；是篇，善言也，烏得不宜作津梁乎？嘗思地藏本願經，所說大都世間因果，考其時教，當世尊將入涅槃之際。嗚呼！華嚴法華兩大經王，距時幾四十年，其間開演群經，何止恆沙妙義，而後復懸懸於因果者，寧無深意存焉。縱觀今之宿學，每學進而道退，辨給

空有，而黜及因果，甚則恥出諸口，浸尋有撥無之概。學風如是，反不若未及門者，謹愿有功。世尊後說地藏，或古今有同慨耶？予友金天鐸學士，淨宗篤行人也。其先世爲名宦，恪奉是篇，並遺囑學士，印行勸世。學士徵序於予。予曰：孝哉！是能行先人之志者也。繼而問曰：伊誰之贈？曰贈信之者。予曰否，未若贈昧之者。蓋信者必有行，如健夫復知攝生，可緩與之論醫。昧者或邪見，如尪弱而膺沉疴，不可緩於藥石也。至有通三藏，誦萬偈，未破半個蒲團，未斷一貫念珠，輒爾高睨大談，墮豁達空，是謂昧中之昧，乃病將及膏肓者，與之醫藥，尤應先之又先也。夫因果不落不昧，一言之升墮，誠以言爲心聲，而升墮是心所造也。此怠敬之機，寧不畏哉！況因果不有畛域，一其緣生，非若指心見性，吾教獨宗，斥彼之言，已近撥無矣。予故曰

未若與昧。學士瞿然曰：有是哉？予復莊辭以堅其信。獲報曰諾。遂欣然而爲之序。

重印歷史感應統記序

是書編輯因緣，原序詳矣。溯自丁丑中日戰前，吾魯省會，凡酒樓茶閣，及公共遊憩之處，好備書報娛顧客，是書亦得廁其間。默察之，率掉頭而弗顧。嘗深致慨，覘此微機，已識國風日澆，世運將替矣。於時思潮，多趨物競天擇之說，尙乎現實，先哲訓謨，概目之爲進化障礙，因果尤斥爲虛誕，而是書得免水火，豈非幸乎。然不十載而禍作，十數省淪爲焦土。日人敗，俄禍繼起，兆民播遷，局一島，權喘息，國步阽危，未有極於今日者，因果非不可逆覩，烏得斥之爲虛誕哉。夫水遇寒而凝冰，熱而蒸

氣，何曾以人信斥，而或少變，因果不易之理，亦如是而已。諦觀吾人，誰不有禍福順逆耶？此即所酬之果也，誰不有動靜語默耶？此即所造之因也。徒悲酬果無盡，而不一省造因其端者，猶既惡煩熱，而仍坐諸爐火上也。或曰，因果可得一省而轉變乎？曰，省則有悔，貴乎能新。釋典有之，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是凡夫之流轉也；生滅老死滅，乃至無明滅行滅，是聖衆之還滅也。生死大事，尙可得而變之，況世果禍福，而不能轉變乎。至於居安思危，固非常人之智，若居危而知危，或無有不能者。知之而不能省其由，省其由而不知其可變，則實繁有之，此翻印是書之因緣也。或又疑是書既寔於前，寧能獲遇於後耶？曰，前不云乎，居之安危，有關知之明昧，往之歲富世泰，人心驕盈，故惡聞是中之語。邇者創裹餘痛，呻吟未寧，大難滋蔓，

方殷來日，鑑前車而不興怵惕者，幾希。縱有扞格，當不如昔之甚焉。且仁人之心，只期乎旋轉運會，奚復計功利鈍，而不之言也。倡斯舉者，爲閩中陳居士煌琳。居士爲靈巖大師之高足，本師承之學，懷拯溺之志，集資設計，風雨寒暑，逾一載而底成。嗚呼，倘以是書流通，咸信乎因果不爽，人從悔禍，盡蠲損他之心，力行濟衆之願，明有感，必潛有應，保身興國，可立竿而影見。亡羊補牢，正有匡於來朝耳。古人云，六經皆史也，予曰，諸史皆因果也，更進之，宇宙森羅萬象，無不皆因果也。惟其皆因果，則知機其神，繫鈴解鈴，是又所望於吾人焉。

重印袁了凡四訓序

朱柏廬格言，爲訓家子弟者，袁了凡四訓，亦訓家子弟者，惟朱

之言傳廣，而袁之訓傳隘焉。或謂朱文簡而聞易，袁文繁而記難，因以暢滯異勢，然此尙是皮相論耳。儒曰：袁訓挾釋家因果，非吾子弟所宜習也。釋曰：袁訓僅有爲漏法，非吾宗門之所急也。於朱之言，釋曰：世法固當如是也，儒曰：家政固當取法也，此傳廣隘之不同，乃其大者矣。然則一爲人許，一爲人擯，是許者達，而擯者蹇歟？曰否，此非文之蹇達，達於文益乎何有，蹇於文損乎何有？是乃人心之枉直，治亂之分際也，故敢狎侮聖言，以遂自放。易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知儒未嘗黜因果也。初機三皈六念，漸及五戒，進而雙運四攝，六度萬行，知釋未嘗不有爲也。夫經營阿闍，始於寸基，緝織匹錦，先於一絲，因果有爲，皆入德之門，其薄寸基一絲者，安望其阿闍匹錦，而誘因果有爲者，又豈能造乎鴻儒眞

釋也哉。大言則無實，狂肆則寡德，入乎耳，則心汨亂而行放逸，風乎世，則禎祥隱而妖孽興，國步世運，將有不堪思議者矣。復觀乎人所許者，亦僅燈前閑話，反不若所擯之文，見者警惕。知福惟自召，不拘乎宿命，天定可回之。禍能消滅，不任乎因果，異熟可轉之。心造心轉，繫鈴解鈴，宿命因果，操之惟在我也。頑懦鄙薄之資，聞斯道也，得乎自拔之階，可變爲廉立寬敦之器，而身世蹭蹬者，亦漸由鼎革而獲乎泰，袁文大用如是，又安可與擯之哉。且古今拂逆之人，以及振奮之士，而力行功過格者，實繁有徒，無不性德克明，世風歸厚，近淑乎人，遠善乎世，潛移默化之力，似非朱言所能方也。道不實踐，雖傳廣而奚爲，道能實踐，雖傳隘而何傷。嗚呼，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信乎文無蹇達，只心有危微而已。丁未暑假，慈光講座六屆之初，

有翟子慕威者，具悲天憫人之願，擬印袁文，以贈來學，期乎人希堯舜，心悉菩提，輔翼文化復興，挽救世道沈溺，於人於世，善莫大焉。囑序於予，檢之舊有序，復有吾師印祖一篇，於袁訓之旨趣體用，已詳論之，讀終復始，難爲言矣。茲特揭其世情異遷，群言隱怪，俾見袁文者，不苟合同狎侮，知其可止，是作序者之意焉。信其言之不欺，察其行之可儀，自當鑒果而溯因，惕心而踐道，辨微識機，其庶乎有所安立矣。更能體翟子之處心，憂樂與衆，輾轉相勸，爲善讀之善者也。若僅囿於一己之修齊，是則不契贈者之願，不達序者之意，亦可謂隘措乎袁之文者。

佛法在原子時代序

時人崇科學，在窮物質之利用，佛法立三諦，爲闡衆生之性德。

粗觀有理事之異，細思則理事相即也。實則科學不超三諦，三諦未捨科學。惟佛法了覺而圓融，所以隨緣不變，究竟涅槃，時人迷昧而偏執，反成觸境縛心，輪迴六趣。然覺爲固有，迷乃妄加，故迷應藉方便以啟覺，覺必藉宏化以覺圓，迷者三惑所迷，覺者三諦之覺也。以言乎空諦，言思兩絕，一法不立。經云：羊兔毛塵，析爲水金塵相，復析爲極微，爲鄰虛。方之科學，元素原子，析爲核子電子，復析爲中子。是皆色不異空，說空諦也。了知則萬法本空，可破見思之惑。以言乎假諦，萬象森羅，不捨一法。經云：六大自在無礙，草木瓦礫，悉爲三昧耶身，於工巧、醫藥、聲音、星算等，必得其明。方之科學，物理電化，一切發明與創制。是皆空不異色，說假諦也。了知則萬法妙有，可破塵沙之惑。此事理無二，而名相有不同也。惜乎執物者非心，

執心者非物，各稱一元，寧知同落偏見。經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以不二法門，說中諦也。既曰不二，是眞一元化矣。了知則法法皆圓，可破根本無明。雖得中矣，然亦不廢乎空假，猶掌伸拳握，總是一手，智者見一，愚者見異耳。若耽科學者，昧於真空，誹謗佛法，是凡外，相著人我，心續世間，未聞大道，猶可原也。若習佛法者，昧於假有，排斥科學，是定性，見涉斷常，心障所知，欲趨大乘，豈能進也。羅居士無虛者，現科學身，行菩薩道，際原子時，說原子佛法，契衆機而依了義，就唯物以顯覺性，翠竹黃花，無非般若，何異於是哉。輯其宏化數講，彙成一冊，名曰：「佛法在原子時代」。今世之人，見聞而心折之，爭倡付梓，屬予爲序，曰：此利衆之舉也，其勿辭。予三環讀之竟，曰：昔王小徐尤智表二士，俱優爲此調，已久沒

無聞，不圖今日而有斯文也。且時境又遷，此文契機，似尤勝於前賢。至於筆粲電花，氣暢電流，尙餘事也。是時代不曰太空乎？不曰原子乎？彼執假而來，我執空以應，二執交攻，徒見其鑿柄不入，方便云乎哉，宏化云乎哉？不有方便，於世法亦有所難行，喻一晝夜，實非日升月落，語人日時，必稱曰地一私轉，人將笑其顛。從事宏化，不權巧無以收攝折。譬醫療疾，必察所患與藥。墨守一方，而應百千種症，人將被其殃。況大乘佛法，性相圓通，無虛無實，又安可執時間之今古，空間之高廣也哉。說三諦即是科學，明乎體，恰如其分。說科學即是三諦，達乎用，今正是時。宏化也，方便也，是文俱得之矣，予欣爲其序以表之，何有乎辭。

獅頭山無量壽長期放生會重印光明畫集序

共和建元，十九年庚午，高桂滋軍附馮玉祥，據莒抗命，中央遣范陳兩師，先後圍之。予時客城中，穴地避礮火，食絕乞米友家，覩豐氏護生光明畫集。翻轉玩索，慨然有感，曰：若獲重生，不復食肉。予茹素，自困於莒，覩豐畫始之也。後八年丁丑，中日蘆橋戰作，溯江避居渝州，未幾城燬於空炸，遂入山結廬，於寺寮見豐氏畫佛，詢所居，以詩箋通往還，得其貽畫數幀，皆護生作也。當閭閻焦土，人禽同盡，或哭而掘人尸，或嘻而尋禽體，何其死生輕易，人禽無類耶？然寇來之殺，實在人而不在禽，豐畫之護，似在禽而不在人，斯時之命，反疑人有不如禽者乎。嗚呼，豐氏皈佛者也，佛氏平等不殺，豐氏護禽，寧捨

護人。其諸作品，惟禽是護者，以人狃於貴賤歧視，恆蔑禽命肆屠殺也。然禽愚弱而少仁，人強明而知義，少仁者不能使之強明，固不免於被賤，知義者不解憫夫愚弱，又豈得謂之貴乎？甚且反其道而戕殺，務求結怨與少仁者，不惟不義，是亦喪乎強明矣。至於浩劫之臨，必有潛伏之象，苟昧其幾，尤爲喪強明之甚者也。經曰：「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噉。」烏知今之殺我者，非我之昔殺者也。若從玩畫意，細繹經言，懲其前，毖其後，熒惑徙度之應，未始不類見於今日。豈非豐氏之畫，出於輔讚經教，杜因自不有果，護禽適所以護人也。予懸壁以示人，口郵以規人，月集信者，有放生之會，雖偃蹇於鐵雨火海，坦然似有不足介者矣，後遷次必集會放生，自厄於渝，得豐畫始之也。歷十二年戊子，復有中共徐蚌之役，浮海蟄

臺島，法妻禪食，素乎憂而行乎樂，竟忘其燕巢幕上矣。一日獅山僧性梵者，持書款問曰：山有放生會，月印勸世書，是集也，畫工而趣腴，文顯而義豐，擬重梓牖俗息災，培衆福田，居士其序之乎？予披而視之，俛仰而噓，擊案而歎，曰：是豐氏之畫，予之患難故人也。何情之深，緣之奇，來慰顛沛之際、一而至於三也。回憶莒城之困，渝州之厄，均得其臨而解之，解之且得近以道。今也白髮孑然，金革漫天地，又逢突其來慰，似非偶然，前途庶有望乎，道跡其再近乎？同來者，有許居士炎墩，曰：亦願出資隨喜，爲家大人祈年。予曰，孝有其道，勝於絃歌稱觴之虛糜也。吁，一畫集也，緇因之以施衆，素因之以孝親，顛沛者因之以得慰思道，何其大哉。亟起而拜曰：諾，不敢辭。予不序無以彰故人之德，予不序無以成他人之美，於斯世也，若得人手

一册，玩斯畫而覽斯文，明乎因果有徵，毅然放下屠刀，則衆生福田彈指培厚。書云「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人不僭於吉凶矣，寧有災不息而祥不降者哉。

臺中蓮社重印豐子愷光明畫集序

獅山性梵上人，翻梓豐氏光明畫集，予爲其序甫畢，擲筆偃蹇。臺中蓮社董者見之，曰：社中有放生會，實應爲此。蓋買放爲救瀕危，勸護乃杜害機，危復安，是轉即熟之罪果，固屬美矣；害知戒，是畏將造之惡因，不益善乎？當仁弗敢讓，亦乞爲吾社序刊之。噫！爲文予所憚者也，憚其風皺池水，無由奮發其辭義。放生予所樂者也，樂其開網任適，庶得暢快於心性。若助放生而爲文，則辭義有所發，使賴爲文而放生，則心性寧不大快哉。且

豐氏是集，卓然無前古，有非閑情逸致，無所爲而爲者。筆用中鋒，圓勁似鐵，墨用濃瀋，焦光若漆，象乎錐畫沙，屋漏痕，直籀斯之篆書，固未可以畫概之也。所繪之事，皆時裝人物，每舉日常瑣細，抽象寓諷，無索古之多困，見誅心於至隱，血淚縱橫，愴懷刺目，視之而不動於中，動於中而不戒於行者，幾希矣，猶鶩祇之說法，固未可以畫概之也。開其卷，惟見愷悌慈祥，行乎世，必有易俗移風，人則菩提薩埵之化身，畫則古篆靈文之託跡耳，故曰：豐氏是集，卓然無前古，非無所爲而爲者也。蓮社之有放生會，已十四稔，其間放生，計數百萬，誠仁矣哉。近鑿獅山是舉，有正本清源之功，遂踵爲之，不讓人之專美，又何勇也。於是感而躍起，曰：是集乃非殺專學，又予弔禍之故人，蓮社實仁慈淵藪，亦予宏化之舊席，論其事，言其地，

讓之容於義有傷，況心自樂則不疲，辭有出則無憚者乎。亟濡筆以爲之，冀有觀萬物並育而不害。夫蓮社獅山，皆明因果之理，必凜乎世運阡危，有待於共業共轉，當非徒局一物一命，止乎小仁者也。世有遠矚賢俊者，信夫天德好生，已達達人，俾是集風行川流，東方刊百，西千之，秦人刊萬，越倍之，則庖廚可息慘號，乾坤可充和祥矣。復有以序相屬者乎？將不辭勞，不憚煩，咸不與讓焉。

重印護生畫四集序

孔子曰：依於仁，游於藝。是仁爲藝之性體，藝爲仁之業用，名其二實其一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仁也，然則體必借用以彰，而用固不能離乎體也。惟六藝者，聖賢之藝

也，降之雕繪博弈百工雜技，無非藝也。吾民五千年來，涵育於聖哲德澤之中，習性皆仁，故於業多所擇焉；矢與函則取乎函，俑與醫則斥乎俑，放鄭聲之淫靡，鄙由瑟之殺伐，欵器警滿，爵柱戒貪，甚則惡名而避之，遇盜泉不飲，勝母不入，致力與仁，何其至矣。而猶不能人皆堯舜，況導之下流，而希其上達，寧非南其轅而北其轍哉。時之言藝者，多沈湎西俗，雕塑必裸女，繪畫尙隱穢，影劇則殺鬥奪色，說部音樂尤以幽會爲上作，不皆遠乎仁矣，何有於藝？近代知藝道者，其惟豐氏乎？豐氏畫品之高，臺中蓮社，前翻刊光明畫集，予序備稱之矣。茲獲斯作，訝未之見，其眉曰四集，是尙有二三，關山烽火，且更未之聞也。前者爲李圓淨氏繫辭，惻悱動魄，馬一浮氏書序，蒼勁逼玉局，世稱三絕，人咸喜得之。斯畫之書，係朱幼蘭氏，集古詩文爲

之，氣韻在魏隋之間，是三絕而後，繼之以雙璧焉。先爲獅山僧性公所得，擬重印而絀於力，謀諸慈光半月刊社，董者喜，遂合資經營之，屬予爲弁言，取閱原序，乃星洲廣洽上人，主而成者也。總觀三子之行，皆以生物爲心，其機如此，可謂今之三仁矣。夫前之三絕雙璧，固謂之藝，然皆依於仁，後之三仁，固謂之仁，實又託乎藝。故曰：名二而實一也。至若藝之絕也，藝之璧也，既皆依乎仁矣，斯可謂之藝道，故曰：豐氏知藝也。於戲！同一藝也，而業有仁與不仁，仁不仁禍福潛焉；業而仁，猶執火炬照臨坑塹，人有加膏助風，是同其類而幸其福。業而不仁，猶決洪水陷溺人心，有推波助瀾，是同其類而樂其禍。盱衡當世，天下滔滔，終日昏昏，故君子於業，必有所擇焉，安可以一藝而忽之哉。茲集也，三仁濟物之心也，予爲其序，曷敢言讓。

重印學佛初階序

世嘗曰：某爲小乘佛法之地域，某爲大乘佛法之地域，一倡之，衆和之，昔如是相傳，今如是轉告，一若月之在天，雲之在岫，乃固然者。噫！亦泥矣，竊謂此一時之緣合，非有一成不變者存焉。濱海而南諸國，初傳小乘，茲者印尼，大宏淨土，甚且播揚而至中國，地域之畫，寧盡然歟？臺南陳生樹根，淨信士也，其嫡傳高足，許春明居士，持一書詣予曰：欲重印而益衆，請以爲序。翻讀一過，皆摘淨宗知識之語，次而編之，雖執勺酌海，可謂已得海味。標爲印尼上官淨嚴編，竺摩法師鑑定，原題初機學佛淺說，竺師爲易今名。是書固云接引初機，實已澈影究竟，其旨述而不作，無非量之嫌，其文選得精神，靡蕪雜之失。又能從

深而出乎顯，從博而反乎約，夫如是也，久修之士，對之而不敢厭，未發心者，得之可使興感，似皆有所助也。或曰吾家舊珍，奚足異邪？予曰否否！吾國之學，人得而重之，吾從而助揚，彼國人士，將聞而喜，或有競而繼起者，是彼大乘佛法之興，何啻吾乘桴於海，而往宏焉。其機如此，烏得忽之。況人海之中，好惡萬殊，多一舟楫，則多拯一衆，知珠光還以自照，亦不得謂無補於吾也。故樂爲之序爾。

宇宙萬有本體論序

宇宙森羅萬象，成住壞空，何爲其然也；人生正依二報，生住異滅，何爲其然也；實千古之大惑，而莫有能窮之者。夫惑依於迷，迷則事理顛倒，從而業繫苦纏，既憂乎苦纏，則思有以脫

之，而復造業，造業仍屬顛倒，顛倒益入於迷，如環無端，不知所從起，亦不知所從止，此宇宙人生所以生滅無常，輪轉不已焉。古人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誰知斯言耶，不惟聞者不知，而言者，豈足深澈己言，是縱能言之，亦偶中耳。厥有大覺世尊，憫衆生以擾止擾，從苦入苦，猶之以棒擾水，左旋、復以右旋使止，左之右之，水愈不止，特爲說出歇了之法，果歇了，則天下太平矣。第觀信而行者，能幾人哉，良由曠劫俱生分別諸惑，以致歧中尋歧，曾不肯回光返照，當下即歇，竟累世尊於無可說處，而勞叨四十九年，雖有八萬法門，莫非破執息妄。如良醫寒與桂附，熱與連芩，無病則亦勿藥，詎彼執者，又復迷法，拘空而排有，泥有而斥空，以法擾法，皈佛誘佛，如庸醫持一方欲療千病，其不殺人者幾希！病殺人其跡顯，醫殺人其跡

隱，顯者，欲求其悟，啟之尙易；隱者導陷於迷，拔之則難。藥與醫是誰殺人乎？法與執是誰殺人乎？咎自有所歸矣。一日，董生正之寄簡來，附定熙開士所著宇宙萬有本體論一卷，囑爲作序，予三復之，見於禪相密律，皆能納相歸體，終復贊歸淨土，事理圓融，深印佛心，行文體裁，多采偈言，可絃可歌，尤便諷誦，至其辭藻風華，筆勢夭矯，乃其餘事。予掩卷太息曰，是論行世，將大有匡於時弊也。復次，佛法者何，即於宇宙萬有體證之聖言量也，然宇宙萬有，本屬緣生幻有，空無自體，幻有非實，體空非虛，非即有無以顯空，非即空無以幻有，有與空又非一非異也，真相如是，辯豈易哉。世尊妙舌粲花，樂說無礙，時立時掃，或權或實，立掃權實，亦非一非異也，譬之牟尼寶珠，煥發異彩，青黃赤白，隱現靡常，迷者說隱說現，皆寤言也；悟

者說隱說現，皆如語也。寢言則自欺而欺他，如語能宏道而宏人。毫釐之間，損益存焉，開士豈澈悟者歟！何今人好悖聖言，而開士獨否耶！蓋嘗聞之，言爲心相，言執知其心塞，言融知其心通。嗚呼！語如而心通，人無閒然矣。如是論者，始可以之宏道，復可以之宏人。故曰：大有匡於時弊也。此予不慚不文，樂所爲之序爾。

耶穌教生天論序

世有政教，猶天運之有日月。古者政簡教一，政與教本相即也。其後政繁教異，政與教始相分也。然教雖異，皆有輔政之功，故政因以護之，是分而相需不相悖也。人與人之間，道不同不相爲謀，亦有各行其是而已，未許不同而相讐，人相讐則悖於政，世

反蒙教之害矣。孔子嘗問於老聃，又款見於子桑伯子，只辨其異同，取舍臧否，未聞退有後言，鳴鼓而攻。降及孟闢楊墨，苟非十二子，亦止後人議論前人，非同時聚衆而構讐也。周末群言淆亂，黨伐熾猛，人心以惑，政令以絀，遂激成秦火之變，而致同歸於盡也。北朝二武滅法，實出道教之傾壓，迨逐僧毀寺，道亦被黜，此人與人以教相讐，禍且有如是之不測者。若夫十字軍七戰，竟成政與政以教相讐，兵連禍接，延續百載，血跡汗痕，孰能淨浣史書耶？此實以暴易暴，救世云乎哉。前清庚子之役，亦以教案掀起，國家割地賠款，尪弱至今不振，愛國之士，有不扼腕痛心者乎？此二戰事罪惡，皆爲導人趨於蔑性，當其疆場成敗之際，民多違國而從教，所謂輔政，又不能使人無疑矣。往者之禍，不可不鑑，來者之禍，不得不懼，若有教者，仍狃舊貫，是

別具肺腸，好爲厲階者矣。溯政府遷臺以來，日夜謀恢復，正所須民族固結，不容少分化也。竊以十年所見，教與教間，媚嫉以讐，易地而皆有之。或藉布教而指訾，或刊雜誌而誹謗，甚則通衢走露布，儼然傳檄討伐敵國。猶可怪者，列隊鼓笳喧呼，衝入他教之堂奧，公然侮其所奉，如是之行不戢，烏能不爲前途懼哉。予亦雜誌編者，復主有講座，遇斯事也，但體乎國步艱難，輒笑而默遣之，相戒犯而不校，人有責以儒者，亦婉而謝之。近有薩開士者，以所作耶穌教生天論來徵序，撫卷未啟，曰，咄！攻人之言，予所不喜，安能添薪助燄，幸樂其禍也。勉強瀏覽其目，標義似有所異，遂竟一日終其卷，拜手曰，善矣哉，予之器小，祇知訥以屈辯，而不能報怨以德，開士可謂不念舊惡，真能體佛無我者矣，其爲忍辱仙人歟，抑爲常不輕菩薩歟？佛教大

法，備括世與出世，或實或權，必先觀機而後說，實則一法不二，權則五乘誘掖。耶教之道，乃人天乘耳，僅次於定性聲聞，不得指與佛背馳。曾考兩約全文，亦未見有訾佛語也。第其淺學之徒，昧其教義，意氣輕躁，誤以爲道在鬥諍，彼既失之，弗能忠告以救，豈可從之具失，而無有所立。若復言乎世法，結民族，輔政治，是謂不自伐國，惟應自反其禮，寬柔不報，故曰，開士之作，善矣哉。然衆生之見，不能無異，仁或解以爲智，智或解以爲仁。耶教見是書者，有曰是友我也，應棄嫌而攜手，反之曰是毀我也，應出辭以關斥。佛教見是書者，有曰是愛語攝他也，應隨喜之，反之曰是邪見諂人也，應擯棄之。嗚呼，若是書之出，遭乎耶之關斥，佛之擯棄，是世運使之然，作者不得尸其咎，耶曰應攜手也，佛曰應隨喜也，是世運使之然，作者不得貪

其功。或問世運者何？曰衆生禍福之果時也，果必有乎因，知幾者，能造世運之智人也，又從知禍福在人，而不在世運。

日著玄奘三藏法師傳李譯序

世之文明國，必有文化，其文化不獨化國人，凡有所慕者，咸得化使同，非可以局界之也。天下之事，生存之道，必先求情通理得，而後庶免憤戾暴亂，此有非物質所及者，故文德之化尙矣。然文化既不局於界，是之謂天下公器，縱或一人惡之，甚則百千人，詎可以一己私見，泯公器哉。唐玄奘法師者，悲世沈迷，欲藉覺王之化，醒彼群生，孤身萬里，西求典奧。攀峻嶺之層冰，衝沙漠之炎颶，雨晨涉流，雪夜依巖，虎蛇遮於前，鬼魔嘯於後，嘗經旬無糧，連朝絕飲，不厭千折百難，終克厥功。播華夏

威德於西方，輸乾竺聖言於東土，文化交流民互受益。視彼張博望、哥倫布輩，俱依國主財助，僅求得繆誤之地，誣言欺人，而竟螢光熠世，虛名駭俗者，真不堪一哂而置之矣。夫文化之源，本乎固有之性德，因果生滅，由於含藏之業用。儒家禮之大學，人乘也，而言明明德。中庸亦人乘，兼通天也，而言天命修道。是斯二篇，俱先言性。人能知性之德，而率由之，靜則心念止於至善，動則天下措諸治平，此世間之文化也。然言性之精者，舉世莫佛若也，放彌六合，退藏於密，儒雖有其言，佛獨抉其微。達性隨緣，而因果徵矣。達性不變，不生滅彰矣。不昧因果，自必有所戒慎。信不生滅，罔非由繕造極。一切了義貝葉，菩薩乘也，皆言六度萬行自他二利，破惑塵沙，性覺究竟。依而行之，圓證乎三身四智，常樂我淨，無上等覺，無住涅槃，此出世之文

化也。不昧出世，世法能不踰矩。不捨世法，出世始徹一如。偏則有二，中則惟一也。初姚秦鳩摩羅什大師，曾來長安譯經，雖稱一時之盛，然僅三百餘卷。且什師客卿，典從外來，而於文獻之徵，或尙未能盡信。後之弘揚諸人，言各異趣，學者未得窺源，不免有滋惑焉。奘師者，漢儒陳太邱之胄也。西征歷佛國數十，皆有問難，居印遍考聖蹟，親炙群賢，研諸論匯而發其新，精造多頌。榜其箸於國門，暢其論於講筵，聞見驚服，無敢易一言者。青勝於藍，師有之矣。攜回梵經六百五十餘部，譯成千三百餘卷，從茲籍豐而義顯，文精而信徵矣。影響所及，中國之政治、文學、風俗、藝術等，無不茹佛義之精英，因致四夷向化，尊號上國。國光維揚，豈獨屬於武功哉。宋儒修新唐書，於師無傳，爲門戶之見歟？抑史家之陋也？唐太宗固有聖教一序，而釋

家亦自有其私乘，一隔於偏重辭藻，一隔於秘藏梵刹，只文士墨客得所聞，閭閻之庶不與焉。時日本首慕唐化，浮海來求，攬我瓊寶，易彼民俗，而朝野古今，尤崇奘師偉業，是以多有著述，甲乎我國。繼日興者，若韓、若暹、若越緬、若南洋、西藏等，或者來，或者往，咸能同我之化，於師亦各有記。至歐美諸國，習性獷悍，喜務奇，俗好行險，聞師履險孤征，各歎弗及，亦爭著作考證，而樂道之。統觀東西兩洋之景崇，雖有文化履險之不同，而驚師爲曠古傑出，則無不一也。嗚呼，我華人文，得以光被四表，而終蹇於鄉邦，吾不信也。是書爲日人所撰，久已風行彼土，臺灣李子君晰，好學愛國之士也，讀而感焉。曰：舉世景崇之大傑，吾國之人傑也，全亞涵濡之聖教，吾國播揚之文化也。我忽之，人取之，猶衣掩珠而不知，是國之羞也。遂奮筆譯

之。復恐文言澀晦，特採語體，以期家喻戶曉，俾國人揚眉吐氣，或有執卷激厲，爲文化崛起者，再開未來之新元，是乃譯者之志也。夫如是，則焚師皎皎之日，縱有頭上片雲，又何能掩四射之光哉？史不有傳，是譯出，則有口皆傳，況師之偉業，即不依史傳，亦自有其昭昭者在焉。

律航法師文鈔序

文學一科，爲世所崇者，以其載道也。其次以抒情性。載道之文多敦樸，抒情之文雖婉亦真，讀之但欣乎道，契乎情，至忘其之所爲文，斯文之上乘者，是以貴耳。若夫摛藻揚芬，雕雲鏤月之作，華多而實少，道晦而情隱，讀之非不搖曳生姿，鏗鏘有韻，亦止於辭章而已，斯文之下乘者，有何尙哉。余友黃臚初將軍，以夙世善根，獲聞淨業。雖處鋒鏑之際，未嘗少懈。解甲後，避

中共之亂來臺，從慈航法師剃度焉，法諱律航。逾歲受具足戒，輒以念佛教人，奔馳三臺，宣揚無虛日，十年之間，其道大化，因以皈依者，惟繁不能計矣。庚子歲，示寂於臺中之慈善寺。捨報前夕，夢赴蓮池海會。次日告人曰：吾其去矣，召吾淨侶李居士來訣。余至，互證淨功，不及世態。再一日安詳西逝。荼毘得舍利一鉢。吾道聞之，咸振奮焉。其高足諸仁者，追慕不已，轉而集議曰：與其哀以情識，曷若暢師未竟之願也。遂謀蒐輯遺文，冀惠來者。數月僅得××篇，題曰律航法師文鈔。以余知師之深，囑以爲序。披而覽之，其目次凡九，皆係論道之語，亦多余疇昔所知者。道爲其實踐，語出於真誠，聲騰紙上，宛如晤言。神爲之移，幾不知相對乃是文矣。嗚呼，剗斲行世，得非師之廣長舌相，猶覆人間耶？然語及一時，書及多世，應有無邊衆

生，聞風興起，誕登覺岸，或後更有盛於前者。願見是書之士，當嚴珠櫝魚筌之辨，尤不宜與之乎者也。諸集等量觀也。其高足茲舉，是謂知本。余固質野不文，蓋爲揭其旨趣，欣焉不辭，而毫翰濡染敷陳其事，竟有不能自己者焉。

慈光大專講座通訊錄序

嘗聞學以致用，人固不可以不學，惟學有多端，簡之則有小儒大人之異，小儒善身，大人利天下，其旨趣雖殊，然皆必有其所學也。又聞獨學無友則學陋，敬業樂群則業精，古人讀萬卷書，復行萬里路，入讀而出交，博學而多聞，是能扼爲學之要矣，積欲其厚，培欲其固，其學乃有所成也。臺省大專諸學子，輒於暑寒假期，相邀集中部，研學內典。時雖促而習博，義雖深而能入，

業未結，慨焉如有得，業已結，卓爾如有立。予欣然叩所志，咸曰：願以所知，先憂其憂，必使終而無憂，後樂其樂，必使終而常樂。予曰善，諸子可謂能得爲學之大者矣。然三藏煙海，浩浩難窮，三獸渡河，貴取象足之踐底，必由是而不息，於所知而精進，學庶其有矣。咸曰：切磋琢磨之自修，必賴熏習陶染之觀摩，故樂群求友，有不可少忽者焉。遂有同學齒錄之編，始期志道之同契，終期學行之極至。予曰善，諸子可謂能得爲學之要者矣。然天涯海角，聚散不時，暮雲春樹，尚乎心神永結，從窮舊學之邃密，以發新知之英華，學庶其成矣。嗚呼，士欲以功業澤乎世，固必先立其志，志既立，自當以所知見諸行，是之謂學以致用也。今者，已觀諸子之志矣，將欲觀諸子之行，故爲序以企之。

民國五十五年暑期大專學生慈光講座同學錄序

余聞之，學必有朋，志尙求友，始得相礪並進，相仰齊高，學進而志高，士有爲者之業也。然必朝斯夕斯，悠久之功，非於邂逅之間，而能有所成也。士何所業，而何所爲？樹國於列強之際，內固外榮，講信修睦，堪爲天下型。安民於惡濁之世，豐衣足食，履禮遵道，俾明人類義，此士之所業也。政亂而能理，國顛而能扶，不伐其功。民困拯獲蘇，風澆化歸淳，不居其善，此士之所爲也。臺中大專學子，有志者，慨時風不競，人天道隱。校課外，欲窮宇宙人生眞諦，思有立達，以期有助於安民濟世。咸集於柳川慈光圖書館，研究內明，五易寒暑，成績斐然。惟學已彌知不足，擬進求以益之，志立恐涉虛僞，擬力行以實之。夫不

足而益，虛僞而實，其道云何？亦有觀摩而已矣。所悵然者，於時既不得常侍於師，於方寧能再離乎朋友耶？無師朋友，觀摩云乎哉。於焉而憂，何若謀之，形雖不晤言於一室，神豈不接靈乎千里。切磋琢磨可以文，不必盡親炙，誦堯之言，則堯是也。使講論恆置郵傳，亦可優所爲而成其業，故君子必有朋也，仁人必輔友也。齒錄之編，旨在於斯，若目爲循率固實，則失之遠矣。

長風沙集序

率性爲道，動心爲情，道率有由正也。故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不得正，又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乃謂之和，是以知由道者治之本，縱情者亂之階也。古樸風息，浸淫物欲，能由道者幾希，而縱情者皆是也。惟情先發乎心，繼則託諸聲，次及於言，

次動於身，一人若是，人人若是，攬攘無度，天下斯亂。雖道以政，齊以刑，而大僞巨奸，皆能文飾以避之，不知情發於極微，事成於至顯，星星而至燎原，不可嚮邇矣。聖人知機，防微杜漸，因聲辨音，因音制樂，樂有律呂鐘鼓之奏，歌以興比風雅之章，納以進退之儀，範以莊敬之貌，而詩道興焉。推其大用，小之制情中節，廣之非禮勿爲，制情中節則心泰，勿爲非禮則世安矣。讀其詩，可以見其情，邪正之氣，不能隱焉；於詠詩，而抑鬱之情，可得以暢，意氣平焉。鳥蟲節候之音，鳥蟲暢鬱之詩也，水木風雨之聲，水木暢鬱之詩也。皆至情所發，非矯揉而成者。吾友金子覺凡，坐皋比幾四十年，生逢亂世，行旅數萬里。卯角淹貫詩禮，斑白治內典，志方嚴，處世敦厚，其憂國憫人之志，俱發乎詩，輯得共二百餘首，曰長風沙集。發乎抑鬱之情，

止乎中和之道，合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之旨。言尙質而黜纖巧，情尙真而去矯僞，讀之如見其人，如見其所抱。嗚呼，詩道如是而已。若夫雕龍繡虎，含英咀華之文，非不可觀，然文運衰靡亦由之也。詩至晚唐，玉谿長吉玉川閬仙之倫，皆稱傑才。夫玉谿之晦，長吉之詭，玉川之怪，閬仙之僻，論者故多病之，俱以其刻畫太過，斲喪真氣，反不若公勿渡河，魚戲蓮葉等作，妙造渾堅，此情至與僞之所係也。或曰文質彬彬，不益善乎？曰，孔子取乎禮樂，先進後進，則從先進，寧非之耶？況金子外儒內佛，別有修養，雖情發乎詩，而其詩正所志乎道也已。

默庵雜著序

嘗聞山川靈秀之地，必育雋逸之才。運會抑塞之時，每隱磊砢之

士。臺灣山水奇勝，世稱仙島。自有清侵於日夷，幾五十年。蘆橋之役，戰終日屈，始返舊版。逾三年，余遊其地，傲居臺中綠川橋畔，嚶鳴佛侶，得呂居士默庵，茶香清話，如對舊雨。居士貌瑋岸，丹顏修髭，灑落有深致。於禪淨天臺各義，俱入堂奧。興餘偶及時事，輒噓唏搔首。一日，出所著默庵雜著，屬余讐校。極取而讀之，類多匡時之作。立論超邁，而道合中庸。辭尙質，無浮響。其論佛教數篇，皆以無緣慈悲、廣濟含識爲歸旨。噫，盡善矣。是乃大儒之經濟，菩薩之梵音，未可例文士辭章、聲緣之諦理觀也。於是得窺其蘊，知向涵濡於佛者，蓋有由矣。茲雖國土重光，衣冠復漢，然而上下志盈，干戈再起，不知其今朝感憤，又當何如耶？觀夫古之英豪，生遭危世，倣儻多略，未與時逢，往往皈依空王，泯跡以沒。若居士者，能借文字般若，

仍振世間鐸聲，是其志與古人同，其衷其用，則與古人異其趣。假使居士不聞佛乘，或託跡屠沽歟？抑佯狂詩酒歟？似均未可知也。詩歌一卷，清新瑩澈，有近白樂天處，當亦係胎息內典而脫出者。余以其箸多關治道，勸之公世，未必不爲執政仿效。縱扼於一地，天下豈盡無心哉。果矣，文章無命，時會難合，後之觀風者采焉。亦必金石鏗鏘，有裨世間，於以見我佛悲心，無際無邊，澈上澈下。然俗習有好以箸述藏之名山者，惟余不尙之，故慫慂付梓，而爲是序云。

林居士念佛感應見聞記序

三代書如何，遭秦火而不知，漢後之書猶存，合而觀之，經史子集，莫非因果，鑑之式之，世風淳焉。集部有小說稗史，遞衍至

今不衰，而普及讀者，實駕乎經史之上。惟其品不齊，不列文獻，然歷史類、風俗類、武俠類、神怪類、寓言諷世、兒女柔情等類，類雖繁，無不以善惡懲勸，爲其旨歸，以有輔翊經史之功，故名儒開士，皆不黜焉。但事有虛構者，有尺丈過甚其辭者，有恰如其分者，是以人有信不信，故孟子有不如無書之歎，惡其虛構過辭也。書則如是矣，而人心亦多不同，有信古書所載者，有信今人所言者，有信書不信任人，信人不信書者，有信古不信今，信今不信古者，夫如是，非全信也，非全不信也。是書記者爲今人，今人所記乃今事，今人人多識之也，今事人多知之者，不虛構，不過其辭，如之何而不信，信則培陰隲淳世風矣。此記之作，爲有信者作，亦爲有不信者作，今不信，未必不信於他日，故作不唐捐。或曰：君所言者因果，未敢撥無，此所記者

感應，不無疑耳？噫！因果者事之現相，感應者理之動態，事與理，動與現，若能離之爲二，因果何有哉？又難之曰：因果經史詳矣，又焉用此爲？曰：不聞乎法華之善巧歟？說法，則中下不契，說譬喻，則上中皆聞，說因緣，則三根通暢，而輔翊經史，此寧不勝，果信乎此矣，始能望經史之堂奧。

菩薩戒蔣葛妙信居士八秩壽序

竊聞人之獲壽，必有物以爲陰隲，論曰仁者壽，禮曰大德必得其壽，故壽爲人樂道，以有物焉耳。俗昧其義，流爲及辰曰壽，既壽於歲，又壽於秩，秩者呼爲正，必盛舉以昭其隆。四五十則慶，如六七十，則大受祝，八十者益赫煊其事，百歲鮮有聞，有或不免於繁也。事或由子弟張羅，或出親友慫恿，亦有引榮自作

者，其狃於俗見，而欣欣栖栖則一也。若夫車馬應簡，賂賚特達，雞豚刃於廚，魚鼈陳於鼎，粉白黛綠，巾氎履革，雜坐醉謔，時復哄堂，旦而至暮，暮復逮夜，主咳唾眉揚寵光，客坐起步履踟躕，朝日升，群動寂，庭除狼藉，金玉滿堂。如是者，壽則杳不知，有似乎得其祿矣。其有高尙其懷，雅人深致，孝親者，順心承旨，人無智愚，交無疏密，詩文書畫，漁而徵之，猶大比之主司，刻日繳卷，於是磨墨者，吮筆者，左攢眉而長歎，右斷髭而狂吟，八表繹思，郵箋雲飛，琳瑯高閣，付之後世。如是者，壽則杳不知，有似乎得其名矣。復有賓僚掾吏，豫而不告，輦瓌貨百千里者，先期逆旅以候，升降及階，梭如也，歌頌繞梁，雷如也，辭之不可，避之已遲，惟有領交色接，不甚記客姓氏，錦璧馬鼎，典謁識而封之，亦不備勞其目，列筵如海，有

飲未飲，有醉未醉，主惟循行遙酬之，然皆曰：視我矣，鼓笳洋洋中，客紛然退。如是者，壽亦非所知，知爲偶當其位偶行其勢而已。有菩薩戒優婆夷，古吳蔣葛妙信者，歲己酉季春，逢八秩令辰。家人擬舞綵，弗許，親友釀觴，謝弗受，衆合而再請；曰慶乎？我相無，不自慶也，祝乎？壽相無，修短齊也。衆婉辭復進，無已，曰去者復何慶，來者可權祝之，然吾之祝，異於人之祝，不觀夫今之世也，燹火瀰漫於六洲，衆猶殺盜貪瞋以逞，是果也必由因，是因也當有果，祝一人曷若與衆祝也。且聞之悲智無量，無愈於佛，轉業變果，無愈佛法。吾欲籌闢道場，延知識廣演教義，破人諸惑，啟其元良，上弘下化，共業共轉，嚴阿鼻爲淨土，化修羅成菩提，群生同樂，大千太平。據是德，力是仁，壽如是祝，以視瓊筵綺語，鼓笳喧闐，爲如何耶？衆拊掌贊

之，隨喜謀之。其義女江秀英，首印薄祖集經供衆，衆緣和合，不日成之。余嘉其興念德仁，不私其壽，能明本末先後，反乎流俗，是學佛而有得者。有所得，始可言乎祝；知所祝，必得其壽矣。遂爲齋沐述是經，並爲之序。

周楊慧卿居士傳

予卯角讀書佛寺，嘗聞內典而欣。中歲屯蹇仕進，檢而研之。躍然曰：「嗟！從有獲於天爵矣。」惟善宜與人同。故三十年弘之弗輟。民國三十八年戊子徐蚌之役，流寓台中，講席前得楊生慧卿爲弟子。生籍瑞金，先是持大悲咒，誠勤有感通，至是兼修淨業，尋受菩薩大戒。遂與言所志，且告之曰：「世有天爵之尊，佛有菩薩之乘，而行其所學，爲益於衆則一也，生勉乎哉。」曰

：「諾」。後修持恆朝夕，參聽無虛席，是可與共學者矣。異說興，一其業，井臼勞，課必先，是可與適道者矣。因其介皈依者百千衆，起於悲布施者數萬金，是可與立者矣。至於魔外罔法，龍蛇集聚，多能善巧應之，與進不拒，是又可與行權者矣。嗚呼，及予門能樂天爵，受大戒能學菩薩者，生有之矣。五十二年壬寅秋，爲報四恩，復發願誦地藏經，屢現燈花舍利。遠近病者，益來求咒水，飲輒愈。予聞竊憂之，繼而喜之。憂其淨業成而將去也；喜其淨業成而決生也。冬果病。予太息曰：「其不起歟？」癸卯春二月，病革。北馳視之。生偃臥合掌，請曰：「願返台中得蓮友助念，願圓頂現比丘尼相。」予恐其失正念，慰之曰：「當遣蓮友來，薙髮亦世相，未若現瑞相，有助於徵信也。」生笑頷之。至二十五日，於蓮友佛號中捨壽，室有香光，身柔，

茶毘得舍利三百餘。人訝其瑞，信已生；予觀其行，知決生；瑞幻而行實，得其實可遺其幻也。此予之知其所知，與人之信其所信，而有異者。生爲考選部次長周慶光邦道夫人，生男春境、春埤、春堰、春堤、春塘、女春垣，各得中外學士、碩士、博士等學位，育母德，咸奉佛。慶光亦師事予，力弘化。家範有呂文穆之風焉。生樹德滋鄰，嚮之者衆，謝世後，爲誄爲傳者累累。其世家及言行，詳誄傳，茲略而弗云。

闕里述聞釋奠選錄跋

禮樂政刑，因時制宜，先聖始作規矩，後世用在損益，非墨守其成，謂善學也。擇時宜者而循之，其不宜者而變之，通權達變，是善學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皆有損益，皆有因也，循

不盡循，變不盡變，要得乎中，應乎時，此聖人有立有權，不可不知也。然行權必有所依，俾不忽原旨之趣，故孔子遠訪柱下，問禮老聃，知乎夏殷之禮，又復求徵杞宋，入乎太廟，每事必問，林放問禮之本，許之以大，始能不離乎宗，百變盡善，從心所欲，不踰其矩，是以純冕則從乎衆，今拜則從乎下也。釋奠先師之禮，代有損益，每因封制而異，勢使之然。迨至有清，時近而易考，方策詳者，闕里述聞其要者也。溯秦火復熾，神州陸沈，播遷來臺，少康待興，制禮作樂，雖則待諸來日，繼絕推闡，不容緩於今朝，此民族精神所繫，天理人情所不能泯者也。政府維護民族，復興文化，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其大成，延續不絕，文化在斯，由來崇祀。惟是行都文物，未能周備，闕里述聞采載較廣，謹檢其有關釋典者，選錄八種，輒鑑前

代掌故，聊供臨時參摭。但先聖之道，本無古今，行祭之人，儀有時代，若錄中衣冠跪叩，自係前代之法；此則祭服未制，體僅鞠躬，今之視昔，顯有不同。惟典章所存，自應實錄，倘值國家制作，斯乃可徵文獻，若爲承乏暫借，亦當權變得宜。庶免於臨祭徬徨，違依無主，影響心念不專，失乎如在感格之誠耳。

鍾張冰如居士紀念錄書後

夫人性有智愚，行有善惡，莫不有所秉。愚學而近智，惡勸而近善，是皆後化之功。然受化又有鈍漸之不同，此所秉之厚薄有與焉。秉者不純謂天地之精，父母之氣，乃覺性多劫所染之惑，而具其厚薄也。惑薄者見善思齊，遇智發省，厚者必久學剴勸，始遲遲有悟，若進若退，此鈍利根所攸分，亦智愚善惡所由來也。

張冰如居士，幼鄉居，德容言工俱有儀。授詩書，聰悟得其旨，能體行所學，入則孝乎親，出則濟乎衆。是家有教範，得乎學勸之功，實以俱生惑薄，故能聞一知十，見善思齊也。惟生逢不造，避亂流離，於苦厄中，睹梵刹，聞貝音，頓悟國土危脆，人命無常，皈依空王，淨業是修。是啟覺衆緣，受乎頓化之力，實亦俱生惑薄，故能一聞百悟，遇智發省也。性多劫之惑如是，而由惑始覺，亦有淺深之異，覺必由乎佛法之熏，熏深者智朗，可觸機即知，所謂根之利者，熏淺者智昧，能逢緣有悟，此根之鈍者，是皆關於宿生。觀張居士入佛知見，禮誦參修，無不發於猛利，寧非宿生惑薄覺深者歟。民紀歲庚寅，同寓台中，余之講座，居士曾無虛席。其布施修福，更不人後，余導以正助雙進，後遂專修淨土。今夏突接居士夫駢百公書，附居士傳略，見之愀

愴。既讀至臨終瑞相，釋然曰：嗚呼！人生酬業耳，修短皆幻，夫何幸不幸之有哉。然亦可曰，有不幸者，惑厚覺薄，無學無勸，負此一生，從去頭出頭沒，衆人是矣。可曰亦有幸者，惑薄覺深，善思齊，智發省，靈光獨耀，一生成辦大事，居士是矣。余讀畢，俯而思，仰而歎，曰：入乎世，敦倫盡分，仁人利物，是人中之善者，出乎世，悟無生法，不受後有，是人中之智者。既善且智，故來有所爲，去有所歸，爲人若此，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居士世系俱詳錄中各傳，此不贅。

台中蓮社碑記

自廬山諸賢，肇基蓮社，淨土一宗，遂大宏中夏，佛日固因以彰，而世風亦賴歸淳焉。吾華之有臺島，若印之有錫蘭，不但形

同，且均爲佛法之寄藏。惟臺學習，淹入時潮，尙乎乘急，以致行解定慧，呈有不均之感。辛卯之歲，國內淨業修士，麇集中臺，播揚斯道。閭閻聞而欣之，景前迪後，乃有建社之倡。首由許克綏、朱炎煌兩居士施貲。先購到綠川南湄民舍一所，繼之淨財齊輸。不數月而莊嚴梵宇，涌出中達矣。從茲修講並進，恆無虛時。期年而四方多有慕之者。故南北名城，蓮社競起。不圖十萬佛緣，重見海外。夫江河之浩蕩，實源濫觴之流。於斯盛美，寧無歸歟。是以此次布施，有關風勸，似未可泥於破相，僅隨其私德也哉。爰識因緣，以企興乎來者。

創建台中市私立慈光圖書館碑記

竊以牖民淑世，自應取法乎聖謨，而往鑒前徽，要當徵信於文

獻，是以宣尼深慨於杞宋，而求贄於柱下也。臺中地綰南北，四運時協，炊煙連阡，人習禮義，而向有文化城之譽焉。近受歐風鼓扇，漸爲物欲移趨，俗之澆淳，亦因之交爭消長，關心世道者，莫不惻怛而憂之。審乎今之癥結，非患於庶而不富，而在於浸潤邪侈，殆息乎聖賢之跡也。溯日據五十年間，凡言語文字，嘗受管制，閭閻僅論孟醫卜等書，餘者多隳，光復後，雖設省立圖書館一處，勢有供不應求之感，且也止以儒家仁義起抗物欲，古猶稱難，況乎叔季，其不春風馬耳者，幾希矣。夫佛學世出世法，涵該萬有，普被羣機，六度三空，可以攝仁智，四諦七聚，可以折頑強，五明萃科哲之精英，因果澈禍福之底蘊，以救時弊，較易鞭辟近裏，縱不立見其功，依此識種，亦足緣生於來朝，復人性元明，實莫佛學若也，若得儒齊以禮，佛攻其心，其

庶矣乎。臺中蓮社諸君子，感於是焉，因有此館之提倡，惟是韋編貝葉，首在蒐羅，東壁庫廚，寧不有所，遂謀於各界賢達，咸樂輸財以成之；即購柳川西湄舊第，度其勢，狹者廣之，卑者崇之，通其塞而填其窪，塗其剝而髹其楛，儼然輪焉奐焉，而經香連棟以綑縵，文光騰壁以炳煥，三臺佛教而闢圖書館者，亦自此始也。更於每週設席宣講，月時剗刷布護，人或挾書於途，或絃誦於戶，往來熙熙然，容態彬彬然，於戲，是乃文化城之舊觀歟，抑是其新象歟？然能使物欲窒，澆漓淳，禮義重見於今日矣，如謂之舊觀也，固可，如謂之新象也，亦無不可。敘事已，並錄樂輸諸善士，鐫於金石，俾來者仰其盛德，咸知有所興焉。

王校長清河墓碑

臺灣省立師範專校附屬小學，校長王公諱清河，彰化縣望族。王考豬江太翁，得公九年歿。依慈庭曾太夫人荻訓以長。性穎悟，能讀強識。歲二十，於師範演習科畢業，即受聘於鹿港國校任教。迨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立志深造，圖有所貢。復入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後，任教於臺中師範學校，聲譽日起。兼訓導輔導兩組長。時各縣市國民學校日增，公輒爲籌籌，多具宏模。至四十七年，即任斯職。歷十一載，校績甲一省。諸童子亦恂如有象焉。望歸之，擢爲副教授，公益奮勵。凡教職員宿舍、學校圖書館等，俱堅苦以成之。嗚呼，竟以勞瘁不起，於民國五十八年及艾而卒。哀哉，謂其殉道也，固可，謂其殉職也，亦無不可。越旬日丁酉，安葬於臺中大度山麓。其夫人陳秀華，有孟光之德。子啟瑞，能誦先芬。余友呂佛庭教授，公之故人也，來道

其事，囑爲文，以碣其墓。竊聞之，人有善不可以不道，況善爲余友之友者乎，故不辭拙，以爲誌。

承侍太虛大師因緣記

中紀五十五年，季冬之月，臺中縣南郊，菩提救濟院溪前，太虛大師紀念館，於焉新成。剪綵啟鑰，像設開光，衆賓肅入瞻拜，予默然致慨焉。思夫人生遇合，果有夙緣耶？當三十年前，讀海潮音雜誌，嘗慕師之德風，恨無緣侍。未幾政府狩蜀，竟邂逅於離亂中，今政府遷臺，再邂逅於離亂中，一爲侍化蹟，一爲侍垂蹟而已，撫今追昔，信有夙緣矣。先是丁丑之歲，日人入寇，予從孔上公避渝州，偶遊各刹，至長安寺，聞師卓錫焉。心幸喜，進參之，豐頤疏髭，氣和神肅，詢示多方，語甚契，退，送之

曰，可常來。時寇據魯，不敢通家書，師教易名，輒代郵之，俾遊子得申有方微孝者，師之德也。蜀人謝竹存、王曉西，越人虞愚，此諸君子，皆一時之知識，俱介爲友，過甚密。每周舉蔬食會、放生，繼辦仁王護國法會，分司其事，上善聚處，俾孤客忘懷天涯淪落者，師之德也。師偶赴監所法施，選講才，業師梅擷芸開士，以予薦。與蜀僧定九公偕，遍蒞講述，績佳。師聞之喜，題字使虞愚來授，榮而寶之，俾羈旅措大普被青眼者，師之德也。迨寇空襲，渝市變焦土，鄉居龐家岩，猶能時一往叩。繼岩寓遭轟炸，遂遠避歌樂山，師亦遷北碚，跡從疏。山巔有雲頂寺，殿閣重疊，無僧，爲公教眷屬雜居。殿楹懸標，曰佛學講演會，爲師所書，詢知亦師所設也。予喜其靜，每晨必登禮誦，久，未見來講學者，始悟是爲護法，保權意也。請於師，願任講

席，數年信者衆，儼然具道場型，後賴錢夫人力，廟貌得重新焉，俾蟄處荒僻猶植善本者，師之德也。此初侍几杖，獲乎知遇之因緣也。抗戰八年寇降，收復金陵，時舟少，逾歲始返都。聞師已先至，駐普照寺，裝卸即趨謁，如渴得飲，各道別後況，唏噓而喜。寺設有佛學研究會，力行宏揚，師指任其委員，兼講演事。日月重光，人心豫悅，講者，聽者，研學編纂者，設計推行者，師不遑寧處，親策之勵之。斯時也，將有諸端宏規，出佐新命，咸不額手慶幸，待正法之重興焉。師以法務，往來京滬間，一晨得噩耗，傳師圓寂於滬。嗚呼，方期宇宙初清，衆生飽飫法乳，胡爲乎，竟不住世耶？竊聞之，哲人其萎，邦國殄瘁，得非法運不昌，國祚不延耶？從而痛失良師，復杞憂乎國也。不三稔，徐蚌戰作，土果不守，予亦浮海東來，此重逢話舊終成永訣

之因緣也。奇哉，予流寓臺中，十九載未敢怠法，近設救濟院一所，旨藉慈善弘佛法，亦以佛法資慈善，築廣廈，受樂捐焉。高僧印順法師者，師之法嗣也，施岑樓五楹，用紀大師。樓下作治事，上供佛像，秀懸大師遺容，圖書附之。容爲彩繪，神峰如生時，理案牘得瞻之，集會議得瞻之，晝宵講筵得瞻之，開諸法會得瞻之，幾於朝斯夕斯，晤言一室也。斯事也，不期而然，難思可思，是又幻形永訣，幻影永接之奇因緣也。嗟夫，大師圓寂二十年，何始興建紀念，信衆遍三臺，何獨建於中部？誰實爲之，無奈因緣，公因緣也，抑私也耶？溯憶渝州師友，來臺者，惟謝竹存氏，今已歿，是無私緣也。高僧順公者，實主斯舉，師予之舊，亦非素聞，其間無偏私，是誠公緣矣，然雖屬於公，而冥亦遂乎私，第斯文之記，本爲私緣記也，觀其記私，而其間行止，

思之思之，又曷一而非公也哉。

萬里長城圖展前述見

世謂韓文源於孟子，蘇文脈自南華。又謂顏字導於漢，歐字法於魏。似矣。然韓非不讀南華，蘇非不讀孟子，顏豈不知魏，歐豈不知漢哉。究之，韓自韓，蘇自蘇，顏與歐自是顏與歐，而非孟子南華漢魏，亦有胎息融冶，神超化之而已矣。呂公佛庭之畫，豈不然歟？吾與公友，嘗淪茗聽其論畫，宋元大家之創製，明清宗派之遞變，千古藝珍，如列席前，想見其鑑之精，攬之宏，又可知其擷所英，咀所華矣。來臺十稔，開畫展數四。吾雖不暇寸晷，必偷閑往觀焉。輒指甲幀似黃大癡，乙似董北苑。評十數幀，咸有所擬。公皆笑而否否。吾以爲謙也，置之。後於故宮博

物院畫庫，遇張大千氏鑑畫。聽其指評各幀皴點諸法，眞贋精粗。遂有悟於呂公之作。公性耿介慈憫，薄名利，耽內典，好遊山水。凡所蒞邦，必窮其名山大川。縱資斧不給，不輟焉。壬寅冬，合歡山大雪，陪公往賞。其峻崖峭壁，公皆攀躡不憚勞。歸後操翰揮掃出，繫以詩。始知其得多在於江山間氣，而不盡泥於古者也。此卷雖事繪二載，而其腹稿心匠，實蘊積經營，幾二十年。溯蘆溝橋之變，國人多流離轉徙。公本北人，亦如杜少陵之忽秦忽蜀。而今又浮海臺島。是禹貢九州一覽無餘。而作此長卷，謂爲無字之遊記也，亦無不可。今春往訪，先覽之。筆之雄峻，氣之渾淪，結構之奇詭，神韻之跌宕，使吾神移北塞，故國興悲，頓欲越沙漠，直搗莫斯科，似不以保賀蘭、勒燕然爲滿志也。想公當榆關下筆之初，張垣凝思之際，不省對日俄二寇，寄

恨多少。知公作此卷，是亦有其志者也。夫嘉陵萬里，記地之幽；清明上河，記時之俗；有補史地也。洛陽伽藍記述建造；東京夢華錄詳掌故；爲慨興亡也。玩公此卷，見仁見智，又在於仁智者之自感焉。此次之展，爲濟水災，德及一隅，小見公之志也。覽之時，壯幼能憤祖國金湯之沈溺，頌白能思鄉關墳墓之蕩平，流涕振奮，而各思有獻於國家，是公作此之大志也。若僅識丹青翰墨，與古今藝苑爭雄，非不是也，然近乎驢黃牝牡相馬矣。

讀呂佛庭先生所繪長城萬里圖後書感

老友呂佛庭先生，近以素絹寫長城萬里圖成。置醴邀余往觀。因得先睹爲快。全幅長十三丈餘。西起甘肅之嘉峪關。中經酒泉、張掖、榆林、青塚、張家口、居庸關、明陵、古北口、喜峰口，

東抵直隸之山海關。峰巒起伏，蜿蜒萬里。其間地域之不同，風俗之各異。佈局既費經營，傳神尤難貫串。歷古及今，其能製此巨幅之作品，實不多聞。佛庭究何術而有此偉大之成就。據余所知，佛庭潛修佛典，不累俗塵。其心也靜，與高山合其德。其神也清，與流水共其源。施之於畫，故能不落恆蹊。又因精研六法，寢饋不忘，久之融會一切。從無法中求有法，於有法中求無法，已臻造物在手，運用自如之境界。再因佛庭平生好遊。凡名山大川，常留足跡。均有詩以記之。寓之於目者既廣，蘊之於胸者復深。信筆所之，不期然而自妙趣天成。蓋已參透畫中三昧矣。綜此三長，以成斯幅。宜乎揮纖毫之筆，萬類隨心。據方寸之地，千里在掌。其爲氣也磅礴，獨瀉山川之靈。其潑墨也淋漓，曲盡風物之美。觀夫關塞險峻，知當時防患之周。駱車絡

繹，知當地謀生之苦。桑麻地廢，草木春寒，民且安之。其風俗之淳厚可知也。乃不邀天眷，近亦久爲大慙所盤據，刀俎而魚肉之。豈前謀之未臧耶，抑人事之未盡，或有定數耶。今覽斯圖，實令人感慨系之。佛庭之畫，能動人情感，又何如是之深耶。佛庭殆亦有心人，故藉斯圖以抒其胸中積鬱不平之氣耶。余以質佛庭。佛庭不余答。但舉杯勸客。余復何言。佛庭製斯圖，以辛丑冬開始設計，凡數易稿，壬寅夏落筆，至癸卯三月方成。計耗時一年有一月。並爲記之。

江錦祥畫展小序

客有造室而問曰：畫爲供人清玩之藝術耶？予曰：是矣。但亦有不盡然者。夫繪萬物之狀，或寫象外之神，縱其線條鉤點，馳騁

乎筆鋒，酣其烘托渲染，淋漓乎赭墨，收藏家良晨高張，茶酒餘興，低徊而欣賞之，斯則止乎清玩藝術矣。若道子地獄變相，不著鬼怪，陰森襲人，而使屠夫放下孽刀；鄭俠流民一圖，鎖械負揭，觸目酸鼻，能使庸主立罷暴政；此皆有關風教，宜不盡以藝術例之也。客曰：有少年畫師江逸子，近展所畫嚮衆，作品若何，有所聞乎？曰：是吾友也。知之審且詳。其人物宗敦煌唐壁，衣帶曳風，翱翔不可方。其山水法宋馬夏，峰巖孤秀，斷削而奇危，胎息於古不以形，意境翻新不踰矩。人物多佛陀應真。大品爲地藏經全圖，人見而好之，因以啟孝思改惡業者甚繁。逸子自亦長齋繡佛。山水多一角半邊，少有風雲萬里之作。初疑其孤僻，嘗乘間而質之。唏噓曰：馬夏雋才，寧不能爲海嶽雄觀。爲傷乎汴州淪亡，西湖歌舞，意將託畫以諷，冀國人有以激發之

也。今神州陸沈，而上下習於宴安。竊師古人，亦孤臣孽子之隱惻耳。見其畫，聽其言，可以知其人矣。逸子家清貧，好讀書。有勸以習西畫易博柴米者。謝之曰：斯時也，西畫興而國粹衰，義當從乎衰者，求其不慊於心焉。輒就予研詩，學杜少陵，尤喜秦州寓蜀諸詠。性使之歟？時使之歟？抑游於藝而志於道者歟？當時知名之士，如江西彭醇士，南陽呂佛庭，皆士林文宗，詩書畫冠絕一世。彭氏倜儻高舉。呂氏耿介嫻雅。俱門無雜賓，不以青眼觀俗士。獨許忘年於逸子，誘之掖之，幾若韓皇之與李賀。豈徒然哉！想其人，觀所友，復可以知其畫矣。夫畫固屬於藝術，是以不可盡以藝術觀。畫者固稱畫師，又安可盡以畫師等之也。客曰：曷出言以介乎？曰：如是畫如是人，不待予介，亦必有介之者，然予知逸子深，故舉以爲客言，即以爲客言者介於衆

，或有補他介之不及者。

台中佛教文化圖書館籌設緣起

（後定名台中市
私立慈光圖書館）

國家興替，事有百端，民族團結，乃其根基。查其團結原素，血統之力實微，而文化確握其樞紐也。道合者，志必同，古哲云：匹夫不可奪志，而況衆志成城，事有不舉者乎？我國數千年來，普及之文化，細分析之，即外儒而內佛也。是以廣土衆庶，安若一家，抵禦外侮，詳載史書。洎乎五四以還，儒遭橫挫，影響所及，佛亦同厄，人民重心已失，故俄寇得以攫我華夏也。近年政府，正在倡復固有文化，儒術重興，可期而待。佛徒愛國，向不後人，亦應闡佛大乘精神，培世正氣，雙管齊下，民魂昭蘇，安內攘外，反手間事也。茲值臺省，翻印大藏，續佛慧燈，事歎希

有。同人等已集資請有三部，並在廣搜典籍，供衆閱覽，以冀正道重伸，故有佛教文化圖書館之籌設焉。所望愛國仁人，佛教碩德，不吝教言，而輔成之，實爲幸也夫。

籌建臺中圖書館樂捐啟文

（後定名台中市
私立慈光圖書館）

竊以三寶同尊，稱爲一體，每因時勢，各作重心。佛世以佛爲重，法僧由生。正法以僧爲歸，法賴結集。際此末造，金口已絕親承，必有具文，大教始得住世，不特此也，世界文化，且所係焉。洎乎連年兵火，文獻凋殘，佛教之經，損失尤甚。日本號稱佛邦，大藏僅有其二，臺灣雖名寶島，數部亦多不完，內地典章，正在聚燬，法運之厄，大堪哀矣。此次重印大藏也，智燈再燄，固是護法之功，文化復興，亦具淑世之益。同人等擁護法

城，本有夙願；莊嚴世界，亦具熱誠。刻已集資，請有藏經三部，非只自閱，爲便群衆公開。佛云經所在處，即爲有佛有僧；身敬禮時，自能得福得慧，然必供養精舍，方不褻慢寸心。況乎卷帙浩繁，取收頻迭，若無架庋安置，亦有散失憂虞。至於招待來賓，更須閱覽有處，故有圖書館之籌建。且也此館之設，不獨專供閱經，實欲樹立磁基，逐推衆善事業。擬先舉者；孤兒收容，貧病醫藥，義務夜學，棺殯捨施。臨時性者；年關調米，冬令放衣，人禍天災，緊急救濟。均視力量所及，而定進展範疇。惟是九仞之山，非一石所積，千章之木，非一歲而成。茲擬集衆緣助力，約以二年時期，俾現圖書之府，祇樹之園，所希大心菩薩，樂善長者，各解義囊，共成斯舉。出入錙銖，簿記誓當清白，功德多少，回向概無等差。如荷贊許，請登臺銜。

傷科學序

嘗聞一事不知，儒者所恥，虛心求實者，詢及芻蕘。誠以學必博，而後能知世間之繁，問必審，而後能度萬物之密，夫如是，始可以應乎萬機，處乎萬化也。醫也者，醫人之病也，人爲萬物之一體，天之所繫，地之所載，無巨無細，無不與人息息相關。天地之生長收藏，人體之弱壯老死，天地三百六度化六淫，人體四肢臟腑生百病，如不知萬化一元者，豈足以言醫哉。內經記岐黃醫事，術不拘華夷，藥不界方所，東方之砭石，西方之毒藥，北方之灸炳，南方之九鍼，中央之導引按蹻，均取而則之。神農選藥，草木金石鳥獸之倫，吳蜀胡粵高麗安息之產，皆收而籠之。凡古哲每治一病，九閩之衆象，九壤之萬品，九竅之諸氣，

無不循而察之，不捨其一焉。以其術博大而周詳，精微而邃密，故辨色知後歲必沉疴，診脈知膏肓藏二堅，事有至理，昧者駭而異之也。迨後人心惰，力不足，畏其繁，遂析一總而爲多別，各修其一而專之。內不及外，婦不及嬰，外復分癰瘍與傷，嬰又分產與疹痘。湯劑不事鍼石，刀圭不事按蹻，醫德雖衰，猶可分任合衷而活人。再降而紛爭起，守門戶，是丹非素，且將平等仁術，強歧爲貴賤之階。甚則一門之內，或是今而非古，或尊經而黜時，幾至一義不許融，一字不欲聞，聚訟鬪牆，儼若敵國。遂將高明博厚之天地，縮之又縮，成爲席地井天，天地云乎哉，醫道云乎哉？洎乎西醫東來，重解剖之檢驗，尙儀器之措施，兩系學者，相睹逕庭，退後訾詬，水火壁壘，益堅牢不可破。或有以中醫詢西醫者，西醫曰：未知其若何也，以西醫詢諸中醫，言亦

如是。各不相知而互謗，寧非未見顏色而言耶？致使病者趨趨疑城，莫知所止，醫之德可謂衰之極，醫之術可謂塞之窮矣。吾鄉張子拙夫，儒冠者也，淹貫群籍，喜醫術之活人，習之。精於傷科，受中國醫藥學院之聘，任專教授，以傷科授生，慨今醫德之衰，術且塞，故學不拘於一隅，法不抑乎中西，能本萬化一元之旨，古今中外，兼收並取，融冶其長而用之，此其所以積也雄，其設施也博而精。至授生也，亦本是志而誘掖，彙其授生所言，而成斯集曰：「傷科學」凡十二章，予讀之，神農本草也，素女脈訣也，黃帝針灸也，以及按蹻、推拿、正骨、人工呼吸，下及於芻蕘無名之野草。而西法之解剖、繃帶、細菌、儀器等類，無不匯而提要，循循教之。嗚呼，其治學也，可謂偉矣，其教人也，可謂周且善矣。或曰：張子之學，已至其極耶？曰：予意不如

是也，亦不私其友也，惟所景者，其胸之宏，其心之虛，不囿於古今中外，咸能得師，有古哲之風焉。尤足稱者，在其身作而言倡，寧不風行草偃，破曲士之偏闇，寬鄙夫之齷齪者哉。誠能知天地本自沆瀣，萬化基於一元矣，庶幾通才出，醫道昌，醫德亦可由替而復隆，有不壽世者乎？此夙夜之所期，而張子竟先得予心焉。仰而歎，俛而思，易有之聲應氣求，予安得無一言也。

淨土叢書序

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大事云何？三車超衆離火宅也。四九年不一息，三百會權實善說，良以減劫障重，衆根差別，有不得不然者，豈好栖栖饒舌者哉。夫日月之出，不爲照於一時，雖常而不一其象，日有昕亭晡暎，月有晦朔弦望，不一始育萬物焉。

聖道之垂也，寧異於是？故廣八萬法門，鑒機上下利頓，巧立大小三乘，非廣無以攝群蒙也。然聖智遠徹三際，悲願無窮，知衆知解，知因所致，而又有懸記啟後，示以教順時變，應各擇其所重焉。時正法成就以戒，入象法成就以禪，此皆性修自力所致，皆以斷惑而出要也。今值末法，非不禪戒，而能十方坐斷，七滿納命者，能見幾許人哉？故曰：成就唯淨。淨有殊乎？曰不殊也。論教之相，轉識成智，無住涅槃，淨則以心作佛，乘願再來。論理之體，圓融三觀，無相而相，淨則心土一如，念而無念。如是矣，奚有殊耶？復曰：有殊也。論行之軌，三祇六度，盡元品惑，難矣；淨則剋期求證，帶業橫超，易矣。論果之德，七地不退，六即究竟，勞矣；淨則阿鞞跋致，一生補處，安矣。然則是有殊也。更有殊之殊者，即二力接引，同居圓具寂光，尤

爲一切法門所無者也。能明夫教理性體也，惟一乘不二，行果事相也，必善巧多方。言不殊，乃一乘之實際，殊者，乃事相之權宜。始則教爲實以立權，終則果無權惟其實，達之則圓融一多，執之則聖量成礙矣。行者取難勞求成就，能得之，取易安求成就，能得之。苟少三祇生滅之忍力，不住涅槃之悲願，與其以自力行難或徒勞，曷若以二力行易而保安哉？且不待末法尙淨，而在正象，亦未嘗不尙淨也。或能微細作觀，三藏十二分教，首華嚴，迄於涅槃，總一切法義，由戒及慧，由信及證，何莫不皆依乎淨？惜衆不加察，始有西方極淨之特標，西方之淨，實集全藏淨德之精華，此精華即爲全藏之第一悉檀焉。雖十方佛刹，皆有淨土，而經教所贊修者，不謂其他，而專指歸西方一刹也。惟其法難解行易，好執者反又生障趨起；畏解難，過在放逸以置之；

疑易行，過在驕慢以輕之；遂致寶山當前，仍復空手。佛早知其如此，故諄諄說出無量壽經、觀經、阿彌陀經三部，隨彼六味十方，嗜各不同，任食其一，無不皆果腹也。歷代賢達，承佛之旨，廣萃七經以接之，選五經以導之；其衆生知見，亦與之俱增，而仁者亦輩出，匡其淆亂，宏淨諸論，竟汗牛充棟矣。喻百病待療，藥尙憂乎匱哉？歲己丑徐蚌之役，兆民播遷，文獻蕩析，臺灣行都，雖有大藏徵集，而各宗論著注疏等不與焉。有道安法師者，恐久而湮放，毅然有編印各宗叢書之發起，以淨宗法圓頓，攝受普，首輯之。又得陳居士子平爲副、毛居士凌雲主編，歷三寒暑，都爲二百八十餘種。於戲！此乃有史以來，震旦第一之創舉也。竊以散者能聚、法未能宏、反博取約、述而有作，有一尙難，況乎四者，豈但爲廬山之功臣、火宅之車乘，且

能順暢我佛之本懷者矣。語錄：有問三車與白牛之別者，祖斥其外覓，余曰：能撥此淨叢，得於淨者，祖意云何？至此次大業功德，經之，營之，成之，事物本末，言盡詳於緣起，序不雷同。

華嚴經晉唐二譯合刊序

夫道體惟一，而相則萬殊，殊之極而至於無盡，一之極則歸於玄空。體但心會，相可善說，會者契之，故至不可說、不可思，說者見異，而至各是其是，鬥諍堅固。詳觀古今中外，世間一切學說，而其同病，皆以事難兩全，不離矛盾，即自是者，亦復如是。況佛法乃說法界，橫遍豎窮，衆生根器萬殊，契說何能一致哉。不但聽者以爲異，即說者亦多自是而異他，所謂門戶之見，反較世學爲多也。華嚴一經所說，即不分三際內外事理之總輪，

無有一法，能出其外，則知萬法惟一，一即萬法，故析法界有四，各得圓融無礙之義，此不獨破世間學說之惑，亦掃佛教門戶之諍也。是以各宗學者，冀通教理，皆應留心是經，否則邊而不圓，於法界難以深入，更無所謂自在矣。然是經實有三譯，初爲東晉時佛馱跋陀羅師譯，都六十卷，次爲唐時實叉難陀師譯，都八十卷，後爲唐時般若師譯，都四十卷。此三譯，初次二譯，義每相違，後譯僅詳入法界品而已。嗚呼！幸覩津矣，而岸有東西，徑有廣狹，夫如是，行道之人，不免臨歧徬徨，又生無所適從之憂矣。聞昔精修之士，同有是感，治是經者，輒三譯並究，以求無憾，善則善矣，寧知昔之所易，而爲今之所難歟？在昔處常之世，書肆如林，文物有處，縱寒士蕭條，而不乏覓借之機，故較易也。爾來播遷荒島，典章散漫，所居狹隘，僅容寢食，而

儲籤軸笈櫛者，寥落可數。雖有新刊大藏之家，惟係華裝合訂，絕少單本，借閱不便，是以難耳。淨空法師者，鑒於中華法運，厥維臺島，而弘護之要，首在流通經藏，十餘年來，未嘗不孜孜於斯，亦有感於華嚴三譯之殊，希得聚而刊焉。先是臺籍高僧，會性法師閉關於獅山，精律通教，多藏善本梵典。曾以唐四十華嚴授淨師，由李建興居士影印，迨甲寅年，又以東晉所譯授淨師曰：如能以三譯合刊流通，以祈國運隆昌，世界和平，寧非大因緣也。淨師心喜，既而憂之，惟八十譯者無善本，以合刊必求調度也。是歲既末，古吳趙茂林居士者，聞二師之願，往見淨師太息曰：某藏有是經，毛邊紙線裝，未知宜否？出而示之。淨師觀而驚喜曰：何其奇哉，何其奇哉，有願必成，不我欺也，可以報會師矣。將付刊，以功德所聚，未敢泯之，屬余序其因緣。余

曰：嗟！正法住於臺，即三寶住於臺，法運之興，實應乎世運之興，吾臺貢獻於世，豈小之哉？而世群倫，果能明乎一眞法界，圓融無礙，破一分執，則減一諍，遞而進之，亦世界大同之肇基也。有爲者，當弘毅而興焉。爲國運禱，爲世運禱，不慚譏陋，應向二師之願隨喜。

重校新版阿彌陀經要解講義序

佛法難聞，凡情忽之也；淨宗難信，旨奧罔解也。佛法者何？淨而已矣。所淨者何？根塵識皆是也。故群經蘊義，無不在淨，學而習於淨，扼乎佛法之要矣。然三藏煙海，畏繁求專，得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古德彙而輯之，曰淨三經；近德益以華嚴行願品、楞嚴勢至圓通章，曰淨五經。前彙專之專者也，

各明一義，後益選其專者也，自行化他之加行也。依聖言量，末法惟淨成就，又云普被三根。姑無論其探源析流，徧飲其水，盱衡當時，果能貫徹三經者，寧多乎哉？僅彌陀一經，聞者較廣，但亦依其文，而作諷誦，鮮能達其義，如法實修。雖有圓中鈔及疏鈔等，非不浩浩淵淵，探蹟索隱，第以辭藻典雅清鑠，非夫人盡能受；仍如寶珠裹衣，貧子不富。佛法難聞，似又不一其障也！

蕩益大師要解出，文潤而質，言簡而精，性與相雙彰其諦，禪與淨融而無諍。求解者，豁顯其義，求行者，詳示其端，十三祖歎爲觀止，良有以也。古閩高僧圓瑛法師，復慮格於教相者，或猶難入，又隨文逐句，增以講義，使解若疏，講若鈔也。如是則彌陀一經，三根庶普被矣。寧知尙有不然者，末世版本不競，流通典籍，亦復爲一障焉。台省淨學，習是經解者，乃爲上海錢版，

序有壬午暮春；迭次翻印，皆依原書攝影爲之，後始察知多訛，凡所翻，無不訛也。雖亟思而正之，惟艱於校勘之求，固須勝其事，細其心，且當恆其德也。辛亥夏，古粵許寬成教授，慨而任之，復得鄭勝陽居士之助，遂鑄鉛易型，自成新版；並擬遍蒐舊刊而封之，不使重出於世。嗟夫！無圓公講義，要解不彰；無要解，阿彌陀經之秘不顯；無阿彌陀經，淨土之普不被；無淨土，無量佛法不能濟其窮矣。稔其事重大也如此，又安可再容魯魚亥豕，混淆於人心耶？閒嘗省其咎由，其辭至無可遁，其事至無可委者：何以未先搏本於上海，後不肇末於台灣，任其攸久流訛，垂三十年也？不知而翻，是其疏；知而仍之，是其慢，信奉弘護云乎哉？今之刊也，在正其訛，訛正而後流通，冀少補既往之愆也。若因之忽者不忽，弗信者信，是又今刊之所切願者矣。

續印金剛經講義序

竊聞之：法門無量，要不離乎般若。般若卷六百，而以金剛爲粹精。漢譯者，獨童壽大師之本，普流宇內，其文簡而義豐，其辭顯而理邃，假無師承，讀每無所得焉。無已，惟注疏之旁求，約計竟達數百家之繁，臨之幾無所措也。

古賢者，多微言大義，發揮其旨者，則淹貫宏博，都非初機所能方物。後人避雷同，或訓詁、或釋句、或箋表典據，猶之瀏覽菜譜，尙不得嚼蠟之味，況果腹也。其間固不乏折中之作，但其所趨，有專暢宗、有專闡教、有爲救某家之激、有爲補某家之闕，雖璣珠爛然，必學而上達之士，方獲其益焉。

更有使人感困惑者，經體前部後部，向有生空法空、前後

會、利鈍根、盡緣與觀諸諍，此只屬教義之見，仁智之歧，左之右之，無障所知。近則有好事務名之徒，獯祭剽竊，無類無次，如綴輯糞埽而爲百衲。及以外道妄作，謬說羈越，贗鼎欺估，盜冒主人，比比決皆，不能計知其數也。徼倖見而狂亂，狐疑不信，所憂在不辨盲從，則法運不益促矣。

江味農氏講義晚出，可稱前無古人，非謂直居諸上，惟警其體正意新也。觀江氏之學，知是習於古訓有獲，攬於群書能擇，其參已入於密，解而極乎微者也。故其著取格，累黍遞進，觸類旁通，橫遍豎窮，不遺一法焉。句讀、音韻，必探訓詁之源；術語、名相，必盡考據之實。玄義奧旨，各家異同，能進其圓，退其偏，且多揭出前所未發者。至其細處，若佛、如來、世尊、諸稱，亦剖析名異而用異。云何、應住之次，則正其前後之顛倒；

所謂、即非、是名等語，皆爲定其專義，俾不混。流通本、古本字句增減殊處，重爲詳校更訂，俾義達。凡此向爲人忽，一經拈出，咸成精要，猶壁龍點睛，遂震飛也。信乎！巍巍高岳，必知積於拳石；洋洋大海，必知聚於勺水，斯乃爲眞知，爲出言有章者也。

或有病其繁且複者，有是焉，未爲病。蓋其獨造也在此，其取格也亦在於此。前不云乎，注疏數百，而後好事及外道所出，則不知量。末法初機，於高者莫能仰，於邪者不能辨也。且禪、淨、密、律，標榜門戶，反若冰炭。已不獨不辨龍蛇，即龍與龍，誰能明其潛飛之德哉。此著也，初機臨歧徘徊，對之如依方針，可以由正途也，不必旁詢經者。次進深研經藏，對之如列類書，可以攬其廣也，不必徧索辭典。次進或參或觀，對之如叩尊

宿，可得入道之門也，不必天涯參訪。而其中性相、禪淨、戒福，一法不捨，事事無礙，尤得諸法不離般若，般若即是諸法之旨。圓融中道，雖有鬪諍，可以破其堅固焉，惡得病其繁哉？

經上下部，語多同，事多同，名相多同。上與上，亦如之，下與下，亦如之。講義者，前遇之則講之，後遇之亦講之，上部下部同遇，亦無不講之。經之辭，固有同，辭之意，則有異，辭同則明其同，意異則判其異，如豹身多斑，似同則實不同也，惡得病其複哉？觀經妙宗鈔，爲淨典最精之注，人亦有擬加刪者，蕩祖直謂不得增減一字，余與是著，意亦如是。

如是矣！而事之成，豈偶然哉？江氏未竟業而寂，有蔣氏竹莊，蒐其遺稿，校讎補潤以完之；復得李氏穉蓮在滬捐資刊行之；而般若之光，爛然發乎異彩，如慧日體光與熱，不能甲乙其

功焉。惜乎！瓊寶之初出也微，比及至臺，求者益多，書已罄矣。立法委員姜紹謨氏，於臺繼而重刊，不二年，索亦空。但初重二刊，其數不詳。馬來吾僑趙忍庵氏，及利華銀行董事余、丘、蘇諸氏，合而三刊，都五千部，仍供不應求，今竟無所得也。

夫川必有流續，德必有鄰親。臺南吳修齊居士者，幼習儒，日據臺時，作陶朱之隱，與其夫人賴蓮樵居士，俱篤信佛，樂善好施，凡諸慈益，皆捐助無虛過；讀是著而欣焉，惟嘗慨其流通不廣也。今歲逢二老人六秩揆辰，所親咸擬釀祝，居士謙沖自抑，婉辭焉。因憶及疇昔之慨，亟出淨財，續刊千部。曰：己壽曷若同壽，壽身曷若壽諸慧命，務有所急，法有所要，今正是時也。遂罷稱觴之偏小，而成金剛般若之法施焉。徵序於予，予曰：吁！是舉也善，乃學而有得之所爲也。金剛近乎仁，般若之

謂智，既仁且智，故能一念轉有漏世法，而成無漏實德焉。意雖不著壽相，而智水仁山，無相之壽，寧有量歟？爰爲敷陳因緣，冀得而受持者，知所篤慶，昇爾同其壽，同其德，輾轉流通乎上下左右，惟一金剛長壽，尤爲序者所頌禱也。

道源法師講觀無量壽經序

佛者性體也，法者事理也，僧者和合比丘衆也，衆亦性體也。然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衆則出家在家通稱，以性理無二致也。性體迷於事理則穢，穢則爲衆；性體覺於事理則淨，淨則爲佛。所以衆必除穢而轉淨，不淨不得作佛，佛已純淨能知穢，知穢始能覺衆。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祖云：心穢土穢，心淨土淨。從知佛衆淨穢，皆在於心，此爲淨宗之法要，亦全藏之綱領。

也。三藏浩浩，無非明淨，通途遠而難；三經鼎足善巧，別徑近而易。世界悉檀，先以欲牽，能順其穢；帶業往生，伏惑出世，能融其穢。由順而融，及近上善薰習，享樂蓮邦潛移，自然心念三寶轉淨矣。遇此而不振奮，甘於沈沒，佛恩已靈，俱深辜負矣。然三經修法，亦分難易，小本彌陀，一心持名，徑中有徑最易，故修者普。大本無量壽經，詳說緣因，開發善根爲助，較繁修少。若夫觀經，依經所示，以心作觀，少違教義，名爲邪觀，名爲妄想。而聖境廣大，凡心隘陋，十二觀雖開方便，心粗境細，猶難作到，故從古修者講者，直鳳毛麟角如也。或言：三經鼎峙，豈宜知一忽二？言固如是，然亦有說也。是行宜守專，知必求全；行不專則定不成，知不全則慧不生。無定無慧，於淨何有？有淨萬人去者，必明乎此也。今之學者，問以何謂淨穢，愕

然茫然，無以應。問以何生西後，始悉憶念三寶，又茫然，無以應。問以心佛交感，九品生相，七寶有相，人天凡相等，俱無所應。是不知淨，無有淨，唐捐其功，乃不讀觀經之過也。宿德道源法師者，乘願再來人也。示生豫州，幼出家受具足戒，遍參名山，精天台教義，曾久卓錫靈巖，喜宏淨。來臺建海會寺，爲三臺專一之淨宗道場也。憫學人喑封，於臺北志蓮精舍，敷講觀無量壽經，由振教法師記錄，批卻導竅，深入淺出，微密顯章，如指掌文。記錄，文取語體，義皆暢達，可稱雙璧，不同智疏禮鈔，必精台教後能讀也。道公久病目，視力艱，每講經以深鏡助之，不自爲苦。此經講座圓滿，世臘適臻八秩，爲衆忘身，其悲心至於斯也。茲者斯講流通，三寶云何、淨穢奚別、九品等相、心佛是誰、無餘蘊矣。猶之擘海慈航，待於津岸，尙徘徊不登，

寧非不智也哉？余不敏，讀正感焉，公來徵序，欣然而有辭。謹述所知，隨喜勸請來者，時哉時哉，不可復失。

趙居士祝壽印施觀經妙宗鈔序

法門無量，淨乃其一，其事尚專，而其理則普蘊於千經萬論，知是教之合而開，開而合者也。即淨宗諸法安立，亦猶是也，群典指歸，喻聚金而大冶之，爲淨原體；三經奇峙，喻鎔金而分器之，爲淨起用。

用不其一，如鼎有足，展其三，而各立一方也。雖可擇其一法，餘亦不廢互助，非所即，非所離也。顧觀經獨被利機，修鮮授受，遂至誦維講說，幾乎皆不與焉。以事論之，未之爲非，惟行之功，於解則有疏矣。

體尚乎圓，如梵書之伊，必聚三點，始完其形也。小本經潛發真空，大本經詳示妙有，觀經融乎中道，遺其一則落邊見。今有以持名爲自力之行者，四八願爲他力之行者，終忽於以心作佛，乃爲勝加行之力者也。以理論之，三諦圓融，斯即實相，烏能背乎此哉？

或曰：非不知其然也，第以觀經玄奧，行解俱艱，姑捨之耳。噫！因於噎而廢食，根身不延；昧於理而進修，正道弗由。不思夫萬修萬去言乎？是不難也；不又言惟佛究盡乎？是不易也。故大悲而有大力，示以信爲淨資之首，果信矣，自能轉難成易也。若爾橫超三界、阿鞞跋致、一生補處等利，無信而能致乎？信而無所解，何有於根力？無根力，則願行不真，知根力實生於解，解則增信，信後益解，於行方不紆曲也。至十六觀法，自應

機契者行，若畏事並棄其理，得非棄明炬而夜行耶？

宋四明妙宗鈔出，爲觀經諸注精英，所銓皆第一義諦，於焉淨旨大明。古亦有病其繁深者，欲節而略之，蕩祖直謂「不可動其一字」其要可知矣。然有此一鈔，非謂觀經即可誦可講，因以可修可證，及衆能變根器也。蓋修淨任采何法，應明乎四土橫豎之超，否則理路不清，或不免於扞格焉。祖又曰：淨土的旨，全在妙宗一書。是此一鈔，又不純爲觀經所作矣。

是鈔善乎善矣，惜狃於習，罕流通，致見者未嘗普也。古吳淨學居士趙茂林者，深具信願人也，宏護在心，嘗慨焉。適其歲逢七秩，家人親友咸擬爲祝，辭曰：減劫壽幾何，壽胡私於一人，醪宴懽嘩多見其勞，擲金虛牝傷廉也。吾壽乎衆，俾數無量，坐而獲之，靜以成之，遂翻印斯鈔普施之。於戲！是舉也，

亦可謂善乎善矣。

今施普，見者從多，行者依之而進深解，當獲大助，庶可言望於道，見於道，能修於道，乃至履乎道矣。且使淨宗教義，闡而能章，已趨狹而返廣，鼎不折足，伊不闕畫，三諦融一，實相圓成，具宏與護之功焉。有其因，必有其果，謂爲壽衆也，固宜；謂非自壽也，於理余未之能信。以質茂林，茂林曰：初無如許分別，只期同登淨域而已。余曰：何所淨域？不其極樂蓮域耶？若然，則無量壽佛之域矣。經不云乎：「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聖言壽同矣，壽域同登矣，而謂衆壽而不自壽，故曰：未之能信。茂林莞爾，亦無以應。

吳修齊居士紀念雙親印施貝經梵集序

予友吳修齊居士，儒而隱於貨殖者也。中歲習佛學，深入力行，以菩提願廣攝，潛化者衆。予寓臺三十餘年，每見其供養佛法緇素，及布施一切福田，恆無虛歲。建國之第二癸丑，曾印施江注金經講義，予爲序弁。餘善細行，繁莫能及。居今之世，而誠身履道，矯矯不羣者，有而且見矣。今夏來函曰：十月爲其王考妣羽化一世鳳紀，罔極之恩，擬輸台幣千五百萬圓，建紀念雙親獎學金會，以輔寒士志學，而顯揚先德。復印貝經梵集七種，約五萬冊，期度含識，共登覺岸。以此善根，都爲先靈回向。其類：乃江著金剛經講義，乃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句解易知，此爲般若部之綱領，學處之最究竟者。講義精而入微，句解簡能抉要，習者雖鈍能轉利，可以頓及堂奧也。次乃觀無量壽經，乃龍舒淨土文，此爲向果之坦途，群經所指歸也。觀照徵萬法唯心，淨文鋪

三經津梁，法固佛境難契，易入實由是焉。若夫了凡四訓，闡禍福無常，因果可轉，繫鈴解鈴，在自振奮。普陀山傳奇，記通靈諸事，在感與應，感發乎誠，未之或爽。佛教精神與特色，如導初機觀海，先明航路，艫艫交錯，開駛則有循不亂也。經爲體，集爲用，道不遠人，行者不致入歧矣。噫！善者，性之本然，德之極也；迷之則沉沒而濁昏，覺之則健行而不息。依理則善唯一，依事則善無窮相。治國庶政，教育爲本，受之者，開其世智；施者，世間之善也，居士有之矣。入佛法要，見性爲本，受之者，培其慧命；施者，出世之善也，居士有之矣。孝親之道，顯揚有方，葬祭盡禮，追遠致誠，此世間之孝，君子能之。而知以佛法超薦，俾證究竟，此出世間之孝，則非盡人所能。能者，則世出世之孝，括而無餘。誰能如是？豈捨居士而外求之耶？嘗

聞蓮實之顯，花敷厥初；長川之水，必有淵泉。今觀所附王考妣之行述，知居士行修言道，蓋有由矣。先是，其王祖考爲護桑梓，日人繫之獄，判極刑。王考克讀公，時年十二，奔走呼籲，與日吏屢爭，卒雪之，咸謂孝之感格。又幼病日，悞過用藥，致多損體弱，慨然習醫，精其術，施醫以濟世，活者無數。更以儒佛之理導俗，鄉國之風加淳焉。王妣陳勤太夫人，能以畫荻訓家人，睦親族，亦淑德壺範也。所謂冶弓箕裘，世則而篤，栽者培之，信不然乎？夫印貝經梵集行施，必有所願，不可無一言而表。來徵序，予曰諾。謹依其願而道其實，語不溢美，昭信也，文不尙華，崇質也。期獲是法施者，由見聞而受持，隨喜回向，共培善根。施之者，功固高過須彌，受之者，德同不匱永錫，而與修齊居士之孝思，寧無增上善緣之助歟？

景印無量壽經起信論序

周生慶光，少余十年，性仁，其學淹貫中西，尤篤於佛。政教之暇，朱墨不輟手，凡經筵必往聽，典籍必校讐，故其積也，厚且精。雖師事余，實畏友也。

庚寅之秋，余應台中之邀，講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乃無量壽五存之會集本也。慶光參焉，圓滿後，有評其非原譯者，及詳審五種，讀咸生艱。惟曹魏康僧鎧本，文雄義茂，行於世者，獨崇乎此。然猶有困者，往往語似重，義類複，或若然而斷，忽突兀而起，不易析其章句，致生錯簡闕文之疑焉。初有隋慧遠大師疏，僅述大義，無科判，仍多佶聱之感。迄於清，講與誦，每舍之。

夫淨宗專籍，向稱三經耳。觀經人難其行，是經人難其誦，兩經久成束閣之勢。今暢行者，祇阿彌陀一經而已。宏淨云乎哉？古德取是三者，以其具互助之功，觀經示心作心是，彌陀顯名實不二，本經彰三業善惡，依教斷惑除障；彼二抉密爲修之正，此一闡幽爲道之助，如三點成伊，三經方圓其淨也。烏可執其一，而慢其二哉？明乎淨法之要，端在定一，其不得一，在業不淨，業實原於惑之不斷不伏。今學淨鮮功者，實忽於五燒五痛之訓，敢背因果，冀徼倖也。

觀經自妙宗鈔出，其義大暢。惟本經震於遠師之慎，後無復敢判疏者；且因憾於諸譯之不精，遂有龍舒之刪，蓮居之集也。二士固具苦心，惜未體遠師之慎意。清彭二林開士，卓識善巧，所作曰起信論，非疏非判，而前標題，後屬論，醒目豁襟，亦判

亦疏矣。而且語多引徵，信遠過也已。讀是經能紓其困者，其惟斯論歟？疇昔曾籌翻印，屢覓善本不得，姑置之。

壬子秋，慶光攜斯論詣余曰：明歲適生王考妣百度冥紀，爲追報劬勞罔極，擬影印廣施，祝超蓮界，乞爲序。檢之，爲成都文殊院重鐫，木板、竹紙、雙線、字大、行齊、校無訛，雖不盡善，亦今之佳者矣。慶光有題識，係孫善之老居士所藏，善之亦前參無量壽經講席友也，不圖二十年後，覩其故物，正爲余夙昔所營求者也。

於戲！異哉？何以蓄志久而不得者，突如其來？曩何不出之於善之，今竟出之於慶光？得非其來也，必待乎事，其出也，必待乎人耶？雖然，慶光既孝且慈，足當其事，當其人，固能感格得之。而前於庚寅講是經，果爲誰所感？今必印是經，抑爲誰所

感耶？而今所印，由得善之之佳本，法施所及，彼寧無功焉？再斯論之詳，自不能望於妙宗鈔，但賴以引人入勝，三經略可普被矣，又爲誰所感耶？

總攬本末終始而觀之，著者事惟一，潛者緣則複，動因若簡，而得果實繁。以如是之複且繁者，欲以片言表之，似乎有所難也，曰：否。嘗聞之，君子之德也，興一念而衆善俱焉。聞斯言而信斯言，今日之事，亦如是言之而已。

江居士逸子普門品圖解跋

法華此品專刊，由來已久，意甚善也。後人又繪圖增說，益啟讀者觀感，流通廣故，信而行者，因普焉。但古本展轉，不免漫漶，再詳考圖與說，亦有符節相違之處。有心者以江生逸子精繪

事，而又研內典，遂有新畫重編之議。事成，以印場縮樣徵序，余即諾爲之矣。然初未見其墨稿，歲戊午，逸子以其墨稿囑跋，余曰：前已爲序，胡須重跋？曰：物各異也，事不一也。當翻復細審，欣然歎曰：誠不同也。墨與印，若月及江影，雖似而神非，水無聲，而風不鳴也。原與縮，如鏡及人身，雖類而韻少，線乏力而烘缺潤也。然則此貴而彼輕乎？曰：說不如是，應祖此爲本，可珍襲藏之，使之悠久，永作規範。視彼爲枝葉，宜繁衍茂之，使之廣普，使其流通。各得旨用，未可軒輊焉。論藝有殊，論道則一而已。

相宗綱要正續合刊序

三藏內典，世出世法軌範也。行之維艱者，在不解知，知必俟人

說，而說又豈易言哉？蓋行乎軌範，皆屬心法，解說軌範，全屬名相，然此名相，即金口之經文是矣。先哲有言：佛經無人說，雖智不能解，說而不失其義，是說亦難得其人焉。或曰：禪家不立文字，何名相之尚爲？噫！禪家修有次第，未聞盡棄教典也。夫達摩以楞伽授神光，黃梅以金剛授盧行者，世學禪者，無不讀壇經及語錄，安得謂之不立文字耶？且時值佛前後，羅什達摩不來，智者玄奘不出，不有法典行於世，正象末滅，吾不知今爲何時期矣。世尊滅後，三藏結集，而成靈文，莫非法相。雖則處處指心，而出諸口，書成文，皆名相矣。是相乃心之相，心乃相之心，若無心自不有相，無相則何由顯其心哉？今之學佛，必依乎經，不解名相，無由入也。梵典古無類書，又忌望文生義，因之廢然中輟，實繁有徒，而法相一學，提綱說要尚矣。余業師南昌

孝廉，擷芸梅光義大士，於遜清之季爲秋官，皈佛治法相學，其精邃冠群倫，凡相宗學者皆崇之。是書之流通，即爲後學不畏而作也。其遊學日本時，適楊仁山宗師蒐刻梵典，所獲日藏遺集，亦嘗得大士之助。余弱冠而研內學，每爲名相所障，雖閱注疏，亦茫然無所悟。後得相宗綱要，忽如循牆而進；既爾佛辭典出，仍推綱要有次易學也。觀夫初機研教，不遇知識，望文私揣而自是，其過有三焉。一者僮侗，如五蘊皆空，身土幻有等，僅聞名相，不再求析宗義。二者膚廓，如斷惑解脫，起行見道等，既不究惑之品數，亦不詳何行何斷。三者謬誤，如無願無作，無修無證等，執文昧理，墜一闡提。略舉犖犖大者，尙如是扞格，顯然不得其門，遑云登堂入室也。綱要一書，組有次第，解其要不繁語，遇微義，自加小注以釋，無不博義簡出，抉微使章焉。嗚呼！

盡之矣。學者手此一冊，等同知識爲侶，而不能深入經藏者，余不信也。徐蚌之役，避禍來臺，居二十五稔，業未敢輟。故人淨空法師，以法相綱要見贈，笑卻之曰：此五十年前所熟讀者。淨師曰：書未若是之久也。受而瀏覽，乃爲續編。愕然曰：余待大士，幾二十年，其間流離烽煙燹火，十年無安所，時緣如是，故未之見也。茲獲覩於臺島，小康使然歟？淨師爲述偶得之由，且擬正續合刊，余稱善，極慫慂之，俾大士宏著得不隱沒，後學又獲大助。溯昔助人求經，又徵因果終不虛焉。既而曰：是著也，余師之著也，願序其弁，不以學陋而不爲，不以文拙而恥之，義不敢辭，責不能貸也。

重印勸發菩提心文講義錄要序

夫菩提心，爲大乘諸法之綱，華嚴首示其要，龍樹諸賢，復作論以暢其義，學者豈可剎那怠忽之哉？惟經言玄微，論文古奧，都非易入，每有望洋興歎之感。清代初葉，淨宗十一祖省庵公，於四明育王禮塔，感舍利放光，因撰勸發斯心之文。合世出世法，深入顯出，撮要行簡，字字血淚，堪以時習矣。然佛法教相，仍非初機能明。迨民國天台承教適嗣，諦老大師出，讀而識其精曰：此文非經非律非論，而經律論無不盡攝，爰作講義以宣之。其規全用註經之式，首開五重玄義，次以序與正宗流通三分圓結，可謂崇之極尊之備也。亦可爲火桐而遇伯喈，俞琴而逢鍾期矣。是不獨有助於斯文，且能使學者三根普被，讀之如中流風帆，瞬息千里，快何如之。憶及印祖曾推蕩益九祖所著之彌陀要解云：雖古佛再世，不逾是耳。予亦贊諦師撰斯講義，堪與要解

抗衡，等於南極北斗，雙耀乎中天也。昔大陸縑素，多能誦維，政府狩臺以後，則罕見焉。予蒞臺學講諸經，三十年後，及於華嚴；有蓮友黃月蘭賴道慧二氏，嘗讀諦師斯撰，深感衷曲，詢曰：盍不宏斯文耶？曰：須待時機。又曰：我輩擬同出資，請先印此流通，俾衆暇日參考，不亦善乎！姑應之，慮無善本。逾歲，得香港鉛印者，字雖略大，猶不免魯魚亥豕，未敢率爾依之。繼再搜索他種，煩簡生輝雄校勘，字行紙葉，俱易舊型，曠廢時日，致遲遲也。於戲！時有興替，事有因緣，今非末法時期乎？不曰有教無行乎？果能手各一冊，讀斯文，信斯言，發心受持，而時不曰末法，教不曰無行，是福慧在己，解脫由心已也。曩曾允爲作序，茲踐約，隨喜助勸。

重印思歸集序

嘗聞世稱佛法利生，惟鮮有言及出要者，知出要矣，又復忽於淨土之門。幸逢知識，誘掖介之，欣欣焉相率而趨之矣。涉其津，見夫浩瀚無際，又生畏縮焉，終至逡巡以退。所謂魚子菴摩羅花，豈不信歟？或有進退未決，徘徊無所；及聞淨僅三經，又易其簡，復起鼓進。循其途，入漸深，始悟三經，不過淨法之三綱；綱若舉，目全張，則帝網群珠，有重重無盡者矣。古德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若期諸事理一心，捨夫群經論義，惡能明其法，而行其實哉？境造乎此，不免又有仰彌高、鑽彌堅之歎，欲止不能，欲進莫由，其不困躓者幾希。西蜀高僧，如岑上人者，承靈巖之衣鉢，深得念佛三昧。憫末法鈍根，不可大受，

乃選經論念佛旨趣，及歷代祖師法言，彙爲一編，曰：思歸集。納大千於一指，藏須彌於芥子，更從而鈎玄提要，抉摘窈微。能手一冊，何異淹通淨藏。學既無畏而復縮退，是真不知有生死之可畏也已。此集悲切權巧，堪謂蓮海疾舟；然睹卞和之璞，能識其爲美玉者，衡鑑教下，似有不多見也。古閩陳居士煌琳，靈巖之高足，篤於淨學，一讀而深契之。適其王考妣百週冥紀，思追劬勞，曰：報恩之大，莫若述先志也。先考妣崇佛，好濟衆，今之世與心，溺俱深矣，能濟之者，其爲佛法乎？若畏而難之，有淨法在；仍畏其繁，有斯集焉。故重刊廣布之，俾衆生登此疾舟，有不出要者乎？斯舉也，爲宏道歟？爲利生歟？或專爲孝思歟？抑爲岑上人之知音歟？予惑不能辨。問諸達人，達人笑曰：一舉而衆德備，既備矣，不亦善乎？與其徧計而執其徧，曷若權

實而融其圓哉？予豁然投筆，拜其言。

八正道講序

竊聞夫道者，修德也，爲涅槃之庭階。涅槃者，性德也，乃道進之堂奧。入堂奧，必由庭階，求涅槃，有不由乎道也耶？惟道所歸，固不有二，然其始入，則有多方。以佛法無量，皆依道進，一若不契，則扞格門外矣。必從多擇入，終一而已。故性德一真如如，而修德取道有八，是八皆曰正，在明其不容忽焉。四聖諦，先依之而得滅，三七助品，後依之而成無漏。三七品，爲萬法之總助，八正道，即萬修所不能少離者也。但經文甚約，涵義難窮，古注又多簡奧，時人不識，每致摩尼當前，空返寧不惜哉！羅居士無虛者，幼習歐美書，精科學，曾以原子理，寫佛因緣

法，契今機，讀者悅懷。茲感八正道法之要，而蹇於時，遂融羅輯辨證諸法，於香港佛教青年協會，作通俗講述。圓滿以後，記其所言，鑄鉛流通，以語體文作新注疏，冀青衿見而便之。於戲！或不悟空假中三諦，可喻洪範剛柔正直三德；復不喻，試辨以黑格爾正反合新說，語雖不同，理有近爾。名言者權，黃葉非金，彼意既悅矣，不亦畢其事乎？揆理不悖，奚必定執一法哉？書成，徵序於予，慨曰：岐黃之療病也，術不泥乎今古，藥遍採擇四夷，故其愈病也普；宗門麻三斤，柏子樹，逗機不遺村言，故其施度也巧。病在愈，不在術之夷夏；道在悟，亦不在文之雅俗，居士得其要矣，願隨喜以爲之序。

古閩寶松和尚紀念療養院碑

震旦共和建國，佛教設醫院者，台中其始歟？四衆爲行菩提宏願，於民國五十二年癸卯，而有菩提救濟院之組織，醫院附焉。星洲吾僑郭真如老人，乘戒俱急優婆夷也，出金首倡之。歲庚戌遊台，三重市居士林長林江濤與俱，蒞觀而欣焉。其師寶松和尚，閩之高僧也。遭法運之厄，殉於教，老人思報其恩，欲有所紀念也。先是醫院爲防病傳染，擬別築樓三層隔之，計以分年進度。層之初，需金三十萬，僅籌有半。老人來，欲以救護車見贈，藉誌其師之德。予以合築樓初之謀與議，且曰：較車攸久也，老人以爲然，事遂定焉。夕造寒舍別，慨云：廢合築，願獨成之。後製圖寄星洲，得其諾，附云其姪婦淑明居士，欲捐金二十五萬，購儀器。予詣江濤林長建議，金既鉅，胡不移築樓二層耶？復得其允。逾旬，老人託江濤林長，詢全樓建費，審知金

額總九十四萬，函囑願全成之，其德眷咸競隨喜。陸續匯到真如老人三十萬金、郭淑明居士二十五萬金、郭淑卿居士三十萬金、郭天益居士二十萬金、所收竟溢之矣。於戲！是樓進度，原計五年，何其艱也！而一旦成之，何其易也！記曰：其言足以興，又曰：一家興仁，可不信歟？老人見恫瘝，如在厥抱，念檀那，回向其師，處能以身化衆，興則成人之美，可謂得明善之要者矣。其德眷，能順乎親，信乎朋友，見善如不及，當仁而不讓，可謂得至孝之道者矣。冥想寶松和尚，常寂光中，亦當莞爾。雖然，而事之成，能速且易者，又賴江濤林長，箸籌規範，紹介辭意，居間多方也。夫日與光，以及影熱，其灼爍於世者，一乎？四乎？寧能析辨之哉！俟異日，瘡痍捨杖而興，回春悲願而行，佛法方便而宏，當有飲水欲溯源者，故不可以無碑記之，記則不沒寶松

和尚之德也。而得覽斯碑者，有不翹首星洲，喟然興歎者歟？或亦有揚眉而亢聲者，曰：菩提爲誰？乃吾僑也，乃吾僑也。

影印重修莒志序

國有史，郡縣有志，其爲文獻可徵，則一也。事必循跡溯其源，書尙詳實欲不謬，追先德昭信來者，莫非期永式焉。莒在周爲少昊封國，今爲四百里大縣，故流風穆如宏邈。左挹海隅，居當南北之衝，地則守治繁艱。其志乘舊者，散軼殘闕，又加今俗萬殊，懼後皆無所述。士紳關心者，嘗有私稿，但劄劂公世，非一家之事也。迨中華民國鼎革，歲甲戌，國步粗安，官紳協議重修。設局於賈氏花園，徵聘莊太史心如任總纂，分纂及與其事者，均邑之鴻儒，可謂濟濟一時。余不才，亦忝廁足其間，由之

郇廚鼎鼐，不遺滌刀俎，吹薪火等役，如是而已。衆議借鏡武功登封郟城諸志之精粹，並列兩洋法制黨政新猷之峻德，舉例凡四，以成其書。盧明府序，莊太史敘例，盡詳，不復贅。是志也，詳不失簡，文不奪質，謂其依範而述也可，謂其創作亦無不可。三載事竣，治裝歸，短燭撫劍而論史，霜晨插菊而聯吟，以及兵匪壓境，陪斂農商，無不長形夢寐中。丁丑日人入寇，蒸民離散，共黨乘之，莒成荒墟。余入蜀，山居八年，日降後，東遊金陵。逢趙子阿南，得莊太史卒於闕里之耗，往哭其墓。遍詢莒友，知修志諸子，或遇害，或不詳其踪，時路猶梗，每遙望而弔之。徐蚌禍作狩臺，衆庶追隨，又逢阿南，倍相親。不數載亦作古，亟趨撫棺盡慟。噫！賈園盛集，惟余一人矣。比聞大陸，行馬列法，改文字焚書，國粹鮮克有存。史有齊曾兩度喪國，皆依

莒助重興，中樞因撫鮑叔語，於行都通衢，鐫曰毋忘在莒，勵衆圖恢復也。余讀之，其感奮之情，更有異於人者，而莒人自必又甚於余矣。政院主計處主秘唐君立生，乃志局文牘戟符公哲嗣，函云全臺求莒志，十數年不得。有沈陽契友吳洽民，知其如此，檢所存芝加哥大學，中國方志目錄，列有重修莒志，全部都二十冊。遂函莒人羅宏文氏及立生，繼由吳氏洽借，在芝影印一部，於今春運臺。思之事甚奇，桑梓厚德，吳氏忠謀，豈謂偶然。踰日立生再函，附在芝影印樣模，云擬在臺重印，並徵序。睹物，百感交集，恍如賈園雨窗，握管話舊。不圖距五十年，再作馮婦，頓忘耄荒不文，遽諾之。是志也，湮於本國，得於他邦，有呵護歟？乃感格歟？抑天之不喪斯文歟？或禹甸之重光禎祥歟？必有其一。爰歷綴其原委，以觀厥後。古云：有志竟成，果能永

誓毋忘，焉知來朝之奇，不更奇於今日之奇。若夫探古於且于樂壘，浴風於流水浮丘，詠歌之餘，當回憶寓臺之毋忘在莒。或捧此志書，轉向告曰：毋忘在臺！毋忘在臺！如斯企望，余亦不懈於莒之父老。

江山萬里樓詩集序

夫詩者，萬物之神，文獻之聲，國政經紀係之。時風夷化，崇歐美稗史野語，恥言先聖群經，詩因以沙汰矣。非無遠慮之士，維道自任，但與世俗寡來往，每不易接，余友呂公半僧即其一也。公名佛庭，半僧其別字，南陽人也。爲名教授，性淡泊，好讀書，早年精繪事，飛聲藝苑。大作如萬里長城圖、長江萬里圖，兩軸皆磅礴雄渾，不趨清明上河之細膩，震驚中外，爲世所珍。

喜遨遊，遍天下高山大川，所作皆親歷取神。及時豪興，心與之契，遂擷其象成畫，吐其聲成詩，詩積成帙，名曰江山萬里樓詩集。士林好而誦者，曰古體出陶元亮，或曰近體抗晚唐諸子。有以是質余者，笑而微頷曰：亦各是其是而已。既而曰：公之畫，余曩論之矣，曾舉宋元各家方之，俱不爲所許，諸君今評其詩，余亦未敢盡同。蓋公所畫，寓臺後最多，向知其志不在畫而在國，其詩所言，寧無他意寄耶？蓋畫爲憂國偏安，詩爲憂斯文之將喪也。若乃文獻無徵，民族沒滅，今之所憂，尤倍於前之所憂矣。人棄我守，自有其志存焉。至於汲古澆今，揚葩振藻，不曰無之，僅體氣之餘耳。諸君茲以皮相讀前賢之詩，公詩恐亦如是讀。使知陶爲晉人，蟄處劉宋篡代；晚唐之際，有黃巢朱溫寇亂，則知前賢之詩，多爲隱憂而發。以意逆志，通澈表裏，前賢

呂公，庶可同日語也。如不以余言爲然，試往見而徵諸，或公深潛而無所獲，則俟禹甸重光，彝倫攸斁，墳索敷，而無可憂，公或不有詩矣。縱有之，亦必變雅爲頌，作盛世之鳴，於時始信余之知言。且懸知斯序構成，佛庭當爲今之先覽者，其或莞爾樂曰：我詩有知者矣。

誠齋詩集序

國學有詩，冠於六經之首，可知其重且大矣。樂記云：「詩言志」孔子之志在道；訓云：「不學詩無以言」又云：「人道敏政」若誦詩授政不達，亦不取焉。夫道也、言也、行也、士之爲士者備矣，詩之爲詩者，不亦重且大歟？秦火後，漢武復，衍及清末，士皆習之。國初尙西學，又廢，反師西諺稱新詩，有言國

詩者，鮮不擯爲腐朽。噫！曩昔亡其旨，今則遺形並棄矣。名教授明公誠齋好之，共予同以國詩課校生，餘暇輒過從示所作，句清新而氣曠逸，時彥雖間有爲者，多未能若也。近歲攻是者益少，幾若窮谷跽音矣。公以時晦欲輟之，予聞深不爲然；他日公持所作來訪，讀後以所聞徵虛實，公喟然曰：有是言也。予慰之曰：我儕爲賈乎？抑爲道乎？賈則當供市所求，道則守缺而護之。蓋事之興替，猶四時之互運，寒至極即春之將回也。凡有國者必有史，應有采風者循於四野；縱蹇一時，惡得無助於後乎？且也，一國之立，當有其典章文物，代鳴者詩也，闇者未必不章於萬古矣，如之何可輟也？公搖首曰：拙作能如是乎？予曰：公有之，他人則無。或所作質勝於文，其視質亦不有者，乃五季之世，洪荒曠域而已。豈不聞文獻爲國之寶，愛國之士，寧可忽諸？

公欣然曰：吾從君言，倘付剗，君能爲序乎？予立諾，不敢以
耄荒不文辭焉。

臺中鍼灸學會十五周年感言

中國之學，由來周而取中；西國之學，著相偏而唯物，習俗已成，無事而不如是矣。醫藥猶甚，兩者幾同水火，風氣所及，中國醫藥，遭擯時髦，僅在鄉村。而鍼灸不過中醫局部，未是全體，一刺起疴，事實不謬，忽驚西人，來學實繁有徒。影響轉俗，中醫忽又抬頭，由村入都，由都出洋矣。西人沾沾自喜曰：我知鍼灸矣。國人亦自慰曰：我道西行矣。予哂之曰：見卵而已，求時尚早也。前不云乎？鍼灸僅中醫局部，其局部之學，談何易也。若少求其梗概，亦必明天之風日陰晴，朔望弦晦；時之

四季八正，五運六氣；地之南北緯陰陽向背，東西經晝夜互異。此言病者之環周，而有運用關鍵。若夫病人本體，復有其密，九鍼酌施，謬刺應變，診脉不如觀色，俞穴要在使神，智不及此，病不瘳也。一鍼之刺，局部之微，彼西人不讀經書萬卷，豈足言知我鍼灸也？然仁心仁術，本不欲其自隱，彼以誠來，則與其進。所望同仁，乘機振奮，啟我寶藏，不獨自享其益，推愛教彼歐美。俾其各蘇其生，實現我大同之公，視彼著相唯物之偏，爲如何耶？倘彼真得我術矣，其思想亦必由偏歸中，世間殺機，或亦因之少戢歟？豈止鍼灸愈疾而已哉？

郟城劉居士霜橋八秩壽序

鄉至聖孔子有言，志於道，游於藝。道則幼無所知，藝嘗受

於師，曰詩，曰醫，曰法律也。長而遭逢世亂，始於道，思有所問。初反溫儒經，繼進研釋典，從皆志而欣之。

徐蚌之役，國人多避寇遷臺，余應聘講釋典於臺中靈山寺，鄉人李子滌生參聽焉。滌生教育界泰斗，精詩律。既而臺中創建蓮社，余亦往講釋典，坐中間鄉語，近接之，爲郟城劉子霜橋，鴻儒兼申韓學者。嗣佛教人士建救濟院，余薦鄉儒醫劉子步瀛任秘書。先是市中柳川畔，蓮社組有佛經圖書館，庭廣閑，余亦於中開釋典講座，而步瀛往聽無間時。吁哉！余海外爲客不孤，所結又爲同鄉，更難者，志道皆同也。佳日，輒聚一堂，談詩書，校經，縱論古今治亂，其快然有不可言者。或戲之曰：此岱嶽四皓也。

霜橋性溫恭廉讓，尙氣節，博學多藝，勇於義而好施。任蓮

社國文補習班主任，慈光圖書館大專內典講座主講，慈光育幼院董事，菩提安老院院長。酷寒暑，烈風雨，奔佚無間期，義務二十餘載，無矜伐，且計時月，各有捐資焉。或遇公私歧諍，出數言立解，非嫻辭令使然，而德風被人之深也。

思夫人之戲呼也，余皓獨耄，身頹而業日荒，比侘三皓，羨古君子之明，自省應知畏也。論詩，滌生悟境高，不可追及之矣，不敵欲離詩。論醫，步瀛功力專，不能與之抗矣，不敵欲離醫。論法，霜橋與余，孰申孰韓，尙不能定，蓋寓臺俱未之用也。若捨藝論道，霜橋已驥足千里，余猶駑駘蹇途，何其憊也。然則道亦欲離乎？嘻，安有是心哉？道不可離也，若欲離之，何可與三皓共朝夕？復云乎藝，藝乃道體之用，離亦害於道，實亦不可離也。不敵如之何？彼里萬千，余里百十，昏暮而秉燭遊，

未爲自棄也。

歲甲寅秋，鞠有黃華，適霜橋八秩弧旦，朋儕擬眉祝。四皓欲別有表掇，余曰：有道者，不著壽者相。步瀛曰：其屏裝詩頌乎？余曰：此捨滌生而孰爲。復聚而議曰：未若紀四皓之誼，衆曰善。既而曰：紀有道者，宜近道者言，庶契而敬，衆又躊躇。余慨然曰：孔子云，勿友不如己者，余友三皓皆勝己，得非近道之流亞歟？衆發矇頷之。遂不羞操觚以介，言不文，道尙質也。

向湖遺墨跋

蘆橋之役，隨孔上公走渝州，迨市遭空襲，成焦土，遂遷渝西歌樂山之椒，結宇曰猗蘭別墅。政府樞衡，多散居山麓左右。獻唐時襄主國史館事，館在山右向湖，距蘭墅三里許，頻往還。

或集文酒之會，越日猶以詩箋寄興，戲多而莊少，可以再下濁酒也。獻唐治漢學，又精考據，多才藝，兼通內典。人有平仲之敬，且蘊曼倩之諧，凡會偶不在座，衆不樂也。徐蚌亂作，浮海來臺，再稔，聞獻唐憂憤歸道山，十年患難之交，其愴懷爲何如哉！其華宗仲懿弟徵遺墨，擬有編述，余搜篋得是，盡與之。悲夫！重展誦維，前塵如夢。既而思之，今醒耶？流離未嘗有諸異。一夢耶？兩夢耶？醒耶？未耶？亦不得而知焉。姑妄說夢，抑真說夢，又豈知夢實有夢非有，今實有今非有也哉？

葉縣太夫人劉氏墓碣

太夫人，姓劉氏，諱重蓮，葉縣雲峯處士季女，清光緒十九年生。受母教，工古詩辭，歲二十三，歸邑望族蔣氏太公心一。

順舅姑，宜家人，德且化閩里，鄉黨稱焉。生三子，長振興，卅齒，太夫人親以詩旨教之，遷臺，主教省立彰化中校美術科，以詩畫境悟入內典，具摩詰之風。中華民國蘆溝橋之役，寇肆虐，地方有權屈應變組織，要與謀，入秉太夫人訓，峻拒之。難矣哉！臨大節，一死生，此巾幗之英也。次子振聲，三子振斗，名皆聞。三十年壬午太公歿，歲己酉太夫人終，附葬。余友豫人呂教授，以狀乞誌，讀而歎曰：昭昭闔範，宜爲誌其實。

周琴一公行述跋

國學大旨，立德爲本，功言次之，故有天爵人爵之別。漢唐以降，儒佛交融，歷代良相名將，政皆遵儒，教每依佛也，鴻儒亦然。傳禮先生之 王考琴一公，於徐蚌之役，全家陷寇中。遜

世韜光數十年，惟以天爵行乎患難之間，守忠貞，行孝弟，推慈憫，親族睦鄉，以終其志。傳禮先生貢職國家，寓臺，得凶耗，哀毀之餘，痛述先芬，以期顯揚。更以佛法追薦，且普爲大陸回向，可謂世澤篤厚，後昆能繼烈矣。詩云：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明倫社庚戌寒假佛學講座同學錄序

佛學者何？道也。修之則自益，宏之則同益，人故不可須臾離乎道。猝視道有多端，審詳惟體與用，體則明乎性德而率之，用則濟衆而利天下。夫如是，捨佛與儒非不道，皆枝葉也。鯤台大專多士，嘗於慈光佛學講座，薰陶九年，知深而樂之，嗣以緣乖停辦，諸子慨而惜焉。遂興依他不如自作之感，而

有明倫社之組織，且於庚戌寒假創設佛學講習班，資限慈光曾結業者，材取邃於前科。夙興研讀，夜闌不寐，糧蔬粗糲，枕席不溫。雖窺園，起而能述，不瀨祭，坐而能書。應聘教授，周子家麟、徐子醒民，予亦濫竽其間，皆慈光講座之舊師也。結業成績，幾有青勝於藍之慨。嗚呼！自求之功，勝於應徵，豈不然歟？此後驪歌東西，明月千里，神之接，舉頭可知其方，道有問，書契可達其閭，或修或宏，德比鄰，道多助，安得不有是錄哉？

秦先生暨德配孫夫人七十雙壽序

忘年交，鄉人。秦先生紹文，暨其德配孫夫人，歲壬寅仲冬，七十雙壽。鄉黨以先生勤勞於國，福惠於民，德既尊，壽既崇，桑梓與有榮焉，謀為稱觴。先生以國難方殷，堅謝辭。遂易以

文爲祝，句余爲之序，余曰贈序乎？抑壽序乎？揚忠藎之懋功，稱恤撫之惠政，是之謂贈序；述修養之潛德，頌庥徵於九如，是之謂壽序，於斯二者何從？咸曰：請爲言之。溯清光緒甲午戰後，日人狃於倖勝，欲挾蛇封之勢，亟思吞我。迨民國戊辰，南北統一以還，庶政臻熙，日人慮我難圖，突以兵犯華北，平津震驚。先生時任宋將軍哲元軍之副軍長，駐軍察綏，握玉帳，紆籌策，拒戰於喜峰口，寇挫衄，大潰，國威以振，民賴以安，如斯之維何？余曰：此懋功惠政也。曰：宋氏以勳晉北平綏靖主任，先生亦由察省主席調充北平市長。日人蓄志侵略，尋釁無夙夕，人心疑危而徬徨者，實繁有徒。中央知先生忠且智，寄以華北交政，密授緩衝方略，俾得從容國防焉。受命後，樽俎交涉，得驕敵之服善，公忠體國，得同寅之協恭，讒言絕於中樞，

七鬯安於闔闔。經年委蛇，地方無攪，我進戰退守，遂得裕如，是真能旋天地之否泰，挽氣運之轉移者也，如斯之維何？余曰：亦懋功惠政也。又曰：善養生者，恬憺虛無，精神內守，不過勞形，不過操慮，天壽百有二十，形與神俱。先生異於是，夙夜在公，寢饋幾不安飽，爲政則案牘如山，必親其事，臨陣髮櫛槍林，身沐彈雨，老益矍鑠，據鞍若盛年，是有得乎興國王氣，兆民馨祝者也，如斯者何？余曰：此謂潛德庶徵矣。曰：至其政躬豫暇，輒好把卷呶唔，揮毫瀟灑；交綏之際，則又圍棋賦詩，雅歌投壺；未嘗寸晷憩其身心，今猶健談善飯，而壯夫不及焉，是得乎戶樞流水之機者歟！如斯者何？余曰：此亦潛德庶徵矣。咸曰：夫如是，宜贈乎？宜壽乎？余曰：猗與！先生之潛德，即懋功因也，惠政即庶徵因也，二者不可得而強分也。余謹合以爲

序，是序也，謂之壽也，固可，謂之贈也，亦無不可也。更聞之，先生之夫人，孫挹清女士，于歸之初，家清寒，有梁孟之敬，以舌耕代織績，助膏火不匱，先生負笈遊，家政均以累。思夫姬周之興也，潛賴妊姒婦功，是以知乾坤合德，內外允治，夫人有之矣。合其德，同其壽，理有必然者也。至於祖德善鄰，昆季連科，非先生一家獨然。茲特遺其細，而序其大者也。初度之辰，定有以齊魯之音，誦是序者，故國興思，自不免焉。然收復在望，他日稱觴於海岱之間，必有以慰先生也。於時或掀髯軒渠，不若今日之遜辭也夫。

青藜閣課藝稿存介言

青藜詩社，乃臺中中興大學文學院師生所組，而他校諸生，好

而參加者，亦有人在。惟學制期短，每屆僅及八十小時，於此奧衍之學，竟能躡步及階，非審問慎思之勤，曷克臻是哉？然所作雖屢經指摘，無不俾自修改，多至八九次，始與收入，茲特錄而載之，以勵其進。但畢業後，天各一方，不知近日或有升堂入室者乎？予之企望，猶未能已也。

雪廬寓臺文存之一終

雪廬寓臺文存之二

無量壽專刊發刊辭

三界火宅，欲求解脫，末法時期，惟淨可成。應知淨土，乃係大乘法門，雖云三根普被，但須合其法要；若是疏忽此點，雖利根恐難成功。大家注意的，只是「信願行」；須知這是路上之資糧，你出發之目標、路上之行動、究竟爲甚麼，不能昧於教理，毫無所謂。若說求生極樂，自去享受大福，那是錯用了心；心錯路錯，恐怕這不是大乘之道；查考各經之訓，及祖師開示，都說先發菩提心。

大乘法，不是自了漢，菩提心不是求自己享受。自行化他，是菩提心，自度度他，是大乘法。這一者，原是一件事，不

過一个存心，一个實行而已。如經中所說：「菩薩在家，若得五欲，當願衆生，拔除欲箭，究竟安穩。若在厄難，願衆隨意自在，所行無礙。見歡樂人，願衆常得安穩。見疾病人，願衆知身空寂，離乖諍法。自皈三寶，願衆發無上心，深入經藏，統理大衆。」這皆是存心。

如經中所說：「十方刹海，所有衆生，我皆於彼，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若令衆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這皆是實行。

吾輩求道，即應如法行持，若說力量小，這也是實情。但力量能作多少，便該作多少，不能以力小推託，偷懶一切。世間最苦的人，是鰥寡孤獨，中國文化思想，對這類人，首先救濟。先

哲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些事，如肯發心，似不難辦。真慚愧，外道來到中國，這類的事，早就作了很多。我們佛教分內的事，似乎還在漠不關心。我們同道，那箇不曉得給孤獨長者，爲甚麼不去學他？

竟有胡崇理居士，當仁不讓，有學有行，在南縣發起籌建無量壽淨修苑，安養老人，建觀音育院，培養幼童，這真是今之給孤獨長者。又爲財施徵信，發行一種「無量壽」專刊，大慈大悲，大公大勇，願力才力，值得讚歎，諒能感格三寶，一切成就。我輩淨宗學人，尤應羣起擁護，上順佛心，自培福德。

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同修能以精進念佛，這是善根正因多。但佛法諸門，皆重正助雙修，如鳥雙

翼，始能飛翔，淨土法門，更不例外。六度齊修，萬善奉行，這是福德助緣，善必曰萬，正是怕少。有助無正，人天福報，有正無助，障礙繁興。應知正因，關閉門戶，也可猛進；若問助緣，往往有心爲善，無處去尋。現在淨修苑、育幼院，固然是恤孤矜寡，在於利他，也正是修淨同人的「福德助緣。」這要警覺，福德當前，且莫錯過機會纔好！

斌宗法師著白話「心經要釋」序

中國從古以來，就是信教自由，所以並沒定過什麼國教，實際上卻是把佛教無形的成了國教。就把這本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來說，差不多是家家都誦，人人皆知。這同彌陀觀音兩句聖號，一樣的普遍人間，我想定爲國教的宗教，人民尚有信奉不信奉的歧異，恐怕還比不了中國人人心目中有心經的普遍。這樣看來，說佛教

是中國無形國教，還有甚麼不可？但是爲甚麼心經與中國有這樣大的因緣？也不妨加以探討。有人說：中國人的根性好尙文辭，又歡喜高超的理論。可是不論文章言語，最崇尙的是簡要詳明，還得含義豐富。果是這樣，除了心經以外，還有那一本經合這幾個條件？從知這本經是極合中國人口味的，所以纔有這大的權威。又有人說：中國是家家觀音，若一問觀音的經是那一本，卻張口結舌說不出來。不錯，法華普門品就是觀音經，不過他的篇幅太長，就有些人念誦不便，那能比的了這二百六十字心經便易，而且開口第一句，就是觀自在菩薩，所以這本經的普遍，自是觀自在菩薩的威德。我想甲乙兩說都有至理，何妨合起來看，不問誰的精確，總是這本經的普遍性，卻是無可否認的！憨山大師云：「誦經容易解經難，口誦不解總是閑」。請問這本心經，雖然多能上口，要說到「解」上，只怕萬分之一的人也找不出

來。真的，這話並不奇怪，就拿在下來說，固然是個鈍根，卻也有三四十年的學研，真說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口頭上也會取捨前人的唾餘，講說得出來，也不過是比著胡蘆畫瓢。若向心裏一問，仍是迷迷糊糊，一團雲霧。這話似是講得太深了，就不說心中真能了悟，只求能把名相一句一句的分晰清楚，萬分之一的人也是找不出來。要不相信，請把這本經裏包涵的名相，摘出來看看就知道了，甚麼五蘊、一切苦、二諦、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聖諦、六度等，任何那一條要解清楚了，亦得講上幾天。若對佛學沒有深刻的研究，何能知道這些話怎麼講？況且這裏邊又含著許多修持的方法，如甚麼止觀、參密等，要不把禪、相、淨、密、各宗弄明白了，對於這本經是不能問津的。不錯，這本經有不少的人來注解過，就古注說，有名的也有五十種上下；今人的注，就不知其數了。仔細看

來，這些注解，不是講得太深，就是講得太細。在從前已經有人說：看注解好像比經文還難懂。到了現在，就更難上加難了。爲甚麼這樣說？因爲注解統是文言的緣故，便成了現在讀者的攔路石。臺省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中國文字固然受了限制。內地從五四運動以來，打倒線裝書，提倡白話文，也有二十餘年之久，五十歲以下的人，能深通文言的，實在也是少數了。所以這本經，雖有許多注解，只爲文字的困難，衆生也就得不到利益了。斌宗老法師，誕生在臺灣，是天臺宗的泰斗，深入法華三昧，幼年的時候，東往日本，西遊內地。遍參知識，不但學問淵博，戒德莊嚴，那副慈悲度生的心腸，也是少見的。老法師曾在江南各大叢林歷充經筵主講，契理契機，辯才無礙！每講一次經，都有不少的人感動，皈依三寶。近年忽患血壓高病，閉關潛修，總是菩薩願力無窮，誰知抱著病，閉了關，還是忘不了度

衆。這本經的白話注解，就是在關裏邊著的，本來老法師早有一本文言注的心經，業已是風行全國了。爲甚麼忽然忘了身命，又發起悲憫心來，嘔這心血？也就是見到現在的衆生，根器與以前有些不同了，度化衆生，自然得顧念到契理，在契機一方面，也是更要得顧念到的！這樣，就不得不善巧方便，再改用白話來寫這本經注。這件事確是甚不容易，第一難題，是經中的術語，要用簡單白話來說，若不擰幾番腦汁，那是決辦不到的。第二難題，是老法師的血壓正高，怎好再使用腦力，令這血壓繼續的向上增長？這真是爲法忘身了。第三難題，是說到文字善巧，在一般學佛的中間，也還找得出來擔當這事。可是注經，不是全賴文字，要是無戒、無德、無修、無得的來寫，讓他說得天花亂墜，那總是遮著一層靴子，搔不到癢處。又何能得到衆生的尊重？得

到諸佛諸天的護持？極希望得讀這篇經注的人，作難遭想，作希有想，因文字般若得解以後，進一步去行持，方不辜負佛恩，方不辜負老法師的慈憫。

佛學常識小序(一)

佛法是什麼？他原是一種覺悟學。吾人處在宇宙間，萬事萬理，好像都帶著神祕。你看著是黑，結果他卻是白；你看著是圓，結果他卻是方。差不多總給你猜的相反。所以人就感覺苦悶了。佛法就是對於宇宙人生，萬事萬理的一個解答者。因它有這等的重要性，所以人人都應當去研究。不過宇宙人生一切事理，千頭萬緒，頗為複雜，佛法也就顯得玄妙了。有一般人，嘗責備佛法，立論太高，陳義太深，極不通俗化，所以不易普及。且不要錯怪！

這並不是佛法本身問題，其實是宇宙森羅萬象，本不簡單；佛法要解答這許多問題，自然就顯得高深了。但是佛法，雖然頭緒複雜，義理高深；假能尋一條線索，提幾條大綱，作一個初步的介紹，只能使學者得到一個輪廓，或可就引起探討的興趣？這是編這本書的意義。古人說：登高自卑，行遠自邇。大家要想深入佛海，這本書也未嘗不可作個津梁。這本書的編輯，就是本著上面說的意義，材料取綱要，組織取條貫；並且詞採語體，篇採簡短。舉綱要有條貫，就可得一個輪廓；語體便是通俗化；篇短免去用腦厭煩。用他教課或是自修，似乎都還適用。這本書雖然纔三十六課，也等於廣大的佛法，縮了一個小影。說是見了一斑固可以；說是見了全豹也可以。

佛學常識小序(二)

佛經三藏，浩如煙海，求學的人，差不多都存著望洋興歎的感想。況且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所有宇宙萬象，自是應有盡有。這樣說來，不但數量繁多，內容也就很複雜了。一般學人，莫說三藏精通，就是在具體上，能有大概的正確認識，這人的佛學，也就算是善知識。話雖這樣說，但是發大心求深造的人，還是很多。我的看法，經典繁多，只要時間允許，費上四五年的功夫耐煩讀下去，便可圓滿；內容複雜，只要世間學術博洽的，也能融會貫通，得到解決。除此以外，卻有很大的兩塊攔路石，每每爲他阻礙前進，這確成了嚴重問題。一是眞如實相難明難悟，一是術語名數難記難解；說到欲明眞如實相，那就得靠着多聽多問，

思維體驗，等等條件幫助開悟。因無跡象可尋，困難感覺大。若求了解術語名數，只要分類摘出，加以說明，一看一聽，便能明白，了解以後，記憶也就容易了。因有跡象可尋，困難感覺小。這本書的編輯，術語名數成分比較多，因一大藏經教，處處離不開術語名數，初步學佛，術語名數似乎就是根基，也就是通常知識。如果術語名數記憶不忘，了解清楚，真如實相明悟，也就快接近了。更應知真如實相是大道，術語名數是學問，從根本上講，學佛貴乎明道，其次才是學問。但是大家讀了這本書，當然可稱是有學問，不過還希望進一步，再求明大道。

禪話與淨話弁言

我是一箇鈍根漢，在少年時候，不知是那一生的種子，起了現

行；見到佛寺，聞到梵音，心生歡喜！從此便討了幾本佛經，在學校課餘的時候看看，當然是不懂，我卻好問。有人說這是禪理，有人說這是淨理，我聽了更是莫名其妙！雖然如此，但是好奇的心勝，如何因看不懂就肯放他過去？於是兜起一股勁來，偏要研究箇水落石出，可憐先參了幾年禪，百聞不如一悟，簡直作箇瞎驢也辦不到。漸覺得閻王常來通消息，生怕臘月三十日到來，隨又改了修淨，算來也有二十餘年的念佛，直到今天，還是二心三心，更談不到甚麼澈見自性了。去年夏天，承屏東市東山寺邀約講經，交識了方倫居士。或是初見面的關係，也並沒多談話，但觀其舉止，亦知其是有道之士，不過彼此存著客氣，不好拉拉雜雜，問長問短，總算當面失了機會，未曾請其開示，懊悔也來不及了。卻也難得，方居士竟肯直抒胸臆，寫了一篇禪話，

寄給覺生。這卻與敝刊增光不小，語實平易近人，義皆探驪得珠，回憶往昔學時，說有被呵斥，說空也被呵斥，向東碰壁，向西也碰壁，直弄得昏頭轉向，不知所從？假若當日能得到這篇文字，也許黑漆桶早就打破了！讀完了這篇文章，感覺雋永不盡，舌齒留芬；正在回味的時候，忽又來了一篇淨話，真是璧合珠聯，相映輝煥；惟這篇文章卻不似禪話平易，因着方居士是有禪有淨之士，說的淨土，似注重實相一種，尤其在「淨土與禪之關係」一段內，說的色彩較爲濃厚，而少數的讀者讀了以後，未免生了畏難之心，來了幾封信質問，我的答覆是等著登載完了再說。既至披露了「持名法種種」一段，大家也就知道是諸法皆備，任你欲東欲西，各隨自由，卻又喝起采來。普通人的心理，對禪那的看法是高不可仰，不敢問津；對淨土的看法，是齋公齋

婆，子虛烏有；這皆是錯覺。方居士這兩篇文章，是把人人畏難的來淺說；把人人輕忽的來深說；我知其苦心。其實淺說非淺，深說非深。說到歸根結柢，禪淨本是一件事，畏難是錯誤，輕忽也是錯誤！讀書不可死在句下，貴乎舉一反三，更要檢契己的去做，否則徐六擔板，無有是處。我國自唐宋以降，禪家偏重於祖師禪一途，其間固然不乏傑出之士，而放蕩不羈之流，出的也實在不少，似是只學會了熱鬧場中打混，六根門頭洞開；滿口嚼故紙，兩眼望青天，若問其八識田中，恐怕舊管未曾開支，新收又加實存。這樣的知識，反不如閉目枯坐的有些影子。近來淨家卻是心存西方者多，澈究自性者少，說來這也不算毛病，這是根器問題，縱不能坐十方道場，也能生到極樂，果能生到極樂，還不是任運坐十方道場。再說心有極樂，極樂即在心中，經云極樂雖

遙，然而心量無盡，等同虛空，既無一事能在空外，便無一事，能出心外。大家不必畏難，只按「持名法種種」任擇一法去作，到時自有「歸來坐對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的境界。方居士寫的這兩篇文章，反復辯論，極爲詳盡，有配襯，有主旨，有引證，有比喻，有初步的誘勸，有造極的策勉，須圓看全體，善會其意；既不是專倡祖師禪，也不是專取實相念佛；可以說是浮圖插天，八面玲瓏，任君俯身吸海，與杯取水飲，皆能得到受用。此二篇大作，連續的登了八九期，方纔完畢，在此數月中，有很多的人來信，探問方居士的住址，欲瞻仰其丰采，親其效譽，敝刊當然樂爲介紹，不意方居士太謙虛，不肯承當，寫了一箇閉門羹的啟事，教覺生登載，大家見了，又生了向隅之歎！但是雙方這樣的不接近，倒教敝刊看不下去，卻又無法強人所難，既而想

到大家欲見方居士，不過爲的是問道，而方居士的啟事中，又有這樣的幾句話：「本人對於禪的見解，全部都寫在禪話內，此外胸中一點都沒有消息，縱使見面，欲說也說不出什麼來……」好了好了，敝刊這倒有了折衷辦法，反正此番葛藤，是爲了這兩篇文章，印成多量的冊子，流通出去，不就天下太平了嗎？這是印行禪話與淨話的緣起。

常禮舉要緣起

禮節這件事，在人羣中，是決不能少的。就是極野蠻的民族，亦有他們的一套禮節。人與人交通感情，事與事維持秩序，國與國保持常態，皆是禮節從中周旋的力量。自從一般人，不察實際，好奇務怪，起來反對禮教。硬說禮教是吃人的猛獸，主張把他打

倒。以後大家就對禮節，存了輕視的心理，自己不去做，也不肯再去教導子弟。這個問題，並不簡單，決不是中國人單獨的問題。行得通，行不通，卻也不敢斷定了！但是現在還是行不通。請看今天客來了，明天訪客去，這裏來餽贈，那裏請聚餐，東街慶弔，西街開會。仔細一考查，還是把那些禮節，一套跟著一套的排演。有人說這些事沒有學過，誰能曉得。那怕你不曉得，你只管不去做，過後請去聽吧！七言八語，訕笑譏誚，絲毫不客氣的，都發表出來了。什麼某人豈有此理，未曾受過教育，沒有常識，粗卑不堪，不近人情，沒見過場面，真討厭，極可笑，遠著他，少來往，一連串的這些名詞，就都給你加在頭上。你的前途，一切一切，也怕因此受到影響！再看那些反對禮教的人，見了比他地位高的人，他也是脫帽鞠躬，見了外國人，也是去拉

手，不經通報，你直跑進他的房裏去，他也是不高興。他送你東西，你不說謝，他也是不痛快。這真矛盾，爲什麼他嘴裏反對禮教，他還去拘泥這些形跡呢？可見他們是空倡怪論，自己也不能實行，專去欺騙他人，尤其是欺騙天真爛漫的青年人。深刻一點說，簡直是損害青年人的社會事業發展！我是在社會裏碰過壁的人，也是吃過無限虧的人。知道沒有禮節，萬事行不通。我深恐青年同胞，不懂禮節，也免不了到處碰壁吃虧，特意檢出通常用的幾條來，貢獻給大家，作箇參考。要知禮節是不妨人的美德，是恭敬人的善行，也是自己一種光榮的徽章，是必要通達的。

臺中蓮社國文補習班第六期結業生同學錄小序

人民是國家的軀殼，文化是國家的靈魂。只有軀殼，沒有靈魂，

那就成了些「行尸走肉」，國家何能獨立？中國主要文化，就是五倫八德。這是以各個人作主體，先改善內心，再表現到家庭裏，終推展到國家天下，大體是各盡各分，相親相愛，大公無私，造成普遍的安樂社會！自從提倡廢除線裝書，打倒文言以來，五倫八德的文化，就受了影響。因為這些事，都是文言的線裝書，自然就被揚棄了。後來另轉變了一種風氣，鬧得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國不國，但是大家尚不覺悟。要知這卻不是科學落後的罪過，實在就是人性教育失了重心。可惜到現在，還是這樣因循。試看學校教育的教材，多半偏重智識。家長們忙著負擔家庭經濟，十之八九，就談不到教訓兒女；再看社會上流行的戲劇、歌曲、小說、電影等，更是充分教殺、教盜、教姪。在這樣空氣中，希望好國民，好子弟，真是「緣木求魚」。政府近年

以來，對於固有道德，無不竭力倡導，只是習氣已深，一時難改。仔細想來，這樞紐還在教育上。古人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社爲著響應政府政策，所以有國文補習班的設立。班中課目，以國文爲主科，因著必須通達文義，才能搜求自己的家珍；次是論語，使知爲人道理；次是歷史，使從性理上根本改善。教職各師純盡義務，學生不收學費，完全用道義結合，已經辦了六年，雖然不免窮苦，但是精神愈加興奮。現今這班畢業，便是第六屆了。一般新學子，進退有序，彬彬有禮，而且深知敬業樂羣，發起各佩紀念章，編印同學錄。預備聯合力量，爲社會分擔公益慈善的工作，各作優秀國民，實行所學所知。這樣志氣是可寶貴的。教職各師聽了很歡喜，都感覺不負一番誘掖，少得安慰平素苦心。在這本同學錄編成以後，大家要求我作序，我想

作虛文不如說實事，所以將本班設立的宗旨寫出來，希望同學們看過，更加勉勵，實踐有恆！若作書必有序的俗套看，那就是浪費筆墨，大家作無益的事了。

印光大師圓寂十周年紀念回憶錄

區區學佛因緣，自幼受家庭熏習，但以種種關係，其間若斷若續，一直到三十歲以後，才可說是有信仰。此是沾了蘇州宏化社的光；因以前所讀之經無非是金剛、楞嚴、法華、圓覺之類。其實是囫圇吞棗，望文解義。後來見到宏化社流通之淨宗冊子，初還嫌其太淺。至讀了兩本以後，始覺以前學佛簡直是閉著眼亂碰壁。從此發生了皈依印光之心，以無門徑，不敢冒昧，又遲了數年，到了某縣去辦救濟事務，遇見一位當地人，腕上套著一串念

珠。談話之間曉得他是印老之皈依弟子。遂向他說明素願，蒙他慨然應允寫信介紹皈依。不到一星期，印老回了親筆開示，賜給法名。區區喜出望外，將開示供在佛前，叩首一百次，表示敬誠。老人賜給之開示，其中大要：「學佛之人，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行化他，同修淨業。念佛之法，宜執持名號，口念清楚，耳聽清楚，久久自得一心，不必兼修觀想。因倘不明教相，境細心粗，反而生弊。」對於持齋戒殺，更是諄諄告誡。後又討了一張相片，與開示裝了一個鏡框，供在佛前。又過了二三年，好容易挪了幾天工夫，跑到蘇州報國寺參謁他老人家。是時老人正在閉關，先由德森大師將關門輕輕敲了兩聲，啟關後說明來意，導區區前去叩謁。見關門之間，探出半身，導師金容，安重如山，卻是春風藹藹。此時區區心靈即

同見了彌陀一樣。急急磕了三個頭，老人命坐，咳嗽了兩聲，遂不問自說，將區區昔年來往請教之函件，一字一板講了大半天，卻使區區吃驚不小。他老人家弟子不下十萬，區區個人之事，何能記得如此清楚。本來見面時打算有許多話要問，到了此時，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壁上掛鐘已到十二點了，德森大師來招午餐。老人謂德師曰：飯後教德明（區區法名）再來。退出以後，德師曰：老人今日特別歡喜，汝飯後再去聽訓，要細心聽。常聽人說，他老人家與人談話不過一二十分鐘就閉關門，今日真是寵從天降，那裏還有心吃飯，胡亂敷衍了一碗飯就要去。德師曰：不要這樣慌張先到我房裏去茶杯茶，忽想起真是失禮，連說是要去又在德師房裏談了約二十分鐘。仍是德師領導區區再到關門前叩謁。老人問：現在人不念孔子書了，你們山東人對於孔子學還

尊敬否？聽說有編劇毀謗孔聖，真有此事嗎？區區不敢隱瞞，只得將魯人某校長，編了「子見南子」新劇，內容對聖人種種侮辱，說箇大概。老人沉著臉半晌，微微歎一口氣，曰人心如此，天下大亂，恐不久矣。老人又將宋儒關佛發生之弊端，說了一大段。繼說讀書之人，必須德學並進，若是無德，不如無學。因他有了學問作壞事自比普通人大得多，現在越是讀書人，越不如鄉村人可靠了。當時是舊曆十一月，天氣正寒。有蘇州城裏一位大紳，帶著工匠去到關房裏裝置洋火爐。老人堅決不受，遂對著區區說：人生不可享受過分，要是自己無德空去享用，那便是折福。這位大紳卻十分誠懇，再三請求，必須供養。德森師也從旁勸請，老人說安在外間客廳裏吧！那裏時常來人，讓大家一齊暖和。外間的空氣暖，這間裏的空氣也會變暖的。他們忙了半點

鐘，將火熊熊升起，老人只是微笑搖首。區區恐時間久了，老人疲乏。忙起身請出，老人將手搖著說，沒要緊，可再談一會，又問區區每日功課多少？境界如何？是否吃長素？這卻教區區出了一身汗，因著雖然吃長素，功課作的實在不好。只得如實稟陳，老人又訓誨了一番。德森師又派人來招吃晚粥，這才退了出來。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既來到這有名之地，自然要去遊覽遊覽，飯後乘著月色，看了看楓橋，看一看報恩寺之塔，一時詩興大作，還調了兩首七絕。記得楓橋是：「山鐘初動近中宵，斜捲江帆欲落潮，千里故人城畔月，霜天送客上楓橋。」報恩寺瞻塔是：「寶幢湧出梵王宮，檐拂飛雲角挂風，無數寒鴉才入定，半天鈴語月明中。」區區那時還是公務員，因著假期關係，不得不急急北返。回寺後求德森師領去辭行。拿出兩分供養，一分供

師，一分供廟。老人向德森說：他出門能帶多少錢，不必這樣客套。老人同德師都這樣分付，不敢勉強多讓，只得收回。向二位老人頂禮告辭。臨轉身時，他老人家又說了一句：「回去好好念佛！」不意趕到車站，竟然誤了鐘點。問知須明早五時方能有車，不好再回去，遂投了一家旅館，這卻來了魔事。茶房同著花枝招展的兩個女子，進來教我留一個度夜。這好像阿難尊者遇了摩登伽女。費盡了唇舌，他們只是不出去，區區只得從懷中取出念佛珠來，在床上結趺瞑目念佛。衆生皆有佛性，他們卻好見此光景，連說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一哄而散。這或者冥冥中有指使者，看區區道心若何，也未可知。民國二十四年，介紹皈依弟子，接老人的回示，諄囑加工念佛。說人心太壞，是大亂之兆，好人壞人，是要統統遭劫。不過好人去處不同。當時並未措意。

有位友人莊太史，他是習禪的，見了此信說不得了，這些大師說話，都有含蓄，時局恐怕有變化！迨二十六年蘆溝橋之禍，就發生了，區區避亂入蜀，這才信莊太史有先見之明。二十九年秋又爲介紹皈依弟子，老人的回示說：你們好好念佛，將來世界，要造成人間地獄，以後再不可介紹皈依，有發心念佛者，即皈依當地僧。時間往返恐來不及。區區這次卻小有聰明，就疑惑他老人家恐怕不多住世了。果然到了舊曆十一月初四日，就圓寂生西。而將來造成人間地獄之語，誰知應到今日。行荼毘禮時，因著戰禍未靖，區區未得參加。甚爲痛心！在重慶長安寺由太虛大師發起一個追悼會，一般同學，恭往頂禮念佛，只有相嚮而哭罷了。轉眼不覺已是十年，回憶前塵，歷歷在目，現在大亂正殷，人不悔禍，惟有少數熱心者弘揚佛法，終覺力量太微。老人在日，度

人多在身教，是以讀文鈔，或見其一面，莫不傾心佩服！幾至遠近聞風而化，不獨出世法拔人苦海，其淑世牖民之功，亦非淺鮮！今日紀念老人，區區以爲不在香花誄辭典型，尚在希望吾等同學，要接受老人之遺教。以身作則，將淨土法門努力弘揚。使無邊大地，每一個角落裏，都有彌陀的氣味。把娑婆轉成極樂，衆生盡成佛陀，想老人在常寂光中，定然歡喜無量！

參觀癩病樂生療養院因緣記

三個星期以前，我接到癩瘋病樂生療養院內慈惠會的一封信，內容是欲在院中建一佛堂，託我替他呼籲樂輸。該院是甚麼情形，我是一字不曉，所以接到這封信，並未加以注意，認爲佛教徒一時高興，修廟建寺，本是普通現象，有力量就隨喜，沒力量就算

完事。這事卻也湊巧，桃園縣的淨宗道場，忽來約我去講經，再二再三，不好推辭，誰知到了桃園開講以後，各處去的人很多，別處不談，單說塔寮坑迴龍寺，有一位老修行的優婆夷妙義師，十分誠懇的邀約抽一二小時的工夫，去到迴龍寺賞玩山景，計畫了一番時間，只得應了前往。被約的第二天上午九時半，達到迴龍寺。在竹樹稀處，隔著一、二道嶺頭，見有一座高高的外國式教堂，不由的問，偏僻地處，怎麼還有教堂？誰能遠來聽道呢？隨有人說：在這下面，有一樂生療養院，病人六百多名，奉耶教的佔了一半，這堂裏的牧師，時常到院裏去佈道，在近處住的人，奉信的也不少。我聽到樂生療養院五個字，忽然想起前天那封信來，心裏怦怦了幾下！暗說這裏就是樂生療養院嗎？怎麼不知不覺的會引我到這裏來呢？卻是甚麼因緣？一轉念間，這樣

想：那一半不奉耶教的病人，定是佛教徒了？正在疑惑著吃悶茶，說外面來了一位法師，寒暄以後，知是上榮下宗，國語很流利，開口便說：療養院的病人，聽到你來，歡迎你去講演，並說他們業已集合了。我愈想愈奇怪，怎麼無意中來到這裏，莫非與他們有一段佛緣嗎？更有旁邊的人慫恿，只得走了去。到了院裏，由一位賴水木大夫招待，問他也是佛教徒，百聞不如一見，講堂裏男女分席，卻也嚴肅，但是輕重雖然不同，箇箇總是面目不全，不覺起了一種奇異的感想，這是人間嗎？隨著舉頭看了看窗外的太陽，檐頭的青天，還是還是。砰礮砰礮！他們然放了一掛鞭炮，表示歡迎，只得定了定神，鎮著心弦來講。苦難的人好像容易動感情，聽講的時候，一般人不時的點頭與彈淚！講完了時，隨著起來了一人，代表大家致謝辭，蹣跚著離開坐位，發出

了顫巍的聲音，大意說：諸位能不棄捨我們這些殘疾人，布施給我們佛法，解除我們的痛苦，這是說不盡的感激，可惜時間太短，不知何時再教我們這些可憐人聽一次？能不能替我們哀求法師居士，常到這裏來講經呢？我們只有佛法這條路了！說著眼中直往下墜淚。我只得強調的說：我是要幫忙的。下臺出講堂的時候，他們又掛了一掛鞭炮，在這時候，我的心已如秋後的樹葉，飄飄搖搖，再經砰礮的一陣連響，我的心就隨著這陣響碎作片片，他們隨著擁出門外，站在草地上，若干眼睛集在一處，好像失了甚麼似的，接著有一片酸楚的聲音，「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詳細的調查；這院中原有觀音堂，他們見到聖像，好比迷途的小孩子，忽然遇到了親生父母。一天跑去看上幾次，並在那裏作功課，不料好事多魔，這箇處所卻被佔用了，聖像也

用物遮去。外界的人見到這種情形，還不要緊，這廟無佛，還有那寺，在他們這箇小範圍，就不一樣了，真是失去依靠，如喪考妣！再看到人家外國高高教堂，常常來佈道。更感到自己身世非常的淪落！大有孤臣孽子，無人過問之概！很不容易，佩服佩服！他們居然咬定牙根，不變不搖，好像香草，愈受壓搾，愈放香氣，竟自發出心願，要在院中建築一座容三百人的佛堂，招人估價，最低也得三萬餘元，哎呀！這筆款項，從那裏出？再看看他教，有的是歐美貲財，要辦甚麼事，真是不費吹灰之力。他們這一羣人，有誰來過問呢？他們畏難退轉嗎？不、不、絕對不退轉！大家開了一次會議，要把每天的飯菜，節出一部分來儲蓄，用作建築佛堂的經費，現在已經積到六千餘元之多。但是病人須要靠營養的，這樣他們的健康不會受影響嗎？怎麼好這樣作呢？但他

們是寧捨身命，定要期望成功的！我想真的佛教徒，真正信仰的佛教徒，聽到這事，自會灑幾行同情的淚吧！他們雖不募捐，我們何妨樂輸，成人之美呢？況且我們教義，六度四攝，皆是拿著布施起首，若回想到經濟困難，似可把錦上添花的事少作一點，這樣雪裏送炭的事來多作一點，同是布施，所得的功德，就大不一樣了！爲甚麼呢？一是建築一所佛堂，使三寶住世；二是開辦一所道場，可以弘法；三是使一般殘疾可憐的衆生得到安慰；四是使病人多吃一口飯，免的缺了營養；五是使佛教與他教相形之下，也少增幾分光彩；真是一分布施，五重功德！但是衆生向來的毛病，勸捐的專會說風涼話，自己卻不肯出錢，這樣慷他人之慨，似乎不能引起人的同情，不過記者的真窮，是自己知道的，若要賣幾件東西，換幾個錢，還辦的到。好！就這樣辦，我先樂

捐五百元送去！最後公佈出他們這封信來，我教中的大德長者，要有同情他們的，懇求予以贊助！

爲一個小佛國呼援

宗教這件事，在我國裏的性質是極純潔的，它只是善意的化導人心；高級的宗教，便能說破宇宙之謎，指示你得一個究竟歸宿，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決不是受了名利的引誘，也不是受了威力的逼迫，而完全是出於心悅誠服的。所以有「政治是治形，宗教是治心」的議論。治心就是陶冶思想，思想不就是民族文化嗎？宗教雖不是政治，卻也影響政治不小。國家的安危，當然它也佔有很大的成分。但它本身的風度，仍是高尚其志，廉隅自持，既不邀功，也不奔競，更不偽裝去做害一方利一方的曖昧工作。對於

化導方面，都是聽憑各人的自由；對於異教，也是取善與人同的態度，不憎嫉，不排擠。世間有流行的兩句話，叫做「道不誘道」、「各行其道」。佛教的教義是「無緣慈悲，怨親平等」，當然是這樣的；我國一切宗教，自宋朝以後，受了佛家的這種熏陶，大致也無不是這樣的。自從我國清代末年，發生了鴉片戰爭，什麼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庚子教案等一連串的無論軍事外交，都遭了失敗。割地賠款，這還不算完事，更訂了種種不平等的條約，束縛的連一口氣都喘不過來。這些不平等條約裏，最毒辣的就是佈教權！人人都知道，宗教是慈愛的，這些以戰勝國自居的國家，必須來佈教，莫非是愛我們嗎？卻使我很懷疑，爲什麼又要我們割地賠款，還向我販賣鴉片海洛因，是同一性質的別動隊吧！是不是用神權來分化我們的民族思想的團結呢？老朽愚

痴，不敢武斷。瓜種出瓜秧，豆種生豆苗；因善作善業，因不善作不善業。外教在我國，既與槍炮鴉片搭配同來，自不免兼帶了些齊桓晉文之氣。它的動態，總除不掉嫉妒、排擠、漫罵、離間、鬥爭，前有炮火作先鋒，背有金錢作後盾，真是得意洋洋，威風凜凜。中國的窮佛教，實在是自慚形穢，望塵莫及。也時常遇到他們來無故的找麻煩，多半是掛起「忍辱」的免戰牌，退避三舍。不過有幾輩青年佛教徒，不識時務，也不懂的天高地厚，卻要出罵抵擋一陣。可憐得很，只憑著赤手空拳，兩片窮嘴，結果還能討得到便宜嗎？事到無可如何，也只好藏起來暗叫倒楣罷了。這樣一來，「善與人同」、「道不誘道」、「各行其道」，這些調調，今日那還談得上嗎？忍、忍、忍，這在有修養的，自然是作得通的，但是一般初機的學者，遇到激刺，不是僨事，就

是退轉。從前在大陸上，這樣的事，本是常有的，但是在博大的土地上，從佛教徒眼裏看，好像牛身上落了幾個蠅子，還不覺得怎麼樣。到了臺灣範圍小了，就好像秋蟬落在樹根邊，卻被黑鴉鴉的一羣螞蟻，圍了個水洩不通，已感覺這種威脅，有些難過。那知還有比這更甚的一個小範圍，他們那分委屈，就可想像了。上來說的那些話，都是已經過去的閑論，這要說到本題，那是在臺北縣新莊鎮的塔寮坑有一所痲瘋療養院，裏面養病的，共有七百餘人，病人是不許出來的，等於從前的宮女，進了皇宮禁院一樣。說也奇怪，這些人各有信仰，有四百多人是信仰佛教的，有三百多個是信仰他教的，道不同不相爲謀，儼然分成了兩個壁壘。這所療養院的經費，本來不甚充足，病人方面的種種設備，也就自然不能週到。在這有所需求的條件之下，這兩個異對的小

宗教國，就出了歧異的現象。某教的宣傳拉攏，向來是不放鬆一步的，在這時甚麼物品醫藥，一切的一切，都是儘量的向這院中信徒們供給，熱烈的情況值得欽佩，並且高高的建築了一所華美的教堂，鐘聲瑯瑯，洋歌欸乃，好像是天國近了。且更向對方招手，來吧！來吧！再看這方面的窮佛徒，雖然人數不少，卻像是飄流在荒島上的旅客，又像喪家的狗，迷途的羊，冷冷清清，那有人來送點溫情，聽到的只是勸著投降之聲。原來這院裏還有一座舊屋，裏面供著彌陀世尊，這一個角落，就是這一般病佛徒的最高精神寄託所。他們好像訴冤式的，集合在這裏念幾句佛，彈幾滴酸淚，聽說有人從中播弄，公家屢次要將這所房屋收回去，這樣的打擊太重了，簡直像要摘去他們的心肝一樣。不料這班貧病交加的佛徒，信仰真實，風骨嶙峋，不屈服，不投降，好像蘭

芷草芳，愈壓搾，愈放香氣；又像鷹隼，專頂著來風衝飛；鯉魚專冒著上流游躍。竟開了一次會議，大家把每天的伙食，節省出三分之一，餓著肚子儲蓄，要另造佛堂，佛菩薩的慈悲與感應，都是不可思議的，那知不到半年，國內外的大菩薩，大慈善家，聽得這個消息，也有肯露名的，也有不肯出名的，很踴躍的捐輸了幾萬塊錢，更由這些貧病佛徒，自動的協助著匠人作工，居然建起了一座莊嚴輝煌的佛堂，起了一個名子，叫作棲蓮精舍，中間有巍巍的三尊金像，幡幔爐燈，紅魚青磬，卻也件件齊備。這般窮佛徒好不歡喜！除了工作以外，朝暮二課，都是很虔誠的上殿，從此各地的法師們，也常去講經，反正他們的病好不了，是不能出外的，這就是他們的家園了，也就是他們的聚落了。聽說這般病佛徒，在建築這所佛堂時，恰巧對方的領導者，返國度假

不在此地，既至回來，忽見佛徒方面平地裏起了一所莊嚴佛堂，甚是愕然，或可覺著這般佛徒有了根據，再教他捨汝從我，是不容易了。謠傳爲了這事曾大哭過一場，這得佩服他們，有金錢，有毅力，竟然向佛徒方面，提出條件，願意出幾十萬元，把這所佛堂拆除，叫他離開這裏，向別處去另蓋，這真是理想，金錢勢力真能壓倒一切嗎？我現在還懷疑。那知這佛徒方面，也大哭一場，哭的是慚愧無錢被窮壓死了。假若有錢的話，也要出錢如何如何。他們現在既然有這種志氣，當然對彼方的提議，加以拒絕！從此旗鼓相當，各不相下，一個院裏，儼然分成兩國。兩個思想不同的壁壘對立著，有些風風雨雨，可以不去管他。但這棲蓮精舍佛像開光的時候，卻約筆者去講七天經，在大門旁貼了一張紅紙，寫著歡迎聽佛經的通告，不到三五天，他方也請了外國教士

去佈道，竟把那張聽經的通告撕去，另貼了一張漢洋合文的廣告，雖說是故意的唱對臺戲，其實各辦各事，這有何妨？大門以外，有左有右，又何必硬撕去他人的通告，這樣的咄咄逼人，我們佛教是崇尚忍辱的，這些外來的激刺，報紙上批評的激刺，可以鎮靜處之，給他個一概不理，還有甚麼過不去呢？話雖這樣講，但是日久天長，那些事實的激刺，聲容的激刺，報紙上批評的激刺，這般佛徒豈能個個是有定力的，自不免有些心絃搖動。就是信心堅固，在常看到他方，受到教友的種種幫助，也感覺著佛教同仁，帶些冷的滋味。在前面也說過了，這所療養院的經費，本來不很充足，對於病人的種種設備，當然不能周密，這就再靠慈善家的發心，這院中的病人，既分成兩個有宗教色彩的壁壘，那就得各向各的旗幟下呼援，求點溫情。他方的領導者，真正熱

烈，也真有辦法。卻在外國捐來大宗的款項，在臺北市長安東路設了一個「安樂之家」，把他們病教徒的嬰兒都接了去，管吃管穿，還有保姆照料著。又在三重鎮設立了一個「慈愛之家」專收四五歲以上的，就等於一個幼稚園。這樣一來，兒童們得了充足的營養，自然健康的發育，病教徒們又減輕了負擔，也去了一分心事。不問身體方面，精神方面，可以說是皆得了大安慰。那知有錢好辦事，想的更週到，又在三重埔設立了一個「希望之家」是為著那些好了病的女教友，雖然出了院，他的家庭還是不很放心，不願與他同居，就把這一等的女教友安住在那裏，還設備了種種的工業機器，讓他們自謀生產。又在院中設立了一個「病人工作室」使這些病教徒工作，得一筆收入，貼補飲食藥品。我們憑良心說，教義歸教義，表現歸表現，他們貴教這種溫情，是值得

欽佩的！再回過頭來看這個佛教壁壘，除了那座「棲蓮精舍」在那荒天空地裏，孤獨的立著，四圍不過是些山風野草，再希望其他，那就很渺茫了。筆者在那裏講完了經，他們又約我開了一次座談會，我自然是勸著他們精進不退。又說了些既已皈依三寶，必要盡形壽，不再去皈依外道等勉勵語。講完了話，滿打算他們個個興奮，仔細觀察，卻有不少的人，呆呆的沉吟不語，我見了這等景象，不免又追問一番。當時站起了一位代表，把這兩個壁壘的環境，述說了一遍；又說：「院中懂佛理的同修，自無問題，但是這兩個宗教團體，靠得太近了，又沒法避免。你老居士這樣的話，也時常的向同修們講。要不然的話，恐怕在這環境引誘之下，也是很難維持的。」隨著灑了幾點眼淚，繼續著說：「受窮受苦，這是本分。不過同修有了病的時候，大家前去慰

問，也只有替他燒壺水，再省出幾個伙食費來，送他買劑藥吃，但大家出一次二次，他的病若不見好，也就無法再管了。到了這個時候，就不免要接受他人的慈惠」；他忽又振奮的說：「什麼安樂、慈愛、希望、工作福利等家，這些事決不敢存心希求。最需要的，就是得了病若有藥吃，免得小病轉成大病，大病只有死亡。果真一病就死也好，最怕不死不活的罪上加罪！我們這一種苦楚，不知向何處訴說」？這時的空氣，不是緊張，不是沈悶，只覺得慘慘淡淡，冷冷酷酷。筆者聽完了這話，出了一會神，只好鼓一鼓氣答覆他說：「我們佛教徒，雖然沒有洋財，卻有一片慈悲心。這療養院的狀況，恐怕外面還不清楚，假若外面的同修曉得了，一定會幫忙的」。這一天也正值落毛毛雨，我出了棲蓮精舍，只覺得天黃地黑，昏昏迷迷的也不知怎樣上的汽車，開出

來了兩三站，腦子才恢復了本位，回到桃園旅寓，幾乎這一夜不會合眼，腦子好像萬花筒，爲這療養院的佛徒，翻轉了很多花樣，總覺得都是幻想。雖說他們並不希求什麼安樂、慈愛、希望、工作福利等家，僅希求得一筆醫藥基金，究竟數目若干，向誰捐募，那裏有具體的辦法？沒辦法就不問嗎？眼不見爲淨，既是見到了，心裏怎能忍得過去呢？要知他們皆是無依靠的，染了惡疾的，現在正受窮困，正受病苦，正受激刺，正受奚落，正受引誘！我們爲著護教，爲著搶救慧命，爲著因果戒律，爲著實踐教義，焉能袖手旁觀，任著這個小佛國滅亡！他們受奚落，受激刺，受引誘，若說沒見到，殊不知整個佛教徒，現在同等受著這種威脅！請看四十三年十二月一日的中央日報第五版，就爲療養院兩個宗教國寫過批評。有這樣幾句話：「基督教是幫助世人離

開痛苦，而佛教是希望世人自行解脫苦難的」。（其實佛教是主張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又說：「佛教除了爲死者超度，爲生者求免災外，再沒有更積極的行動！基督教宣教師……卻幾乎成了病人心目中的救星……她憑著一片愛心，始終在爲著病人減輕痛苦」。又說：「最難得的是這些經費都是遠從海外，×國，×××我們的友人捐助的……」。不知我們佛教徒，看到療養院這種情形，聽到社會上這種的評論，作何感想？筆者雖也是一個佛教徒，但在教裏第一是沒有地位沒有名望的，人微言輕，第二自己確是一個窮無立錫的措大，在這兩個條件之下，那裏有說話的資格，何敢代人募捐，但是精神上受的刺激太重了，心是冷不下去的，只好把這消息透出來，作一次呼籲，讓各山大德，多財長者，曉得有一個小佛國，正在風雨飄搖中求援！希望大德長者

們，自動的去幫助，或是組織「醫藥補助會」長期的救援，或是量力的臨時捐款，皆是我佛大慈大悲，無量福德！不問那一種辦法，都請直接向臺北縣新莊鎮塔寮坑樂生療養院棲蓮精舍去布施，筆者與本刊概不經手。佛教四攝、四等、六度等法，皆是至廣至大毫無限量的，料想我教大德長者，也一定競爭著起來援助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若救這四百多個三皈五戒的佛子，這功德就難以形容了！筆者只有代他們向十方大德長者，至誠至敬，一百和南。筆者又怕有人說：你代人呼籲，自己卻先聲明是一個窮無立錐的措大，這分明是預爲地步，不肯出錢，專說風涼話，慷他人之慨，不，我實在是眞窮，卻也要盡我的心力。過甲午舊曆年的時候，有跟我學文字及講演的十個學生，送了我一百元的束修，又有我密宗的師弟崔玉衡居士，看到我年關

難度，也送了一百元菜費；忽又想起我的老朋友某某（姑隱其名）在初冬的時候曾送了我兩件御寒的衣服，何妨檢出來去賣，真幸運竟得了八百元，這三項合起來共是一千元，我統捐給棲蓮精舍，免得心口不相應，十方大德，十方長者，這個小佛國的消息，在今日是透露出來了。就懇求大慈大悲，援救援救！！

紀念太虛大師說今昔因緣

以前的人，探親訪友，謀事結合，遂心與否，都信兩句成語，就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這卻與緣生論學理契合，便成了世間格言。但是這種緣分，有人事造出的，也有天然湊巧的，有短時間的聯繫，也有繼續的聯繫，總而言之：莫非緣分。學人幼年，曾投江西梅擷芸大士門下，學習唯識，承大士

介紹，看海潮音雜誌，當時即對太虛大師發生了景仰。一直到了蘆橋戰事發生，一箇人流亡到重慶，故鄉被日人佔據，家信不通，忽然想到借寺廟隱名通信，或不致引起日人的干涉。重慶一座大廟，叫作長安寺，便到那裏去，預備求人，一進門就聽人說，太虛大師住在這裏，真是喜從天降，急求人帶領求見，更奇了，到了房裏梅大士也在座中，內心無限的衝動，也說不出是甚麼滋味來。參拜以後，經梅大士介紹簡歷，大師特別垂青，那時長安寺內辦了一所佛學社，就派學人擔任監獄宏法工作。過了幾天，隨將想通家信的計畫說出來，寺裏原有一所佛經流通處，大師就派那裏的人給學人收發家信，這是與大師由私淑到親近的一段緣分。過了一年，日人對重慶開始轟炸，長安寺也變成焦土，大家東逃西散，聯絡也就斷了。學人這時在孔奉祀官府當祕書，

就隨着孔公遷到歌樂山去住，山上有一座雲頂寺，規模卻是叢林的樣子，但並無僧寶住持，全爲公教人員眷屬借居，只在大殿上掛了一面佛學演講會的木牌，實在也無人去演講，這牌卻是大師寫的，過了兩年，政府重要機關，遷來山上住的不少，一座荒山，忽然變成小都市，也修了公路，也設了長途汽車。有一天大師來訪孔公，學人正在院中散步，聞有客來，親來開的柴扉，一見面纔知是大師，這真似久旱甘雨，歡喜自不必說。等到大師與孔公的應酬完了，大師要上雲頂寺，學人住山久，路徑熟，親陪前往，拜佛以後，就在一位周姓的房間吃茶。閑話中說起演講會木牌來，大師說：這不過是阻擋人不住大殿的意思，這樣遠的地方，請誰來演講呢？學人噁了幾聲，大師看了幾眼，哈哈一笑

說，居士肯發心嗎？學人一口氣連說了三個肯字，大師點點頭，又囑付了幾種辦法，從此這座佛殿，就真成了演講會。又經了兩年時間，山上山下的住戶，皈依佛門的八九十人，有錢姓女居士發心提倡，把大殿及佛像，一律重修。大師一到，佛土莊嚴，這是與大師的第二段緣分。抗戰勝利以後，回到南京，大師在水西門裏普照寺住，內部也設了一箇佛學社。學人去參加，每星期去擔任演講一次，有時候聚餐，有時候到下關去放生，這段生活，較在重慶逍遙自在。過了一年的光景，有一天大師要到上海去，大家並沒注意，誰知不幾天，上海來電，大師已經圓寂了。本想收復了京都，在這平靜的氣氛中，跟著大師多學幾年，那知晏安之時，卻是永訣之地，這是師友的悲劇，這是佛教的損失，也算是學人與大師的第三段緣分。這次遭受共禍，流亡到臺灣，學人

仍本著一貫的作風，辦了幾處宏化機構，也設了幾部公益慈善事業。這時候印順老和尚，及演培法師，擬在臺灣建築大師紀念館，兩位選擇地點，也不在首都的臺北，也不在多寺廟的南部，竟然選定了臺中，捐給學人設的菩提救濟院去辦。一座巍巍的大樓，一幅莊嚴的慈像，竟然在臺中示現，成了一片永常的淨土。更沒想到，十年前的永訣，忽又變成心神的永結，不可思議，不可思議，這是與大師的第四段緣分。唉，學人已經八十歲了，又患血壓高，文章是不能再寫的了。那知整理箱籠，發現了在重慶抗戰時期，印刷的一本大師著作：「彌陀淨土法門集」紙張排版印刷俱不見佳，又經過了這二十年，已經破碎蟲蛀，不能翻閱。正在躊躇，忽有李居士來，徵求意見，預備印經結緣。當時靈機一動，就把這本破書，交他去翻印，經他同意了以後，自不

免爲他作篇序，書是一經排版了，大約半個月就可普遍贈送。正在這時，又接到海潮音社的信，爲紀念大師徵文，想來想去，還是與大師的緣分，這總算是第五段了。這文不得不寫，但是虛贊不如寫實，說寬泛話，不如敘交情，所以把箇人的關係寫出來，纔是符合紀念。至於近日翻印的這本書，也得算是奇緣，先把書的序發表出來，使大家知道，還有一件新出土的法寶，大概幾天以後，誰有緣就會得的到。序附後。

慈光大專佛學講座第九屆開學講話

諸位同學，大家遠路、熱天、耗金錢、費時間，來臺中學佛，甚難希有，斷定大家資質優良，器材英俊，必能爲國骨幹，爲家棟梁。青年時要看他的志趣，便能預測他的事業，試想大家爲甚麼

不去玩耍，不去閑談，不躺在沙發上吸菸吃茶，不跑到郊外去釣魚打獵，就知道大家不是凡品，前途光大。學佛是求覺悟不迷，真知灼見，不受感情衝動，注重理智觀察，了解宇宙祕密，了解人生闕陷，要憑所學所能，打破現在環境的困擾，解脫多劫的纏縛。不但自己如此，還要同情衆生，把自己所知所能，使衆生皆知皆能，皆得打破環境，皆得解脫纏縛。這是佛法真實義，這是學佛正路線，若離開這個目標，便是走錯了路，那就是學外道，也就是入迷途。學佛不是聽小說，不是鬥口頭，不是學迷信，不是閑言語，不是裝模做樣欺騙人，不是嘻嘻哈哈求熱鬧。要把所聞的理解，要把所解的實行，最後要有所得，有所證。若不如此去做，那是虛耗歲月，唐捐其功，欺人而又自欺，名曰學佛，等於不學，佛法難聞，聞而無解無行，無得無證，可惜、可惜！但

末法時期，龍蛇混雜，初學之士，佛魔難分，遇佛自然增進，遇魔多有退轉。話雖如此，倘有學問，遇佛遇魔，皆能得益，否則迷頭轉向，但是障礙。學問就是不使感情衝動，要用理智觀察，盛衰苦樂，稱譏毀譽八件事，就是學問的試金石。有理智的遇著，起警覺，不搖動，擇道固執，樂來小心戒慎，苦來加忍精進，能這樣便是遇佛著佛，將來成佛。倘感情的遇著，起迷惑，心搖動，漸離開道，合意就貪戀染著，違意就心灰意冷，這樣便是遇魔著魔，將來成魔。敝人學佛，四十餘年，善惡不分，真偽不明，鬼混了十年。略知大概以後，遠惡親善，是是非非，又鬥爭了十年。因為愛教護法，關外勸內，口爭筆戰，招來了堆堆累累的毀罵，幾至世人欲殺，又是十年。其間也曾憤怒、高興、心冷、痛哭，起了不少的感情衝動，萬幸，萬幸，幾乎退了道心。

今日敝人明白了，衆生，衆生，就是如此，深愧學問不足，自起煩惱，既無理智，又不慈悲。諸位同學，千辛萬苦，來到臺中學佛，飲食起居，何能安適，功課又多，身心皆勞，還得千辛萬苦。若是毫無所得，或是走錯路，再染上惡習，戕害了慧命，那豈不是著了魔道。事不得不預防，心不得不警覺，惟一的預防警覺，就是感情抑制，理智觀察。

佛學概要十四講表介言

中國倫理、印度佛學、歐美科學，爲造福世界之三大學派。我國雖然全有，但科學早就落伍了；倫理也一度受了邪風，遭了摧殘；佛學根本就不普及，流行民間的，多半是宗教儀式而已。但是現在學校裏，對於科學、倫理，已都排有課程，可望重興；

惟有佛學，反成了聽其自然的狀態。

所幸各大專同學，猛發深省，自動起來研究，可憐三藏十二部，浩如煙海，不知何處可入，難以滿他的求知欲，這纔編了這分十四表，說明佛學是什麼，佛學內容是什麼，怎樣學，怎樣行，得什麼結果。依經教規範，依科學方法，也含有倫理的成分，概不空發議論，使人學一句，得一種法門，省時間，得實用。

佛學究竟說些什麼？要知人的一生，離不開空間時間，這就是宇宙人生觀；但這觀有正確的，有錯誤的。佛學就是宇宙人生觀的大覺者，覺則支配宇宙，不覺就被宇宙支配；被支配就是不自由，能支配就是大解脫；萬事不依賴，要自己作主。

十四種表，極其簡單，但介紹的事理很多，可以說「教、理、行、果」，都說了一個輪廓；有次第，有前後，不能紊亂。

體、相、用，因、緣、果，事與理，解與行，都有清楚的表明。這譬如是在旅行佛界，得了一本行路指南，以後自己看經，便有個入處，行持也有個入處，講說也有個入處，或不致歧路興歎，茫無頭緒。

籌建佛教菩提醫院歡迎樂捐宣言

病是人生八苦之一，仔細想來，這一苦實在比較最重。人人
在社會上，都有些麻煩事情，又得謀生活，在身體無病健康時
候，已經夠受，若再加上生病，除了全身病苦，不得自由，一切
麻煩的事，更加麻煩，生活的圖謀，卻反要連帶停止下來，那就
是苦上加苦了。

有錢的人生病，還有辦法，貧窮的人既斷了謀生之道，那裏

還會有錢吃藥，就是能向親友借貸，豈是常法，這也就得聽其自生自滅罷了，這樣的事，最是可憐。

各種宗教，各種慈善機構，辦醫院的固然不少，說到施診施藥的，那就沒有聽說過，這仍然與貧窮人生病，沒有幫助，這豈不是一大憾事。常有人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雖這樣說，爲甚麼不辦呢？有這樣的回答說，沒遇到有性命危險的事呀。阿彌陀佛，那知天天都有貧窮人生病等死，因著事不關己，根本不去注意，就看成人人安樂了。

再說到佛教徒身上，學佛是學佛的行爲，佛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遇到生病的，不但與他籌備醫藥，並且還親自動手，給病人工作一切，這真偉大到極處了，以佛這樣高貴，尙且如此，我們做弟子的豈不萬分慚愧。

近二年來，佛教志同道合的大德，相繼發心，要想辦一座佛教醫院，借營業維持基本，得盈餘即施診施藥，專為貧窮的病人，解決痛苦。倘若機緣湊巧，進一步辦一處祝壽堂，內供佛像，安設長生祿位，分期講經說法，與出功德者及生病者祝福。並備幻燈音樂，種種娛樂品，堂外廣植花木，以調和病人精神，增其福慧。復進一步，設一往生院，專供壽命終時，助念往生，這也不過是一種心願，終日在心裏妄想而已。

那知窮人發心，感動了佛菩薩的加被，竟然得到教中同人的熱烈響應，已經收到三十餘間病房的建築費。但還愁無有地基，忽有蓮友出款樂捐了一百多坪地。這一來就欲罷不能了，只有提起精神，把這一種事業完成，給貧窮病胞解決痛苦，替諸大善士開墾福田，與社會轉移風氣，為佛教增加光榮。

按預定的計劃，房屋才有一半，地基才有十分之一，這還得仰仗志同道合者，繼續樂捐，使他早日完成，在諸位做功德，自然是大慈大悲，但求皆大歡喜，在創辦的人，對於諸位功德，自有一番表揚，自有一種祝福，皆訂有規章，附在宣言之後，請諸位檢看。

這一事業，大家的意思，只歡迎各大善士的樂捐，而不出捐冊向外去募，只在菩提樹上發表消息，使大家知道，可以隨力種德收福，不致有好事向隅之歎。奉勸諸位發菩提心的，早來幫助，有恩欲報的，早來幫助，求種福田的，早來幫助，想做功德的，早來幫助，爲佛教增光的，早來幫助。

慈光半月刊創刊詞

由於佛法之感召，蓮友之精進，我們臺中念佛求法的人，現在是日益發展。這些蓮友同修們，除了自己念佛求法以外，並且就各人性情所近，才力所及，又分別組織了念佛、弘法、教育、慈善各種班組，同修的人數既多，擔任的業務又不同，爲求互助，聯繫起見，對於各班組的情形，不能不有相互的瞭解。過去各班負責的人，雖然也時常交換意見，可是一般的同修對於各班進行的情形，就不能盡行明瞭。這對於整個上求下化的業務，進行上就感覺不甚合乎理想。

在臺中的青年同修，見到上述的情形，想著補救這一缺點，才有本刊的創編。他們的目的，在使各蓮友明瞭全部工作的活動情形，借此可以輔助道業的進修，增進德業的砥礪以及智識交換，情感溝通期望求化工作，更形加強。

上說這些情形，雖然由臺中蓮社，每年舉行社員大會時，印有工作概況小冊子，並加口頭報告，因為時間關係，大家恐怕不能細看細聽。消息總是不靈通，這種刊物，所以有發行的必要。

本刊專為對內消息，不作向外宣傳，內容暫分為消息、報告、進修文選、蓮友通訊、副刊等欄。消息欄：以報導臺中蓮友，各念佛班，弘法班等之活動情形為主，有關本市佛教之消息也間有記載。報告欄：專以登載蓮友各班組的工作報告。進修文選欄：選載古德有益於青年進修的言論和同修之聽講筆記，或研讀經典心得。蓮友通訊欄：專供蓮友交換心得及聯絡情感之用。副刊欄：刊載古德格言，語錄以及寓言，故事等；以因果感應，佛學常識為選擇的對象。

這個刊物，是幾個青年同修學著編的，他是為佛教宣傳，為

諸位先進服務，雖然熱心有餘，怕是學力經驗，都感缺乏。還望大德先進，予以指導、協助、護持，使這棵嫩苗增長、壯大、繁茂，這是諸先進的成績，是佛陀的光榮，是一般青年的收穫。

叮 嚀

青年人，爛漫天真，世故較少，染蒼染黃都很容易。因他好奇心重，考慮欠周，往往路途上遭受顛仆，被人利用，轉回頭來好景已去，這是誰的陷害？要知中國人種有傳統的人倫文化，延續了五千年的民族壽命，廣播了全世界的人性思想。偏有一些歪曲人，誘惑著青年背棄祖典，向草昧時代退化，這不但是國家的危機，也是民族的致命傷，如何產生出這種妖孽真是奇怪。那知一般大專學生，竟然在黑暗裏自覺，忽然欣羨民族固有的文化，

要復興倫理，又仰慕理智的眞詮，研究佛學。他們團結一致，組織了一個明倫社，既講詩禮，又講梵典，內佛外儒，佛與聖賢，儼然他們起而承當，甚爲難得。旭日始旦，國家民族的光明，豈可限量！惟我這樣的老年人，終日飽食煖衣，與青年人有何貢獻！見了面無非說幾句逢迎話，再說幾句時髦話；凡是規勸話，直心語，大概很少。這樣既對不住國家民族，也對不住自己的良心。他們反而見了我一鞠躬，稱呼先生，究竟先生者向後生者盡過甚麼義務，這是值得自省的。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只有向青年人舉起手來打箇招呼，稱聲「後生可畏」，希望你們效法儒家「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提起佛家「大無畏」的精神，不依不賴，自強不息，向前擇法精進，作些成績，給大家看看。

明倫發刊辭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是說凡舉辦一件事，必然心有所爲，這就得問你所辦何事？所爲何心？將正確名義說出來，讓大家聽一聽，情理順與不順，就可知曉這事成與不成。本刊今日是新出世的一天，所標的名義，看著太熟，其實很生，所以有先解的必要。使讀者瞭解目標何在，使社員瞭解何所遵守，名正言順，循名求實，事可有成。

大家見了本刊之名，一定想到孟子書中「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本刊惟恐大家如此看法，所以要先正名。本刊固然有此目標，但不如此單調，還有一半是佛家思想，我們是融

合這兩種學術爲一體，而自奉行，並向外推動，自然明倫之義，涵有兩家學術在內，待後說明。在這一點亦不免有人譏刺我輩所學不純，這倒是要先理論的，因著凡是悠久的學術思想，風俗習慣，經過時間傳承，空間薰習，大概無不起幾回變化，雖起變化，有價值的真實學術思想等，只不過在量上多少有幾分不同，質上並不受影響，否則，民族獨立存在，就怕發生問題！所謂真實學術思想，是宇宙間自然而實有的，並不是假想假設，如佛學發現性空相假，儒家說的五倫十義，歐美發明的原子中子等，這皆不是只一處有，只一人能發現，這些事是天然，也是真實，現相是三，性體是一，相變隨緣，性不消滅，著相反似不純，明體便知純之又純。

我國自有史可查，固是五倫社會，到了漢魏以來，接受了五

明佛學，起了求覺思想，五倫十義中屢入了很多佛家教理，因之相異體一，不但不生矛盾，反而更加上濃厚力量。從此我國普遍思想，多是內佛外儒，合成一家。教育本不普及，因之而學術普及，窮鄉僻壤，一字不識的愚夫愚婦，皆自命是忠孝的人，若有人說他是奸臣逆子，他勢必反目抵抗；而且不懂佛理，卻會念阿彌陀佛，曉得因果循環，三途六道。此後二千年來，無學校教育，無警察管理，竟然各守本分，互不侵犯。不必說客氣話，這實在是儒佛學術思想合一的力量。

甚麼是五明？明是不昏昧，真徹知，五是有必須的五種學問，一聲明，即言語文字，二工巧明，即百工技藝，三醫方明，即醫藥診治，四因明，即考定真偽，辯析邪正的哲學，五內明，即心性理智。但這五種爲天竺通行學術，佛家雖然採用，又

與彼等小有不同，如內明一種，佛家所明的，彼等即不能明，這是應當聲敍的。五明已解說清楚，五倫十義在今日揚棄已久，恐已生疏，也要大略介紹；因各書所載小異，在此僅將通行的說出參考，一君臣，二父子，三夫婦，四昆弟，五朋友，各有所守一義。

本刊目標是希望得到國泰民安的果，這必須改革邪說僻行歪曲思想的因，這應該提倡我國純正文化，也就是漢魏後的儒佛融合文化。自己遵守更向大家宣傳，期待實現人間淨土，大同世界。目標如是，應定名義，取明字是表示要宏揚佛家的內明精微，取倫字是表示要推闡儒家的五倫法則。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現實，有一個時代的弊病，有一個時代的對治，有一個時代的責任。化導人心，革除惡俗，正是現時的責任。儒佛融合的文

化，這是對治的良藥，這是我們所要作的事，凡是損人利己，殺盜淫妄，這些新聞，皆是時代的弊病，私而忘公，道德淪喪，科學落後，犯罪日增，皆是時代的現實，這是我們要勸請改去，所發的言論。所以本社刊物的名義，有說明的必要，所發的言論，也就是這些範圍。名是定了，言就要繼續發動，但事是否成功，還希望社會先進，指導我們，期待得到多少效果。

我國幾千年前的書，就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日不但是直線的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又加上舶來源源不斷的壞事，歪曲思想，爲害更烈，幾至歪言淆亂，奪正成非。我們見到今日的這些不景象，各報紙上無不痛切詬罵，又見我們政府三番五次，提倡復興我國文化，希望糾正歪風，又受到各師長的是非訓導等，薰蕕冰炭，我們已分辨清楚，事實俱在，不待雄辯。佛

學注重「擇法精進」，儒家注重「擇善固執」。我們已有所擇，已有所進，已有所執，通塞不變，百折不回。

刊物是說話的工具，有說必有辯，有辯必有爭，佛家有「無諍三昧」，儒家也說「君子無所爭」，本刊是自當遵守，不多是非。但辦刊物不能不說話，要本聖言量而說，本經傳大義而說，只有勸勉爲善，概不說人陰私，不過感時傷世，悲天憫人，過於激動時，言語不免直率，或覺逆耳；且在崇洋鄙華，歪言淆亂之今日，也許招些責難，那就聽其自然，「汝安則爲之」咱們各行其是，恕不奉辯。倘有不鄙本刊淺陋，肯以嘉言懿行賜教的，那是萬分感謝，頂禮頂禮。

蓮友之聲開播宣言

諸位同胞：本社在國聲電台設立「蓮友之聲」今天是頭一天，敬向諸位貢獻幾句話。世間有一種最寶貴的學問，任何人都離不開他，可惜大部分的人，卻是不注意，所以大部分的人，皆有苦惱。呵！大部分的人皆有苦惱，這是事實，但這寶貴學問是甚麼，莫非能解決苦惱嗎？那是自然了，若不能解決苦惱，何算寶貴，待我說出來聽聽。

這寶貴的學問，叫作佛學，佛學的意義，是智慧，是覺悟，是正知正見，是真明了，是人之本性的德能，所以說人都離不開他。反面就是迷惑顛倒，覺悟了萬事能辦，迷惑了萬事錯亂，能辦萬事，得大自在，萬事錯亂，那就得自受苦惱了。話已說明，智慧以及性的德能，皆是自己有的，爲甚麼卻不知道，這豈不是自己忘了自己。

請大家想想，天有多少層，地有多少數量，與我所居住的地球有甚麼關係？我這地球上有多少動物，有多少礦植物，與吾人有甚麼關係？天地成住壞空的變化，動物的言語及心理，能皆曉得嗎？各種的學問藝術風俗，能懂得嗎？甚麼事該做不該做，甚麼話該說不該說，甚麼心該起不該起，甚麼理是正是邪，都能了解嗎？這些問題，與我們吉凶禍福，成功失敗，皆有密切關係，覺悟了，自己能辦，迷惑了，處處遭殃。佛學是開智慧的，求覺悟的，爲了解決現在的環境，所以勸人要學佛。

大家再想想，吾人有生就有滅。生從何處來，來了應該做甚麼？滅往何處去，去了又幹些甚麼？大概大家更是莫名其妙，這就太危險了。孔聖人在易經上說過「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主張人有靈魂的，更說這靈魂是變來變去的。佛經裏說的更詳細，

有甚麼天堂人畜鬼地獄等等，那就更可怕了，我國的廿四史裏，多記有人畜的變化。真正聰明的，不能只顧眼前，關於以後，也得有個預備纔是。佛經裏都有辦法，這也是智慧覺悟問題，所以爲了後來的「遊魂爲變」要自己作得主，這是最後的歸宿千萬不可迷糊，更要勸人學佛。

要真說到學佛，那就不是三言五句，所能明了，希望大家要得寶貴學問，真實利益，請發長久心，在每天早晨此一時間來聽，本處一定來供養的，祝諸位同胞身體健康、法喜充滿。

蓮友之聲十周年紀念宣言

諸位聽衆，蓮友之聲自開播以來，已歷十年，在這十年當中，製作節目工作，幸好沒有間斷，爲了蓮友之聲十年紀念，特

將佛法緣起略加重述。

世間有生物，就須要空氣，世間有情識衆生，就須要佛法。但是生物，並不知空氣重要，就是情識衆生，也很少知佛法重要。這必須加以說明，情識衆生雖有覺性，對於佛法，萬數之中，大概佔有九千九百是迷惑顛倒。佛法是覺悟之學，在家大衆之間，僅知佛法是勸善者，或可佔十分之一，一知半解略作朝暮二課者，或可佔百分之一，真信深解力行不退者，在今之時，恐怕不過千分之一而已。

所謂覺悟，究何所指，先就世間方面說，第一要認明萬象是真是假，第二要體察環境或苦或樂，第三要知生滅變化，皆是無常。再就人身方面說，第一要看大衆對萬象現狀，而起何種見解，發生何等動作，第二要看大衆環境享受，是苦是樂，第三要

看大眾各箇生存幾年，死後靈魂歸向何處。這些問題，皆是各箇衆生切己之事，大概多是莫名其妙，自不作主，聽其自然罷了。

自不作主，就是迷惑所致。處世處人，一定亂七八糟，眼前尚不順利，至生生死死那種大事，更是毫無辦法，這就是顛倒了。殊不知一切事務，既有起因，亦有結果，是一定之理，若能覺悟，就有辦法。佛是大覺正覺聖人，一切全知全能，說因緣，說果報，極爲透澈。如佛法裏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心生萬法生，心滅萬法滅」「解鈴還須繫鈴人」等，可窺一斑。

以上所舉四種成語，乃是多數人曾經聽過，不必詳解，容易接受，足能證明一切衆生，現在吉凶禍福，及將來生死諸苦，或是解脫得樂，全在自己覺悟，自己作主。佛是先覺聖人，是已經

解脫者，法門無量，大願廣度衆生。一切妙理，俱載三藏經中。「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諸位有願破迷啟悟者，有願離苦得樂者，應該發心學佛，應該常聞佛法，衆生皆有佛性，誰修誰得成就。最後敬祝諸位法喜充滿道業精進。

雪廬寓臺文存之二終